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第四卷·第十二期·總第八十四號·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六日·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84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從下一期起，本刊就要來一次比較重大的改革，我們所已經決定下來的初步計劃，是把刊物改得更通俗、更多樣、更活潑趣緻，平易近人。爲此，我們首先要打破以往的成規，打破囿於「鄉土」關念的選稿方法，即是說，我們將刊物綜合得更廣泛、更遼濶，祗要稿件組織得來，我們就把過去的局限性放寬，向修養性的、實用性的、趣味性的、甚至娛樂性的天地擴展出去。不過，「萬變不離其宗」，我們的基本風格還是要堅持和鞏固下來的，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仍需要保留住「以文藝結合新聞」這個努力的成果。新的面貌如何，好在不久便要呈現在讀者諸君之前，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要請求讀者諸君不吝指教，然後我們才有個逐步改進的依據。

潮劇是全國性的一個優秀劇種，也是古老的一種地方傳統劇種，十年來，在光輝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指導方針下，經過改革工作者們辛勤而艱苦的鑽研，琢磨，吸收其他劇種的優長，益以藝員們的天才的創造，一天天把它豐富起來，所以近年來廣東潮劇團從南到北，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給予以高度的評價。最近這個劇團到香港來公演，在廣大同胞之間起了極大的轟動，本刊爲此增加一點篇幅，發刊了一個小小的特輯，其中林里先生的「試談潮劇掃窗會的藝術造詣」一文，對潮劇主要劇目之一「掃窗會」有了相當深入的探發和親切的體會。

爲了稿擠，有幾篇來遲了的，或時間性不強的其他作品，廹得要稍爲押後登載，希望作者諸君原諒。

新聞文藝化・知識趣味化

試談潮劇「掃窗會」的藝術造詣

林里

繁情激楚的故事醞釀在悲涼的秋夜中



看了「掃窗會」，首先令人佩服的是作者的匠心，他把這個纏綿悲惻的故事，安排在秋風蕭煞的秋夜中，以景烘情，情景交融，不但為劇情的展開醞釀着氣氛，而且一開始便控制了觀衆的心情。

潮劇音樂的一個特色，是它善於表現柔婉纏綿的情緒，在「掃窗會」中，這一特色更是充分的發揮，我看「掃窗會」不下數十次，那枝「大號」，總是百聽不厭，這種「大號」沒有什麽特殊構造，音階音色變化也不大，可是潮劇把它運用得當，却起着很大的效果。絨幕徐開，「大號」吹着低沉深長的聲音，配上幾聲輕脆的鑼聲，接着便是發人沉思的弦樂，唏噓悠揚的「二絃」和那秋夜的寒蛩聲，隱弱的燈光照射在藍幕上，在這樣一個淸冷蕭煞的環境中，戲便在這裏開始了……

台上只懸掛着一幅藍色絨幕，只有一張桌和一張椅，人物還未上塲，只用音樂來創造氣氛，使觀衆從心裏感到戲已經是開始了，可見潮劇這個戲的藝術造詣是多麽高深！

深刻入微的表演

「掃窗會」雖然選擇了夫妻相逢這一段極能表現人物思想感情的情節，但畢竟是簡單的戲，又是生旦對手戲，兩個演員在舞台上演了五十多分鐘，而且自始至終吸引着觀衆，這就要依靠着演員高深的表演藝術，翁鑾金先生所飾的高文舉，正是爐火純靑的一例，他用極穩重、極文雅的台步，表現了高文舉的愁思無奈，又用灼灼的眼光露出盼望鄉井的殷切，又用低頭垂袖來說明對妻子負疚的心情，更用襯袍脫帽來表示對妻子的態度，用既開門又反關上和欲寫又寫不出狀詞來描寫高文舉的處境與軟弱的個性等，都是耐人尋味的表演；姚璇秋所飾的王金眞，一出台便給觀衆帶來不同凡響的表演，開頭的一句「苦呀」，便把人帶到戲中去了，她用蹙眉、散髮來說明王金眞是個正在受磨折的閨秀弱質，用左右顧盼、邊掃邊望、又掃又停、急欲敲窗又不敢敲窗，甚至宿鳥離巢一聲啼叫也把她嚇得顫顫兢兢等動作，使人直接地感到溫府對她的壓力和她所處的環境的危險；又用丟掃拾掃，初見丈夫時靑絲遮面，高文舉叫她一聲「妻呀」時反問他「你是何人」，以及執帚要打高文舉而又打不下，推了高文舉又趕快摻扶着他，兩手逼指高文舉而又無奈何的低垂雙袖，責怪了高文舉而當高文舉向天詛誓時她又趕忙掩住高文舉的口替他道回「萬福呀」，最後夫妻分別時上了梯又下梯，一望墻外又望墻內，和臨走時那種殷切的期望，一回頭，一招手，一聲「夫啊」，確實使人不能不讚嘆姚璇秋對人物的內心發掘的深刻細緻；正如她自己說的：「我要把王金眞演得又是個古代弱質的婦女又是個有胆識的人，我在這塲戲主要是爲了愛丈夫而急想與他見面，但是這次見面或許會鬧出亂子而更加遭受溫相父女的刑罰，也許就此夫妻不能相會，我知道這個人是不會輕易變心的，可是有些地方使我懷疑，

半月鄉情

舒蘊儀執筆

▲福建省福州市各界人民十五萬人，於五月十四日舉行了規模浩大的集會和遊行示威，支持日本人民反對日美軍事同盟條約的正義鬥爭。曾經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畧災難和美製蔣機轟炸的福州市人民，身佩標語帶，高舉漫畫標語旗，民兵們全副武裝舉行了示威遊行。省、市首長及省政協副主席出席了四萬多人參加的群衆大集會。

上海五月十五日亦舉行了一百七十多萬人的大規模集會和示威遊行，高呼「反對日美軍事同盟條約！」「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

廣東兩陽縣海陵公社閘坡漁港的漁民最近聽到日本岸信介政府强使衆議院非法「通過」新日美「安全條約」，燃起了他們的怒火，紛紛控訴當年日寇的暴行。老漁工林業據回憶起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那天日本炮轟閘坡漁棚，使幾百戶漁民在濃烟中四散逃命；日軍還用快艇載了煤油，焚燒海上十九艘大漁船，漁民屍體隨海飄流，漁棚成了焦土，埋葬着不少無辜的殘肢碎體。

老漁工簡紅華也訴說一九四〇年六月，日寇用殘酷的手段殺害漁民的情景。曾經飽受日本法西斯軍人一手造成的災難的漁民，永遠不能忘記日寇侵華時屠殺、搶掠的血債，他們表示堅决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五月初乘「大寶康」號輪返祖國的實叻班讓華僑訴說他們在回國前被印尼有勢力集團迫害的情况。

歸僑林拾壹說：他在當地經營酸水糖果已多年，一家十五口靠小生意維持生活，去年底突接一紙禁令，通知他立即停業，並且要承認關門停業爲自願。如果違反規定，就要被扣留和押上街遊行，他遂因此而喪失生計。

為什麼許久不寫信，為什麼要入贅温府，為什麼寫了休書，這個讀書之人的心腸，確也有些難料，因此顧慮多端，加上到了温府之後受温家淩治，一想起往昔，我家父母如何相待高文舉，我也有一股怨氣的，只是這個人說來說去，我還是愛他，而且覺得他的變心與否關係了我的一生一世，因此我對他是又愛又怕又惱又怨又同情。」我是一個好戲的人，喜歡揣摩戲骨，姚璇秋對王金眞的體驗，我是十分讚賞的，在她的表演中，我見到了人物的親切、細膩，我看過「掃窗會」不下數十次，幾乎每次都使我噙淚，這都是表演藝術對我的感染。對於姚璇秋的表演，正如孫淮世導演所說的，她的表演方法完全合乎史氏的道理，姚璇秋為什麼有如此廣濶的藝術創造的途徑呢？經過了幾次訪問和仔細看戲之後，才發現了一端，那就是她努力發揮祖國戲曲的優良傳統，就我領會得到的，她在形體表演上，過去或未來的（敘述情況）行動，便用過了指示——如唱至「上剪頭髮下剁綉鞋」，她便用手一指頭，回過來又一指脚，引導觀衆豐富了想像；又用寫意——如唱至「落在他圈套」時，她側低着身子，給觀衆以受壓束，又廻避不得的感覺；也用過比擬——如唱至夫妻相會，她便用一對食指的相靠來比擬；再有便是擬態，——如唱至「日間汲水」時，便作出挑水的動作，總之，她掌握了中國古典戲曲藝術創造的方法，處處顯得表演豐富多姿，眞可謂得法入化的神品，也正說明了藝術造詣的湛深。

具見匠心的道具運用和處理

從一個小道具的使用上，我們還可看到潮劇藝術的匠心，我看過別個劇種演過「掃窗會」，他們的王金眞拿的掃把是像「陳三五娘」中小七拿給陳三那個樣子，而潮劇「掃窗會」中用的是一把嬌小玲瓏的蘆花掃，這一點使我感到十分高興，這把蘆花掃，既輕巧可以做戲，又與王金眞的形象調和，增加了美感，基於這個基礎，姚璇秋運用掃把也就見出功夫來，如她在掃窗時，用了比較少見的矮步，掃到上面又把掃把旋動，配合着音樂的節奏，使我們從這把掃把上看到了王金眞的悲怨情緒；當要打高文舉時，她把掃把拿得很高，顯見她對高文舉的氣很大，像這些地方，如果不是一把小掃把，是很難這樣表演的。

關於道具的運用，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高文舉搬出梯子給王金眞跳墻時，搬出來的是一張櫈子而不是梯，所以可把櫈子去掉，在台上做出姿態就行，我曾經就這個意見請教過劇團的藝人，他們的看法我以為是對的，因為搬梯子是絕對不可能，畫個梯形在櫈子上更不像樣，但不搬出櫈子，就很難說明墻的高度，何況王金眞站在櫈子上，還有一段動人的動作，表現夫妻分別的痛苦，如果不是站在櫈子上，我想要表現她在墻上顫巍的形象是非常困難的。

每與人談及潮劇藝術造詣時，大家無不稱好，我所知者不過一二，而且粗淺，看到他們對待藝術嚴肅誠懇的態度和年青一的陣容，相信前途是無限的。



掃窗會（速寫）　晦廬作

另一歸僑戴其仁訴說他們被迫害後，又遭受到火燒，許多人流離失所，當時棉蘭、蘇門答臘、新加坡等地華僑捐贈救濟品，運到當地却被實叻班讓的檢察長阻碍，連救濟品也要經過他們的手干涉，結果許多救濟品不知去向了。

▲五月六日乘「海皇」號接僑輪回到廣東湛江的印尼三馬林達華僑，非常憤怒地譴責三馬林達軍事當局和檢察署在印尼有勢力集團的支持下軟禁中國政府駐馬辰領事江燕，侵犯領事職權，用武力威脅要求回國華僑的暴行。

歸僑們說出，四月廿七日傍晚，三馬林達充滿緊張氣氛，江燕領事住所和僑團負責人蔡金發的門口都有印尼軍警看守。從江燕領事住所直至印尼華僑辦手續的地方沿路有武裝崗哨，巡邏隊巡邏。還派軍人向江燕領事下達「命令」不准離開住所，不准接見外人；且要在廿八日天黑以前離開三馬林達。不准華僑用電話與江領事聯系。歸僑們指出有關當局軟禁我國領事的暴行，顯然是有意製造緊張，阻撓華僑回國，並破壞中國和印尼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歸僑還指責三馬林達軍方和檢察署在軟禁我國領事；利用武力，派軍警用機關槍、手提機關槍威迫華僑離開辦理回國手續的地方，軍警看守了一個通宵，這種侵犯華僑人身自由，蠻不講理的行為，嚴重地違反了國際公法，侵害了基本人權。他們要求印尼政府嚴正處理這件事。

▲最近乘「芝萬宜」輪船回國的華僑，憤怒地指出印尼有勢力集團繼續變本加厲強廹華僑蓋大量手指模，借以阻碍華僑歸國的無理行為。一位二十歲的僑生姚玉玲說，她這次辦回國手續被廹蓋了三百〇六個手指印。在泗水國家安全局辦理手續時，還被一個穿棕色制服的官員抓着她的手指反覆地在四張白紙上按了八十個手指模。她從三月中旬開始辦手續回國，一共跑了八個機構，才把手續辦完。她氣憤地說：我們要求回祖國是正正當當的，為什麼要把我們當犯人一樣看待？

另一個歸僑朱伍妹說，她不止被廹

姚璇秋談掃窗會

吳其敏

潮劇著名青衣演員姚璇秋，是一個天才的化身，但她不是光憑天才演戲的，更主要是她有了長足的修養，對表演藝術的鑽研，下過相當刻苦的工夫，所以在短短數年間，她能夠獲致如此高度的成就。

在廣州初次看這位優秀青年藝員演戲時，沒有機會聽她一談心得，在深圳再次看她演戲時，完場之後在舞台上雖然會經匆匆一晤，却也沒有聆取言說的餘裕時間，這次欣逢廣東潮劇團蒞港公演，在該團團長林瀾同學安排之下，我才有機會同姚女士作了二小時的傾談。二小時中姚女士談了很多，使我獲益不少，不能無記。遺憾的是記者的筆尖遠遠地落後於姚女士的談鋒，這裏所記，恐怕已不及姚女士發言的十一。其中記錄倘有什麼錯訛，或跟原意稍有距離的，都應該由記者負責。

不待說明，可以知道我們這一次的談話，是完全着重有關潮劇這一範疇的，姚璇秋進身的頭一個戲目是「掃窗會」，也即以此在參加北京會演中榮獲了獎，因此，我們就圍繞着「掃窗會」這個戲目漫談一下。

「掃窗會」是個錦齣戲，章節短，較易也較好處理。潮劇過去沒有科班，姚璇秋當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她的進身潮劇，可以說是「白手興家」，因此劇團給她準備的第一齣戲，就選擇了「掃窗會」。這個戲是潮劇的傳統劇目之一，經過數個月時間的加工、修改，劇本有了新的面貌，於是在保存舊劇某些基本程式的基礎上，演員開始作表演藝術上的創造與琢磨。

什麼是演員對藝術創造所掌握的機契呢？

姚璇秋說：「演員的一切創造都必須服從角色人物，服從人物的性格，服從她的思想情感，以及人物所存在的那個客觀環境。」



潮劇著名青衣藝員姚璇秋

從這個觀念出發，她在培養訓練的數個月期間，有一半的精神是用來對王金眞的角色的分析理解的。但光憑對角色的分析理解還是不夠。這是一個地方劇種，它有它的傳統程式，沒有程式，便變成了話劇，爲此在表演方法和表現方法上，姚璇秋又投入很多揣摹鑽研的心血。

「這方面，有許多是從舊潮劇保留下來的東西，也有許多是吸收自別的一些先進劇種的。但主要是在融匯變通，創造與再創造。」

姚璇秋說了馬上就作具體的補充：

「掃窗會中，有好些動作、身段、步法按照了舊劇的傳統來表演，像掃地部分就是原來所有的，可是過去那個三步進三步退的簡單步法，已經無法概括了角色人物的整個內心活動，因此，一方面我們吸收了其他劇種的優長，加以補充，一方面憑演員的構思、憑想像力，產生了有助於豐富角色人物的一切有機的動作。這其間，我們發展了許多橫步、碎步、也大胆地把進步、退步的局限性大大加以打破了。」微風挾着明麗的朝陽，捲舞着劇團宿舍

蓋了許多指模，還被那些官員提出了四十條問題，無理的詢問一番。

▲最近回國的蘇門答臘民禮歸僑莊耕伯憤慨地訴說他的岳父在印尼做了三十多年苦力，直至五十六歲時因年紀老，不能再做苦力，靠親友資助開了一間小雜貨店，就在今年元旦，被當地區長突然到店裏搜查，無緣無故地封了，價值一萬多盾的貨物全被沒收。全家人流離失所，老人受刺激過深，神經錯亂，就在二月二日病死了。

▲五月十八日，一批印尼泗水華僑乘「大寶安」輪返抵祖國廣州。他們訴說許多人因當地拖延辦手續的時間，以致吃空了積蓄，兩手空空回到家鄉。在辦手續中，六十五歲的歸僑黃炳華被盤問了一整天，他的答話被問話的官員記錄了三十九張打字機的紙，問話中竟問到：「你回到中國也是死，在印尼也是死，爲什麼要回國？」黃炳華非常氣憤地答：「我現在連丟下來的牙齒也不願丟在爪哇的土地。」

五月廿一日，有一批來自巨港、泗水、三寶壟等地的歸僑經深圳返廣州。他們也是被拖延了三個月才能回國。

▲五月廿一日，北京舉行歡迎新從印尼回國的華僑學生大會上，發言者一致擁護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五月九日和十三日給印尼外交部的抗議照會，憤怒譴責印尼有勢力集團武力刼持「大寶康」號輪船、軟禁中國領事等暴行。

北京市接待和安置歸僑辦公室副主任李恕在講話中說，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就「大寶康號」事件和軟禁中國領事江燕事件致印尼外交部的照會，表明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堅定和正義的立場。他還指出反華決不能損害我國一根毫毛，排華只能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脚。

新近回國的僑生暴露了印尼排華分子追隨美帝國主義製造「兩個中國」的罪惡陰謀，並表示抗議。

▲五月上旬乘「芝渣連加」和「芝萬宜」輪回國的一千七百多名印尼歸僑都已獲得妥善安置。其中有五百多人在清遠、花縣華僑農場安家落戶，到海南工礦部門和

客廳的窗幔，又映照到姚璇秋的身上，她的柔輭潔白的裙裾在翩翩飄舉，她越說越興奮起來，容光是那樣的煥發。

「可以這樣說，十年來，我們新的潮劇，所要求的，最主要一點，是在表演的內外統一。內心世界和外型活動的統一。不但使它統一，而且使之成爲渾圓的一體。」他們爲結合整個戲劇演出的節奏和氣氛的統一的要求，不讓任何一個部門從中突出，音樂也好、演員的表演也好，都不能在戲劇的具體和實際要求之外突出。這樣，他們雖然也走程式，但不拘牽於程式，雖然也確守角色的類型，但一切形式都是服從於內容的，嚴謹精微地、取得了內內外外渾圓的結合。這是十年來潮劇所走的道路，所堅持的基調，也是所已經獲致的顯著的成就。

從「內外統一」這一課題，我們的談話又回到「掃窗會」上來了。姚女士說：

「掃窗會的戲，簡單而複雜。一小時中，由兩個人演戲，是簡單了，但兩個人間，有强烈的情感的衝突與矛盾，這些衝突與矛盾，本可解決又不可解決，可調和又不可調和，這便又是複雜了，這樣的戲是不易演的，但很好演，因爲戲劇的含蘊很多，演員可以發揮的東西也很多，起初，一個窗子之隔，裏外的情境完全不同，王金眞萬里迢迢，來到京城，投身相府，爲奴爲婢，無非想見丈夫一面，她有這樣的勇氣，是勇致的，但作爲一個善良的古代婦女，她在當前的環境中，不容不有極大的顧忌。自己的身份是女僕，而丈夫高文舉呢，他是相府的姑爺，又是狀元公，環境不許可她輕率去莽闖書房，這樣，王金眞從庭院中，掃着滿地落葉，來到書房的窗外，心情的矛盾複雜，是當然的。演員在那簡單的佈景和道具中，別無可供借助，完全要依靠自己的表演，在表演中，又一定要通過外在的形象去表達和結合好內心的世界，這就需要集中的分析，和深刻的想像。」

姚女士一面說出她創造角色的過程，一面又把她所運用的表演藝術熟練地拿出來作爲示例：「她不能呼叫，不能敲擊窗門，她用擲沙來引起高文舉的注意，可是高文舉以爲是落葉敲窗，久久不來應門，這時砌下寒蛩悽切，助長了悲劇的氣氛，演員由於了解環境，深入環境，感情就如萬馬奔騰而來，有了感情，演員的表演就成爲有機的節奏，形式上所見一切步法、手勢、身段等等就都融匯到內心的活動中去，成爲內外一個渾圓的整體了。

「王金眞見了高文舉之後，一場尖銳的矛盾就急劇地展開出來，他倆一個責問休棄之罪，一個聲辯罪不成爲休棄，在爭辯中，性格出來了，結論也出來了，演員揉雜了愛與恨兩種濃烈的情感，我所能抓住的表現方法是這樣的：責備了高文舉，泣訴了自己的遭遇，高文舉的心動了，却又他顯然願意接受我的打罰，可是我的掃帚舉了起來，却又心軟手軟，把它滑落下地了。隨後，我痛罵了他，把他推了一下，待他把身一側，幾乎跌倒了時，我又忙來扶他，既經扶起，心中不忿，又只好拂袖撇下了他。」

在這裏我因姚女士所示手勢而聯想到她在舞台上所表演當時那一個美麗的水袖。水袖的適當運用和藝術加工，在潮劇是一九五三年以後的事，由於吸收了崑劇的表現方法，在這方面不斷加以提高，而且有了極大的改進。到目前爲止，潮劇的水袖表演，恐怕除了崑劇之外，對其他地方劇種，是不遑多讓的。

「王金眞高文舉二人的矛盾解決之後，本來是應該取得調和了，因爲至此，王金眞已洞悉和體諒丈夫的苦衷，可是壓力又來了，這是相府和相府千金的壓力，也是强大的封建制度的壓力，是背後這個强大力量把二人的處境弄得更尷尬，壓迫得更苦楚。揭露和控訴這個壓力是戲劇掃窗會的主要課題，我們的一切創造，也就是在服從這一課題。」

談到了唱腔，姚女士也同意我所提出的，有部分在舊日潮班中慣用的音階較多變化的拉腔（牽長聲）是相當美好的，將來在適當的場合上，也還是可以採取的。

「但主要之點，是在唱腔也要爲整個戲劇內容服務，要配合氣氛，節奏，要把唱工和做工結合、交融得非常緊密。腔調剛柔强弱要符合情感上的要求，如果一味顧全優美的唱腔，使歌唱跟不上表演，跟不上情緒的發展，那就不好了。」

姚女士的話意很清楚，事實也正是這樣的：唱工是整個戲劇表演中的一個環節，在總的發展上能夠接納和消化「拉腔」唱調，便當採取，不能接納消化時，便當捨棄。演戲不同淸唱，舊日潮班演員站在台前，三進三退，動輒唱它二三十分鐘，不管同戲劇情節、角色情緒協調不協調、連貫不連貫，這些情形已成過去了。不能在一個完整的戲劇中，生硬地安裝一二段拉腔，和不能在一個完整的戲劇中，生硬地安裝一二個大小動作是完全一樣的。

半月鄉情

與隆華僑農場的有四百多人；有五百多名技工和家屬安置在工礦企業。歸僑學生分別在廣州、福建、北京等地就讀。回原籍的約有一百多人。

到達廣西桂林的七百八十多名印尼歸僑已妥善安置。其中五百多名分配在桂林華僑農場；二百多名在桂林工交、財貿、衛生部門工作；六十餘名僑生則入學。

五月六日乘「海皇」號輪到達湛江的印尼三馬林達歸僑大部份安置在國營農場；有七十多名技工和家屬安置在雷北縣鹿豐糖廠、湛江市竹木器工廠；有六七十人回原籍；廿七名學生分別到廣州和南寧就學。

▲廣西僮族自治區大力進行接待和安置歸僑的工作。除擴建武鳴華僑農場外，又在新建寧明縣寧明華僑農場、都城縣東泉華僑農場等。此外南寧市的華僑飯店即將動工興建。南寧歸國僑生補習學校也在設計中。中央已調撥大批器材到廣西各地供應。

▲福建厦門華僑大厦已於最近落成，並開始營業，這座大厦全部用花崗石砌成，高達五層，共有八十多個客房。目前竣工的大厦是第一期工程，還有第二期工程在進行中。

▲雲南省甘莊華僑農場的一千多名印尼歸僑將歡渡回到祖國第一個端午節。商業部門調撥了許多肉類、蛋、麵、水果等到農場供應，農場炊事除了準備粽子、水餃、麵條之外，還備好每桌八菜一湯的晚餐慶佳節。

▲自印尼峇厘島甘邦沙里回國的歸僑數百名，在海南島瓊海縣彬村華僑農場安家。他們對農場十分熱愛，有些歸僑一到農場就趕着去看咖啡園。彬村農場目前已開墾了一萬一千多畝，種植油棕、香茅、咖啡、腰果等亞熱帶作物，還有香茅加工廠。現在繼續擴大生產規模，與建宿舍，準備迎接更多歸僑。

高度的藝術

——潮劇觀後

呂梁



一個除了帷幕之外渾無所有的戲台，兩個空手出場的演員，連最小的道具也不用，這樣的戲有多麼難演！可是演了四、五十分鐘，而觀衆却在這空空的舞台上，靠着演員的曲詞、道白、身段、表情……，感覺到樹木、蘆葦、荒郊，體會到角色的七情六慾，並爲之深深感動，融化在戲劇的高潮裏……。

這是極高的藝術手法！試問隨便找一個有才能的編劇，有才能的導演，兩個有才能的演員，能夠搞出這樣一個戲來麼？恐怕難免敬謝不敏吧！

在看廣東潮劇團演出折子戲「蘆林會」的時候，我突然浮起了這樣的想法。

說起來，在看戲之前，我不是沒有思想顧慮的。人們到現在爲止，還很難完全不受地域觀念的影響。我不是潮州人，對潮劇向來無所認識，而方言的隔閡却使我有些却步。我認識幾個潮州朋友，每逢他們走在一起，就大打其鄉談，使我在旁邊瞠然不知所謂，大有身處鏡花緣中的「歧舌國」之感。潮州戲，能否看（聽）得懂，這是第一個問題。其次，有時在廣播裏偶然聽到一些潮戲片段，彷彿除了那種「幫腔」是較爲特別之外，也不見得怎麼出色。第三，據一些人說，潮州戲班過去主要採用童角，而且其中有不少不合理的制度和做法。……這些都使我對這一地方劇種的看法存在一些「偏見」，興趣遠不如對熟悉的粤劇及早有定評的京劇那麼濃厚了。

記得潮劇團剛來那天，普慶戲院門口已張掛起巨幅廣告，坐巴士經過，是極爲矚目的。坐在我前面有兩個乘客，他們看見了廣告之後在交談。一個說：「潮州戲演出啦，聽說很有名。」另一個答：「聽不懂，怎麼會有興趣呢！」當時我心中還有點同意。但看過之後，我眞可惜不認識這兩位乘客，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不然，我一定要去找他們，告訴他們說：「老兄，錯了，完全不是這回事！」

我看的四個折子戲是「擋馬」、「辯本」、「蘆林會」和「鬧釵」。在看之前，朋友們也有爭辯。有些認爲看全本的，如「陳三五娘」一類的好，有些却說折子戲更精彩。但我還是選擇了看折子戲，（如果能都看，那自然最好了。問題是票子緊張，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因爲我以爲在這些短劇中，更容易看到潮劇的全貌。

上面提到，最突出的我以爲是「蘆林會」。那樸素的舞台正是民間戲劇的特色，而表演的深度却看出來是經歷過長遠的陶鍊與積累。恐怕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好幾百年來優秀藝人們所創造的藝術的整理，再加上今天的潮劇工作者的加工而得出的成果吧！范澤華演的龐三娘，不僅是在一些「水袖」「碎步」「身段」，一投手，一舉足上見功夫，而且整個表現了一個蒙受不白之冤，在封建壓力下受到迫害而又堅强地奮鬥的婦女的形象。黃濤城演的姜詩，也把一個雖然胡塗但仍良知未泯的書生，刻劃得十分深刻。

在這齣短劇中，我們看到了幾千年來中國婦女是如何在封建壓力下掙扎，她們的英雄氣概雖然在重重桎梏下仍然透出光芒。這裏我覺得潮州音樂是太美妙了，在「蘆林會」高潮時的幾下鼓聲，運用的恰到好處眞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撼人心魄。許多時候觀衆忘記了音樂的存在，但却浸淫在它所形成的氣氛中。音樂是和戲劇本身渾成一體了。

從「家裏的戲班來了」說起

李恕

五月廿四日早上，閱報，知潮州戲來港公演，霎時間，我們一家十口人都歡躍起來，最小的女兒剛剛過二週歲，一口純正的潮州話，也仰頭問大人們道：「潮州戲來呀？」最忙的是媽媽，她今年六十歲了，忙不迭地打電話通知香港方面的姑母和堂兄等，又串門到二樓、三樓和樓下幾家潮州舖去，這中間，親友們也不少來電話告訴說：「家裏的戲班來了！」眞可以說是輾轉相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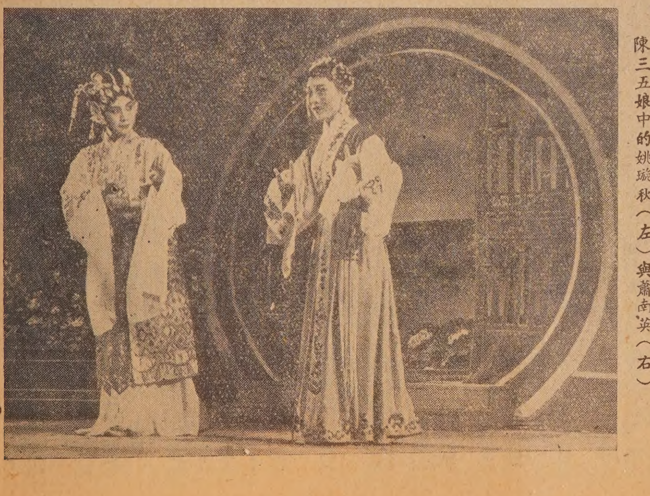
廿六日媽媽、姑母和孩子們剛吃完午飯就匆匆上尖沙咀車站去等車，我用廣東話開她玩笑說：「使乜咁緊張」，媽媽卻仍一本正經的用潮州話應道：「小孩子都是在香港出生的，要讓他們見識見識潮州的東西！」

其實單單是媽媽緊張嗎？我們年輕的一輩也是一樣的激動和熱烈，寫字樓裏同事們也用生硬的潮州話開玩笑說：「潮州人，人戲」，「人戲來了」。（同事們對潮州話中人字的發音感到特別有趣，時常學潮州話講人字。）

我費盡力氣去遮掩着我對家鄉的熱愛之情，因爲否則朋友們會整天逗着我開玩笑的，但無論如何朋友們還是一樣感覺到，加上普慶戲院門口論票的長龍，一片潮音，朋友們感嘆地說：「潮州人眞愛自己的家鄉啊！」由於這樣一句話使我想起好多的事情，首先我相信，每一個善良的人對於哺養着他長大的鄉土，都會有着熱切地眷念之情吧！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鄉土都不熱愛，那又如何能談到愛國家同胞呢？

大家都知道，潮州人足跡遍及東南亞，遠在明朝時代，勇敢的祖先們就坐着大木船，飄洋過海去了，他們拋家離舍，遠涉重洋，謀取蠅頭微利，爲的也不過是養妻活兒，難道眞如一般人所說的出洋淘金去嗎？這裏可以從我家三代人，放洋來作印證。

我家祖父幼年時家貧如洗，少年起就爲地主打理莊稼，到廿歲時還是身無長物，但因爲勞勤的結果，人粗壯異常，當時林陳兩姓械鬥，祖父賣命給林姓地主和陳家打仗，被流彈中傷，結果把賣身的銀兩醫盡了，子彈還拿不出來，一直就在左眼旁邊，地主見他氣力已不如前，不僱用他，無



陳三五娘中的姚璇秋（左）與蕭南英（右）

洪妙老先生演的「辯本」，肯定地說也是一絕。老旦而成爲主角的戲，我想是不多的。他一出場就吸引了全場的觀衆，那龍鍾而不衰頹的神態，對正義必然獲得勝利的堅强信心，對奸佞邪僻的充分蔑視，從外型到內心是統一的。我們從這個角色中深刻體會到一個畢生把精力貢獻給戲劇藝術的老藝人所得到的成就是如何精微高深。但假如不是在新的社會，像洪老先生一般的老藝人會處在什麼境況呢？那就難說了。看到他，我不禁想起舊時代中的粵劇的白駒榮。

「鬧釵」是另一種氣氛的短劇。潮劇名丑生蔡錦坤之所以爲「名」，看來絕非倖致。從他的表演中，可以看出一條道理：丑生的本領絕不是以插科打諢博得觀衆一粲爲能事的（雖然也不是不可以），而時下的一些丑角往往只是在這個圈子裏鑽。蔡錦坤的一把扇子，一張椅子，一件袍子，都充滿了戲味。他所演的丑，不僅是外型動態的「丑」，而且是思想面貌的「丑」，這就是戲在骨子裏。觀衆在大笑之餘，鄙屑這個角色，希望他出醜露乖，因此他的「丑」化，就十分合情合理。在這一點上，我以爲潮劇的丑戲，是比起有些劇種是更爲出色的。

「擋馬」是武戲。整個來說有類於京劇的「三岔口」、「武松打店」。看來潮劇的武戲也是出色的。謝素貞的刀馬旦和林二成的武丑，都有很好的水平。

人是要多看事物才能眼界寬廣的。在看潮劇之後，我深責過去自己的「偏見」。但還有可辯護的是，解放後到底潮劇是在保存了優秀傳統的同時又革新了，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如童伶制度」是改變了。時代在前進，所以我從舊的印象中所得到關於潮劇的看法就不免落後了一步。可是，這種「落後」的出現，還是好現象；不然，怎能體會到我們整個國家，六億人民，包括在文化藝術上的飛躍前進呢？



蘆林會（速寫） 鄭家鎮作

何，他只好泣別老母親，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他曾經灑溉着自己血汗的土地，做木船上的扯帆員，飄洋過海到越南去。幸好祖父在四十歲時和一個越南女子結婚，養下了幾個兒女，在炎熱的土地上積年累月的勞動，最後積了一點錢，帶着兒女們回到自己的家鄉潮州來，那時他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他離家的日子算起來，是四十年，但不論多久，他永遠沒有忘記，潮州是他的家鄉啊！我的父親和叔父，本來在祖父的庇蔭之下，是可以不再放洋了，但事實不然，我祖父回鄉後，被林姓地主翻老賬——說四十年前欠他賭賬數十元，連本帶利要還了一千多白銀，還時時進行勒索，最後只好在黑夜裏偷偷搬到別的村子裏去住。這時帶回來的錢，除了建造一所新屋和置數畝薄田外，已用得差不多了，我父親是長子，要負担家人的生活，家鄉無法立足，只好又出洋去謀生，他去的地方是泰國。父親走後，祖父無論如何要留小兒子——我的叔父在身邊侍奉晚年，送他到縣裏讀中學，妄想家裏也有一個知識份子，將來可以交鄉紳，擺脫家庭長期受欺壓的苦難，那知當時，正是北伐戰爭勝利之後，蔣介石背信棄義，屠殺革命羣衆，叔父是個熱血青年，書生意氣，和一班朋友慷慨陳詞，結果被縣政府作爲危險人物逮捕了，累得白髮蒼蒼的祖父厚顏跪求林姓地主，把僅有的五畝半田賣掉，作爲活動費，才把叔父從枉死城中解脫出來，家鄉不能居，祖父含着眼淚把他最小的兒子送走，他去的是星洲。誰知他們父子三人一別竟成永訣，祖父孤單單地死在鄉裏，父親死在曼谷，只有叔父還活着，他離家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還未回來。及至我兄弟這一代，童年時就碰到戰爭，慘勝後，鈔票貶值，百物騰貴，征糧征兵，無日能已，結果我的兄弟們又只好紛紛離開家鄉，分別到泰國和星洲謀生去。

從我家三代人的放洋來說都是「被迫」離開家鄉的，而在我們的腦海中，潮州是個氣候宜人，風景綺麗的地方，首先土地是肥沃的，有著名的土特產，著名的工藝品，著名的民間藝術文化，有刻苦耐勞的好鄉親，只是黑暗的年代逼迫得人們無以爲生，無以立足，只好忍痛離開自己心愛的家鄉吧了！特別是今天，家鄉在陽光的普照下展顏歡笑，又怎能不叫他鄉的遊子一想起家鄉，一聽到家鄉的名字就從心底裏愛出來了呢？

媽媽眞有本事，她廿七日一早就到普慶戲院去輪票，結果買了三張廿八日夜場的票，她，姑母和我先睹爲快。這一齣是「陳三五娘」，看後媽媽和姑母四處徵求一些外鄉朋友的意見，當大家稱讚潮州戲的唱工、做工、音樂都是上乘藝術的時候，媽媽和姑母心滿意足而又表示謙虛地笑了，好像她們二人是劇團的一份子一樣，而其實又何嘗不然，這是打從家裏來的戲班啊！

至於潮劇藝術造詣如何，還是留待藝術家們去評論吧。這裏要談的是我們三個人的感想，首先我們感覺到只有新社會才能產生這樣好的戲劇藝術，這樣健康的思想內容，媽媽說以前她熟背「陳三五娘」的曲冊，但從來沒有看過一次完整的戲，間中看了一、二折，都是瞞着父母看的，姑母說過去鄉裏的女孩子們是被禁止看「陳三五娘」的，因鄉紳父老們說這是一齣傷風敗俗的戲。

經過我和媽媽姑母三個人的探討，過去鄉紳父老們禁止青年人看這個戲，無非是陳三五娘背叛了他們，動搖了他們的封建統治，因此使他們對這對勇於反抗的青年男女刻骨的憎恨，在舞台上盡量歪曲陳三五娘的形象，對他倆純潔的愛情描繪成一見面就神魂顛倒，如痴似狂的輕薄兒模樣。抑有甚者，他們知道老百姓同情陳三五娘，愛陳三五娘，而五娘之能毅然隨陳三出走，很大成份是由於侍婢益春的鼓勵和贊助，老百姓也因此更愛勇敢、熟情、機智的益春，所以他們不惜中傷捏造說：「陳三五娘相伴走，放掉益春在半山。」破壞人們對陳三五娘這對青年男女的美好印象，此外還編造說五娘隨陳三到泉州後，陳三家裏的人很苛待她，小姑嘲笑她說：「嫂家花園九丈九，何必兌阮三兄路上走。」諷刺她私奔。並說陳三五娘後來結局很慘，目的也不外在乎脅迫青年人不要學他們吧了。

經過了這番精細的探討，我們深感民歌上唱的「什麼籐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眞是一針見血，「陳三五娘」只有在今天的新社會裏面才能給回復本來面目，並給予深厚的同情，讚揚和歌頌的啊！



看「陳三五娘」

黃夏

「陳三五娘」共分八場戲，劇情的發展一場比一場緊。扮演陳三的黃清城和演五娘的姚璇秋都有極好的表演，蕭南英的小婢益春也很凸出。

八場戲中，我最喜歡第三場的「投荔」和第六場的「搶傘」，在這兩場戲裏，蕭南英的精彩表演，眞非我這枝禿筆所能形容出來的。「投荔」那場戲，蕭南英和姚璇秋都是以內心表演取勝：五娘因林大論婚，父母迫嫁而至「愁長似柳絲」，小姐婢女在樓頭憑欄嘆氣，益春用盡各種花樣逗小姐開心：「你看那六月西湖好景緻，綠槐成蔭，柳拂堤，路上遊人熙來攘往，暢懷消夏，剝荔枝。」五娘沒有被益春的話逗樂，反而更添愁緒。忽然，益春開心地摘下一雙荔枝，對五娘說：「小姐，你看這苞並蒂荔枝，多可愛呀！」豈料益春的話却觸到五娘傷心處，五娘感嘆地說：「呵，並蒂荔枝！」聽到「並蒂」兩字，五娘便想到不如意的婚姻，想到陳三，更是悽然下淚。小益春這時給五娘的眼淚弄得心慌意亂，平日所見俏需的笑容都收斂了。這場戲，演員的面部表情變化很多，尤其是她指東指西引五娘開懷，和陪五娘下淚的兩種表情最爲細膩。及至忽見陳三在欄杆下，她隔簾辨貌，生怕小姐說她惹事，只好偷偷的掀簾窺望，那時她「鬼靈」的神情，一則招笑一則討好，達到絕妙的境界。認淸了，樓下的俏郎君果是陳三，她忍不住驚呼一聲，並且要小姐出主意：陳三只是小姐的愛人，他對於益春沒有什麼好處，但益春關心他和五娘的戀愛，並不比關心自己少，這足以證明益春的正義和勇於和封建對立的精神。陳三在樓下嘆身無彩鳳雙飛翼，飛到樓頭訴相思。五娘却在樓上嘆今朝日被烏雲蓋，萬般心事從何說！益春的並蒂荔枝替他們溝通了心靈，五娘用手帕包好益春摘來的荔枝，從樓上投下，五娘畢竟是千金小姐，怕作那「輕狂」舉動，偏給益春猜透她那既想又怕的心情，便在後助她一推，手帕終於擲出了，於是她開心地唱：「有緣那怕隔千里，手帕與荔枝，小姐投與伊人爲表記。」益春是陳三和五娘牽紅繩的人，憑她的正義和勇敢結就一雙痴情鴛侶，她的敢作敢爲，受天下有情人歌頌！蕭南英在這場戲的表演細緻無比：最妙的是她驀地看見陳三，但始終想不出他是什麼人？在那兒見過？又因小姐愁眉雙鎖，不敢動問。她不時敲敲腦袋，急搓玉手，轉動大眼睛凝神眺望，那種神采，眞是人見人愛！未見陳三前她愁思萬狀，更担心小姐被相思所困害病起來，愁苦得楚楚可憐。及後見到陳三，投以並蒂荔枝則喜氣洋洋，一愁一喜，演來無懈可擊。像這樣的藝術成就，能不叫人爲她喝采麼！



潮劇著名貼旦和刀馬旦蕭南英在陳三五娘中有精彩演出

「搶傘」是第六場的主力戲，舞蹈相當精彩，台幕一掀開就是一個如詩如畫的花園佈景：五娘帶病懶舉步，益春處處攙扶照顧。相思病染上了後的五娘，雖有好景緻，却越添愁如絲，怨恨春光快逝。益春指物寓意，她俏皮地問五娘爲何垂柳東倚西斜？五娘答她柳枝無力，隨風搖曳。益春是個聰明絕頂的小丫頭，其實她怎會不明柳絮飄搖的道理，只不過想從旁提醒五娘吧了。因此她便說柳枝無力就會隨風搖曳，人若是無主意，就只好任人佈擺！益春同情陳三和五娘的遭遇，更痛恨李姐貪小利搬弄口舌，害人家、生死不管。她不滿封建婚姻，極盼小姐能和有情郎結合，故而不惜處處點醒。五娘才華橫溢，那有不明益春用意，只恨弱質無力敵禮教，徉作不知。益春見說柳枝不能收效，轉指蝴蝶示意。她說：「小姐，你看那蝴蝶，成雙成對，自



「陳三五娘」之「搶傘」（速寫） 鄭家鎮作

珍珠顆顆　香花朵朵

李無言

「擋馬」是一齣武打戲，講楊八姐喬裝男子到番邦打探消息，與流落番邦的焦光普相遇，經過一番打鬥，彼此明白了身份，一同闖關的故事。風格有點像京劇的「三岔口」。扮演楊八姐的謝素貞很有台風，在男兒舉止中又帶有使人領悟的女兒態，的確是很不錯的演員。扮焦光普的林二成，武功十分了得，在一般戲曲中，除了京劇，我看很少有打得這麽夠份量的。

第二齣是「辯本」。這是老旦的戲。扮演老旦的是男藝員——洪妙。這位洪妙先生的確是名符其實，妙極了。他走路的顛顫，咀唇的噏動，別人講話時的側耳而聽，坐下和站起時的龍鍾老態，都與生活中的老婦人一般無二。他的表演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使我不得不凝神注目，留心他的每一動作。看了以後，我覺得洪妙不僅可稱爲潮劇演員的表表者，而且可稱爲全國所有劇種的演員的表表者。除了這一點以外，在這一齣戲裏，我還感覺到，潮劇的「幫腔」實在是很好的和聲，也是很幽雅的合唱。這兩齣戲很少大鑼大鼓，輕音樂倒是很多，自然，柔和，聽來都很順耳。

第三齣是「蘆林會」。這是一生一旦唱的苦情戲。小生是演「陳三」的黃清城，花旦是范澤華。在一個鐘頭的演唱裏，我被深深地感動了。論故事，是很平常的；但這兩個演員的表演藝術是如此之佳。尤其是范澤華，她演被冤枉、錯休了的怨婦，先是向丈夫哀懇，繼而哭訴，最後是托丈夫好好照管孩子，準備自己去自殺。她的每一身段、每一水袖，每一舉手投足，都灌注了深厚的感情。彷彿已不是演員，而是角色本身似的，隨着感情的發展，終於唱到聲淚俱下。在場的觀衆，是沒有一個不被感動的。在這裏，我看到了如此成熟的劇種，如此成熟的表演藝術，如此成熟的演員。我簡直挑不出一丁點毛病，簡直無懈可擊。到此爲止，我已相信任何對他們演出的稱讚都不會有主觀成份了。他們確實無愧於被世界上最動人的言詞來讚美。

第四齣是「鬧釵」。這是丑生的戲，著名丑生蔡錦坤的確活靈活現，比「十五貫」中的婁阿鼠毫不遜色。他坐着不動是戲，站起來走是戲，大動作小動作都是戲，簡直全身都是戲。一把扇子到了他手裏，就花招多端，叫人目迷五色了。他拾起金釵，一揚手用扇子把它遮住，這下身手眞是妙到「不可醬油」。據說他最著名的就是這扇子功，但我覺得他最大的特點是諧而不俗。


范澤華（左）黃清城（右）演蘆林會

俗語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不僅是外行，而且是外鄉人，所以並不能看出什麽門道來。但也並不只是看熱鬧，我看到了沒有地方界限，沒有語言隔閡，能夠使一切人欣賞的眞正的藝術，這種藝術的成功處使到一個即使有成見的人去看了也要折服、讚嘆。

由自在，有多好呀！」豈料五娘觸景傷情反叫益春將蝴蝶趕走。機靈絕頂的小益春，明知小姐不忍趕散蝴蝶，所以她特意鼓脹生氣地說：「看這蝴蝶，全然不曉人意，來惹我益春生氣，待我覓根竿來打；」她語帶雙關，用蝴蝶來譏諷五娘，終使五娘忍不住說個服字，答應讓益春去找陳三來商量行動。本場一揭幕，姚璇秋和蕭南英便用舞蹈來表達她們的內心感情，邊唱邊舞，唱歌既悅耳，舞蹈又美妙，任何一個觀眾都給她們的優美演出陶醉了。姚璇秋的步法和水袖是代表小姐階級的，所以嫻靜柔美。而蕭南英的舞蹈卻代表婢女階級，故而明快、清爽。在這樣的演出中，更看出潮劇演工的輝煌成就；碎步、水袖、身段之美，我個人以為比京劇還勝一籌。璇姚秋的蘊藉，蕭南英的爽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在這段戲更對照得淋漓盡致。

第六場下段戲是精華的所在，而蕭南英的搶傘舞蹈，更是整段戲最鮮明的特色。劇情述益春去請陳三到花園與五娘相會，誰知她剛出花園，五娘的父親卻進入花園，五娘被嚇得走避，這時陳三闖了進來，正好和老爺碰個正着，給老爺罵了一頓，陳三至此甚感失望，他以為五娘故意將他播弄，枉他痴心一片。失望之餘，他決定離開黃府回鄉，陳三正要走時，益春衝進花園，急問陳三為何要走，都不告辭？陳三坦陳咫尺成天涯，相見不相親的苦況，更說五娘不該捉弄他，害他給老爺大罵。說罷又氣冲冲要走，給益春一手捉住傘尾，留他停下，並對他說：「有心打石石成磚，無心開井井難圓，三兄你今日回鄉去，豈不負了一片情痴！六月樓上若欺心，荔枝為何落在你身？她為你日夜苦痛，只可恨，家法嚴緊，好事難成。」益春費盡唇舌，把陳三說服，還代陳三送信給五娘，替他們了結一段相思的債。「搶傘」的演出，蕭南英博得台下一陣又一陣的掌聲。「搶傘」舞蹈表演一共有兩次：頭一次，是陳三沒聽解釋，帶恨舉步，益春急急趕了上去，一把捉住傘尾。蕭南英用緊而密的碎步追上去，翻動手袖，似乎追得很急，到了最緊急的當兒才食住鑼聲捉住傘尾，既是緊張，又很活潑、俏皮。第二次是陳三再度失望，舉步又走，步法比前更急，由於陳三走快了，所以益春追得更急，她的碎步快如流矢，雖然在舞台上她走的不很長，但在感覺上，卻像走了一大段路，而且走得很急，這是一種舞蹈給予觀眾的幻覺，假如不是一個成功的舞蹈藝員，絕不會產生這種效果。總的來說，無論在掌握人物性格方面或演出的成績來說，蕭南英這種精湛的表演技術，都是值得一鼓掌、再鼓掌的！

湖北紀行

謝冰心



——我們經過了十年的建設，特別是近兩年，以十年賽過五千年的飛躍速度，把舊日破碎黯微的山河，打扮得花團錦簇。建設的成績，歸功於三個法寶，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連全國的一億三千萬兒童，也會歡唱「三面紅旗萬萬歲」。我們在全國各地訪問參觀以後，更眞切熱烈地體會到這三個萬歲的呼聲，是發自億萬人民歡樂感激的心底，包括我們自己在內！親身的感受，比閱讀報紙，又深切許多，而且是永志不忘的。

這一兩年來，我在國內已經旅行過幾次了：去年春天到了河南，年底到了邯鄲，今年二月又到了湖北。到處看到的都是如火如荼的萬馬奔騰的高速度建設景象，使人心中沸騰，眼中落淚，心裏感到歡喜得不知從何說起！

在短短的篇幅裏，我不能盡述我所看過的一切，現在只以最近在湖北旅行的二十天中，所看過的最突出的，已成功的或正在進行的建設，來說一些。（我記得三四年前，我在印度訪問的時候，曾會見過不少的湖北僑胞，他們對於湖北最近的發展情況，定會加倍地關切和注意，倘若在我的短小報道裏，能使國外的僑胞，得到相當的滿足和快樂，我自己從參觀中所得到的快樂會更加圓滿的。）

到了武漢，首先參觀的是長江大橋。長江大橋是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建成通車的，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我到武漢去參觀的目的，還爲的是它！）這座長達一千六百七十公尺的長橋，飛架在漢陽的龜山和武昌的蛇山之上，俯瞰滔滔滾滾的大江，驕傲地實現了中國人民幾千年來「飛渡天塹」的夢想！這橋是兩層的，上層是十八公尺寬的公路，下層是雙軌鐵路。我在軌旁的人行道上，從橋的北端走到南端，在二十分鐘的時間，已有南上北下的三列貨車，隆隆走過。北上的載的是粗長的木材，南下的載的是一架一架的馬達和黝黑發光的煤炭。這座美麗雄偉的大橋的建成，只花了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而它從完工的那一天起，就担起了溝通南北，頻繁地勝任愉快地，直接支援祖國國民經濟飛躍發展的任務！

同行的人中，不少是從前到過漢口的，我自已也有經驗，從前渡一次江，費時費事還不算，風浪大時還有危險，沈從文先生就說，「人說黃鶴樓上看船翻，一點不假」，他自已就看見過翻船，其他的人有親身的危險經歷，如今我們在武漢參觀，幾乎每天要過橋到武昌去，走過葱綠的龜山和蛇山公園，引橋兩旁，也正在栽種更多的松柏和花、樹，長橋上的一段，是最使人心曠神怡的，夜裏歸來，橋上兩串密密的燈星，火龍一般地把兩座面目嶄新、燈火掩映的城市貫連了起來，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圖畫。

從漢口我們到了棗陽縣，這棗陽縣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故鄉，但是古代的帝王並沒有給他的故鄉帶來什麼好處，棗陽自古以來就是地瘠民貧的地方，縣內有起伏不平的二百一十六條崗，佔了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七十，這種崗地上佈滿了石蛋和黃黏土，高地怕旱，低地怕淹，過去只能任它滿目荒蕪。但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後，掀起了治山、治崗、治土的高潮。光武帝手下名將姚期故鄉的姚崗，首先插上了紅旗，一萬六千人大戰了七十五天，在這條三十一里長山崗的脊背上，挖了一道水渠。兩旁是果園、經濟林園、和畜牧場，崗下兩旁有堰塘六十四個，養魚五萬尾，堰塘下面還有稻田……幾年後這五萬四千三百畝田地上，每畝的收入可達到一千元。從前「莊稼收完就挨餓，挑着担子去逃荒」的姚崗人民，就要享到農、林、牧、副、漁全面豐收的好光景了！怎怪得那天晚上在棗陽縣的招待晚會上，那位唱河南墜子的太平人民公社的姑娘——周永珍，當她唱到「千軍萬馬治姚崗」那段：

「一日千里建設輝煌，
治了姚崗治黃樑，
要不了三年兩載
十三條大崗都要治光。
全縣的大小崗有二百一十六條，
姚崗就是好榜樣，……
幸福花開遍了咱們棗陽。」

的時候，是那樣地精神奕奕，顧盼風生，那兩片竹板在她手裏，是那樣地清脆有力，和着錯落的弦子和她自己響亮的歌喉，把全場聽衆，都吸引到治崗的千軍萬馬的豪邁隊伍之中了！

從棗陽縣，我們又到了丹江口水庫工地。那是一個畢生難忘的動人的偉大場面。丹江口在湖北省西北部，是從陝西流來的漢江和從河南流來的丹江匯合之處。這條三千里漢江，多少年來給湖北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洪水災害，同行的一位李書城老先生就給我們感慨地談到在一九三五年他所目擊的光化襄樊一帶的受災慘狀：洪水沒過城牆和屋頂，數百里的田地變成沙洲，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更是不計其數。逃荒的災民，一直走出幾千里幾萬里以外的歐洲法國去！祖國的刻苦耐勞有着強大生命力的人民，就這樣地忍氣吞聲，含辛茹苦，直到解放後，人民自已坐了江山，才奮然地組織起來，同漢江這一條狂龍面對面地搏鬥，把它緊緊地縛住，讓它永遠馴伏地爲人民造福。

丹江口水庫工程，就是在三面紅旗的引導之下，於一九五八年的九月開工了。它受到湖北河南十七個縣，一百十七個人民公社，和全國幾十個有關單位的支援，儘有十幾戶人家的荒涼冷落的丹江口，登時變成了一個沸騰熱火的戰場！

有了十萬群衆的智慧和力量，丹江口工程白手起家，以土爲主，先土後洋，且戰且前地克服了重重叠叠的困難，以空前的速度，建起了這一個東亞第一的水利樞紐工程。

工人們和大自然搏鬥的艱苦勇敢的經過，是可歌可泣的。說起來幾乎使人不敢相信。只舉圍堰的施工工程爲例：按照施工設計，這圍堰的隔水牆，是應該用鋼板樁的，這樣就需要兩千一百噸的鋼材，當時沒有這個條件，即使改用木板樁，也需要三千立方米的十米長三十分半的木板，當時也沒有這個條件。怎麼辦？停工待料嗎？幾千百年來人民治水的願望，難道爲這點困難就推遲實現嗎？羣衆情急計生，想起我們祖宗「以土隄水」的智慧辦法，創造性地採用了「土砂石組合圍堰」。這時正是風雪交加的臘冬天氣，但是丹江口工地上像一片白熱的火的海洋！十萬工人的冲天幹勁，搬走了山頭，烘化了冰雪，塡平了丹江。眞是：

人山人海流
歌聲響四方
車如流水船如梭
紅旗滿山崗
炮聲轟轟響
羣山齊飛舞
嚇得漢江水倒流
地球翻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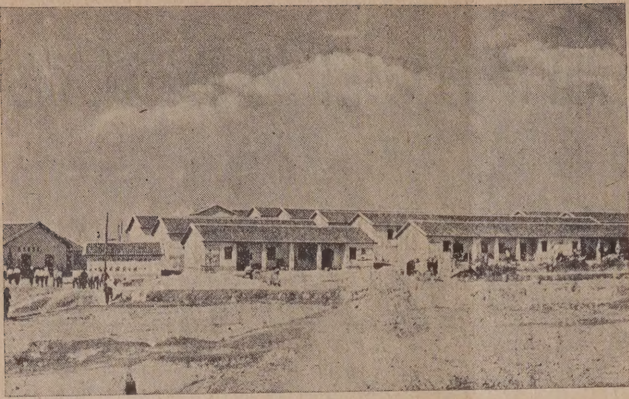
這條一千三百二十公尺的土石圍堰，終於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十三點十分，以三小時零十分鐘的工夫，把凶猛殘暴的漢江攔腰斬斷了。這是中外大型水工建築的偉大創舉和奇跡。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混凝土的大壩，正在緊張施工之中，登到最高處下望，只看見一股股的人的洪流，在一望無際的山坡上，上下移動，挑土的扁担像梳齒一樣的整齊，小車一趟接着一趟，像一串串的數珠，漢江水却溫柔無聲地在兩岸的山間緩緩流去，它似乎被人和紅旗的波浪遮蓋住了！

丹江口水庫工程，將在一九六一年完工，全部壩長三千一百零九公尺，比美國最長的清水大壩還長一倍多，水庫的面積達一千多平方公里，比死海還大。這工程開挖和回塡的土石方和澆築的混凝土方，總共達一千五百三十萬公方，若用它築成一公尺見方的一萬五千三百里長的路堤，可以從北京到莫斯科打個來回，美國的彼爾德和大古力水電站的工程與此相仿，但是他們就用了幾十年的時間。

我們幾個參觀團是先後出發的，有的到河南，有的到東北，有的到內蒙古，朋友們回北京交換見聞的時候，我們搶着誇耀自己這次旅行中所看到的建設的偉大成績，不料別團的人對於他們所參觀的地方也都眉飛色舞，滔滔不絕，我們的交談是越來越起勁，越來越高興，祖國的每一個角落，毫無例外地，都在三面紅旗招展之下，沸騰躍進起來了。





惠陽新貌

張雨峰

惠陽是一個水鄉，水光處處，過去由於政府不領導人民辦水利，遇到洪汎時期，水災遂成惠陽一大威脅。當時的惠陽人，常常受到洪水災害。

惠陽本來有一百三十萬畝可以耕種的田地，人口只有七十萬多一點，以人口和田地計算，惠陽是不愁糧食的。但是，過去在舊社會裏，每年從外地運到惠陽去的糧食，少說也在一千二百担以上。

去年，惠陽曾遭受到百年來的特大水災，把全縣的實際耕地七十萬畝（因人力不足，無法盡耕可耕之地，現在正擴展機械耕地，將來當可全耕一百三十萬畝）全浸了四十萬畝，其他的三十萬畝也受到或多或少的損失；毀屋數百間，全縣變成一片汪洋，救人的汽艇在平日行人的街道上往來行駛，洪水前後浸近十天；這是百年來惠陽的最大水災，比之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七年的大水，還要大的好多。

水災之後，不到三天，社辦的工廠（曾給洪水浸了丈高過外的工廠）就復工了，被水冲毁了房子的人，很快也住到新居！

百聞不如一見，事實到底是事實，時間不到四個多月，曾遭特大水災連浸了近十天家園的惠陽人民，早就搬進了他們的新居，過着更美滿更幸福的生活！

「災痕不見見新村」，這是水災後兩個月左右在惠陽詩歌擂台上出現的豪語！當時是否已達到「災痕不見見新村」的程度，我沒法追溯研究，但我將會告訴人們，今天看在我自己眼裏的惠陽確是「災痕不見見新村」，只見新村處處，那還找得到什麼災痕？

過去的惠陽，三天連雨遭水浸，七天連晴鬧旱荒！人民整天都在這防洪防旱中過日子，連天老爺也不容易做！每畝土地高產不超過三百斤，低產只有四十斤左右，最多的是五十到八十斤一畝田。不避日晒雨打，日夜辛勤，還要提心吊胆怕災荒，一畝田才只得這區區數十斤谷，教惠陽人民怎能生活得好？

但是，這日子已成過去，永遠也不會再來了！去年，就是曾遭特大水災的一九五九年，大水災退後，還出現過兩次較小的水災，惠陽人民在「一造奪回兩年糧」的口號鼓舞下，借助於洪水帶來的天然肥料，細株密植，深耕勤理，終於達到他們的理想。

惠陽還是過去的惠陽，惠陽的土地還是過去的土地！所不同的是，過去的惠陽是在統治者的手中，現在的惠陽是掌握在惠陽人民的自己手中！由於這一個重大的變化，今天的惠陽也就和過去的惠陽有了重大的分別！

過去，十年前的惠陽全縣只有二十四匹馬力的發電機，幾間只能修理一些小器具的工廠，技工不到四百人，交通運輸的汽車只有三十九輛，唯一稍具規模的是被稱爲無烟糖廠的製糖工廠。

現在呢？不同了。單是一九五六年，糖廠就有七百個工人，全縣技術工人，去年已達三千五百六十六人，比之過去，多了十倍，交通運輸汽車也有一百六十五部，惠陽機械製造廠，不單能修理各種機器，還能生產機器；不單能生產普通機器，還能生產供給礦山使用的複雜的大型機器，生產供給農村使用的機器等等！這些機器，在過去，別說生產，連修理也辦不到呢！

有成年人的地方，就會建立家庭！有了家庭，就會有孩子，孩子需要產所；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會有病人，病人需要醫院。有適齡孩子的地方，就需要教育孩子的學校。

過去，惠陽只有二千三百多個中學生，現在是一萬二千九百多個中學生，比過去多了一萬有多。過去有三間醫院，現在也增了七倍，二十七間了！過去，三間醫院只能接待三十個病人，因爲只有三十張病床。請大家去想一下吧，誰才有資格到這病床上躺一下？現在是二千二百三十四張病床，比過去多了二千二百零四張，這個比例怎麼算？

惠陽，過去多災多難的惠陽，正與過去千孔百瘡的祖國一樣，現在已經健康，已經挺起胸膛，高視濶步地不斷在邁向她的前途。

（上圖：惠陽水災後重建的新村一角　　作者攝）

從幾幅舊照片說起

林翔東

近日在報紙上連續看到了好幾幅日本侵畧中國時候屠殺我國同胞的照片，這些殘酷的景象重現目前，相信凡是看到的人都會怵目驚心，血液賁騰。正是這些喝血的野獸自己留下了如山的鐵證，要不然，又有誰能夠在現場攝下這些非人類所能爲的暴行？

有人會問，爲什麼日寇自己會攝下這些照片呢？從常理說似乎有些費解，因爲沒有誰會願意把劣跡惡行留下來的。但對於日寇，又怎能以常理來忖度？一方面，它們是狂妄至極的，可能眞以爲是什麼「武運長久」，要把它們的「功績」留下來顯耀功勳；另一方面，還有更惡毒的用意在，這是爲了「教育」下一代，學習如何「膺懲暴支」，繼承它們殺人的事業。所以，雖然是在戰後，在日本却仍然有人公開把這類的照片印成畫冊，大量推銷。其居心如何，可謂盡人皆知。至少可以說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了，日寇是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但隨時準備再起，照樣再殺人一番，當無疑問。

「爲什麼日本人這樣殘暴？」有些人覺得不解：「難道是天生如此的麼？」

沒有人生出來就是殘暴的，也不會有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的人民，是以殘暴爲特性的。日本的老百姓，可以肯定他們本質也是善良的。魯迅先生的老朋友，不久以前才在北京逝世的日本和平人士內山完造，就是這種善良的日本人之一。可是，善良的人對軍國主義者是沒有用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如過去的東條英機之流，它們企圖用各種辦法把人民訓練成殺人的機器，可以隨時殺害無辜者而不皺眉。這種人才能爲它的侵畧政策服務。

爲什麼要訓練殺人機器？這就得從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野心說起。——今天重溫一下這些知識，大概不能算作多餘的吧？

日本是個島國，幅員當然比不上中國。於是乎軍國主義者認爲地方太小，不滿足其慾望，遂進行其侵畧的計劃。本來幷不能認爲小國就非侵畧別人不可，歐洲的盧森堡、瑞士，何嘗不更小於日本？幾會見他們肆行侵畧？主要是一撮當政者貪得無厭，而又瘋狂成性，於是早在明治維新之後，就有田中義一所製訂的「要征服世界，先征服亞洲；要征服亞洲，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先征服滿蒙；要征服滿蒙，先征服朝鮮」這一「世界性的戰畧」。日本軍國主義者以「田中奏摺」爲圭臬，企圖一步步予以實現。故甲午之戰，先奪台灣、朝鮮；「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兼揷手內蒙；七七盧溝橋事變，進行對中國的全面戰爭；而太平洋之役起，遂向整個亞洲以至全世界挑戰。假如日

西泠印社

——遊蹤瑣記之三

翬樓

杭州西湖的西泠印社是一個使人流連不忍遽去的地方，假如一個喜歡書畫、金石藝術的人，到這裏遊覽，一定覺得非常滿意和有所收穫的。

西泠印社是在孤山的西端，距這裏不遠處就是西泠橋，因此得名，西泠印社就沿着孤山西端的山勢而建成亭樓台閣，遍植松栢修竹，假山花木，環境十分幽美，修築古樸多姿，就是一石一花，也十分講究格局，絕無半點俗氣，是西湖風景之中，最具園林雅趣的地方。

我蒞臨西泠印社的一天，正是梅花和桃花爭艷的時候，在山腰壽石叢中的幾株紅梅，吐着鮮艷的紅花，緣纏老榦，曲虬飛舞於小徑上，從小徑上穿過，有時要躬腰低頭，不然會碰着了迎面的花朵，紅梅比白梅要開得燦爛，它的花密密地纏着樹幹，眞像一個健美的女人，在遠道的遊客面前顯得活潑伶俐，記起宋人蘇東坡有詠紅梅的詩：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心未肯隨長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靑枝。

雪裏開花却是遲，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細雨裏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夭桃杏，半點微酸已着枝。」

據說紅梅是從南國閩、粤、湘一帶地方移植去的，種類甚多，有鴛鴦梅、雙頭梅、朱梅、臙脂梅……等。宋人王安石有句道：「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眞的，紅梅的花朵和杏花十分相像。古人之所稱「淸艷兩絕」者，就是指紅梅了。

西泠印社從前是一個著名的金石家研究金石的藝術團體。在清代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浙派的金石藝術家丁敬、吳石潛諸人組織這個西泠印社，專門研究印學，推吳昌碩爲社長。吳氏曾撰寫了一對楹聯：

「印豈無源？讀書坐風雨晦明，數布衣曾開浙派。

社何敢長？識字僅鼎彝瓴甓，一耕夫來自田間。」

丁敬是杭州人，精金石篆刻，是浙派的前輩（公元一六九五年——一七六五年），生平著有「西湖金石文字錄」一書。這些已故的金石家，他們當年曾經在這裏雅集，研究金石藝術。在現在保存下來一部分的古跡，使我們可以看到我國金石藝術的部分史跡。靠西邊有一座「三老石室」，前面有根據舊圖摹造的丁敬石像；在小龍泓洞旁還有一座石像，那是同時代的徽派篆刻大家鄧石如（公元一七四三——一八〇五年）；另外有一尊安放在石龕裏面的就是近代金石大家吳昌碩的銅像。石室裏面還保存着晚清咸豐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在浙江餘姚縣出土的東漢光武時代（公元五十二年）的「三老諱字忌日碑」，這塊古老的石碑，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歷史。這塊歷刼的殘碑，從前曾一度被日本軍國主義奪去，後來由西泠社社員丁仁等籌集巨欵把它贖回來，並且特別建造了這座「三老石室」，永遠把它保藏下來。——三老是古代的鄉官，是掌理一個地方的文化教育的官。這塊碑上面刻的文字是三老祖先的名字和死期

人以侵略所用的人力、財力、物資，用於生產，當能有很好的建設成果。但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此之圖，偏要與善良的各國人民爲敵。爲了訓練執行其侵略政策的官兵，日寇就大事提倡與培養殘暴兇狠的性格。——它們的這種罪行在中國，在東南亞諸國家擢髮難數，人所共憤，所以就不在這裏列舉了。

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有接受大戰失敗的教訓。十五年來，它們表面上會作降伏狀，而實際上是俟機復起。美國正是利用日寇的這種野心，加以扶植，希望派它在亞洲做先鋒，爲他打天下。可是，到底誰利用了誰？這條賬一時也難以算得清楚呢！

但和過去不同的是，日本人民絕大部分今天不願再做殺人機器了。日本人民明白：做殺人機器的結果，必然是自己也同樣受害！這幾十年來，日本人也受得夠了！他們不願再在什麽「總體戰」的口號下過着饑寒的生活，他們不願再讓自己的妻兒變成孤兒寡婦，他們再不願去殺人。因此，這個時期以來，我們看見日本人民堅决地，規模空前地進行着反對軍國主義者代表人的岸信介，反對把日本綑在戰爭車輪上的「美日安全條約」的鬥爭！到現在爲止，日本人民包括了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如學生、教授、工人、商人、農民、以至男、女、老、幼已經組織了十七次的大示威，千百萬人投進這些示威裏。他們包圍國會，包圍岸信介的住宅。而且不只在東京，也在全國各地舉行大大小小的反「美日軍盟」的遊行。他們警告艾克，叫他不要到日本來，因爲他的戰爭政策不受歡迎！他們警告岸信介，必須滾蛋。……一系列的消息傳來，使中國人，使東南亞以至整個亞洲的人，凡是曾經受過日寇侵略地區的人民，都無限興奮！因爲日本人民的奮起，就說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重起已經面臨着空前的困難。它不僅已引起亞洲各國的警惕和反對，而且是在它的國內也寸步難行！——時勢畢竟和以前不同了。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是，比「美日軍約」更早，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美國支持下，就已經用什麽「商業」、「文化」、「電影」、「投資」等僞裝，實際上向外擴張。假如說，今天的北朝鮮、中國（包括了所謂「滿」「蒙」）已經不再是日寇所能染指，那麽「田中奏摺」的戰略有了改變，它的矛頭首先是指向東南亞！那些劣質的廉價貨物，醜惡不堪的黃色電影，對任何事物都感到興趣的資金，以及隨之而來的裝出笑臉的「商人」們，正如水銀瀉地般到處鑽空子。這種現象，難道不應當引起人們的驚覺麽？任由這些東西站穩下來，有所發展，那就不能不冒引狼入室之險，也說明了他們的認識比之目前進行着堅決鬥爭的日本人民來也大大不如。現在不防範未然，到了軍刀指着咽喉之日，則悔之已晚了！

當然希望這只是杞人之慮，因爲明白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全日本，全亞洲，以至全世界人民，都密切注視軍國主義者的動向，給予迎頭痛擊。各國人民同樣愛好和平，反對戰爭，有充分的信心，有實際的行動，鬥爭的信心日益高漲，這些都是十分有利的條件。所以，只要一切的人們起來，堅決抵制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支持日本人民的正義鬥爭，就不難取得更大的勝利。

（六月一日）

，因此稱爲「三老諱字忌日碑」。

我在西泠印社的門市部買了「三老諱字忌日碑」和任伯年替吳昌碩造像的「飢看天圖」拓印兩幅，這是北遊值得一記的事。

西泠印社四周的佈置，曲折玲瓏，雖咫尺之間，變化甚多，如「規印崖」、「岩泉」、「歲石岩」、「印泉」、「藏經塔」……都是端莊典雅的設置。從一條小徑穿過，石菖蒲覆履，非常別緻，穿過了石洞，直達山頂，附近散落着剔蘇亭、仰賢亭、涼堂、寶印山房、觀樂樓、題襟館等；山崖上面還有一座「四照閣」，登臨閣上，極目四矚，可以把整個西子湖一覽無遺：前可瞻湖心亭、阮公墩、小瀛洲；後可覩寶石山、葛嶺；左面就是斷橋、白堤，右面就是詩情畫意的西泠橋和岳王廟。

畫家吳昌碩紀念室是設於觀樂樓內，陳列着他生平許多傑出的作品，有繪畫、印章、書法、詩稿……等，供後人欣賞和學習研究。他是我國近代傑出的大畫家，他的作品尤以寫意花卉爲精妙，他的國畫創作的風格，完全打開了前人的門徑，建立了嶄新的畫派，一直影響至現在。他的畫，完全脫胎於篆書的功力，用筆蒼莽渾厚，境界新鮮。如他的一首「題畫梅」詩說：

「山妻在旁忽贊嘆，墨氣脫手椎碑同；
蝌蚪老苦隸枝幹，能識者誰斯與邕。」

大畫家齊白石曾作這樣的稱譽他：「缶翁的畫豪放處易取，小心處難攻。」他是個畫家，又是個金石篆刻家，我國戲劇家熊佛西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評價：

「吳氏身兼衆長，印品第一，印格清剛高古，純宗秦漢法，別具風格，其魄力宏大，氣味渾厚，丁敬身之後，一人而已。」

這次杭州遊程匆匆，最可惜的事就是沒有機會到棲霞嶺一遊著名山水畫家黃賓虹先生紀念室，算是美中不足的事。



西泠印社（作者攝）

墨西哥隊征港大戰兩回合

——足球季結束後的比賽——

鐵牛



在香港足球季已經煞科的時候，「中美波」的墨西哥伊拉砵圖足球勁旅犯港，這未免不是時候了！香港足球圈近年來祗有華將來支撐局面，可是，光華的遠征帶走了九巴不少五星上將，傑志的行程也因墨西哥隊來港而阻滯了行期，在此勉强應付的局面下，號召力薄弱，收入奇差，均創香港外隊來港有史以來最淡的一頁！

在美洲，墨西哥足球水準是在最近三年間始露頭角的。尤其是去年五月廿四日以二比一擊敗了古老的「足球王國」英國隊，震驚了世界。墨西哥足球水準在近年來的提高，使世界足球壇刮目相看，多少要感謝匈牙利足球明星柯夫的教導方法。



墨西哥隊的烏拉圭借將米路向他的隊友表示信心

墨西哥隊在一九五八年世界杯大賽中的表現頗突出，且擠入了決賽階段，在預賽中的戰績是勝加拿大三比〇及二比〇，勝美國的兩戰是六比〇及七比二，晉入複賽以後，淘汰了曾來港獲得全勝的哥斯達尼加隊，第一仗二比〇；次仗打和一比一。晉入決賽以後，編入了瑞典、匈牙利及威爾斯組（第三組），墨西哥的戰績是一比一和威爾斯，〇比四敗於匈隊，〇比三敗於瑞典隊。

一九五九年，墨西哥足球在中美洲及北美洲鋒芒畢露，在北美洲杯賽中擊敗了美國及古巴而獲冠軍。繼而，勇奪中美洲聯邦杯賽的盟主，參加這個杯賽的十五個國家不少是世界體壇知名的勁旅，計參加的國家有：尼夫、安第尼斯、哥倫比亞、哥斯達尼加、古巴、沙維多、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占美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波多黎各及威尼蘇拉。

正值墨西哥足球處於顛峰狀態之際，瑞典足球勁旅宇哥登隊前往訪問，也吃了敗仗。

而今次犯港的伊拉砵圖隊，擁有强盛的實力，隊中有七名國際選手，墨國最佳的中衛薛丹奴隨隊，還羅致了烏拉圭的「神射手」米路，墨西哥「國脚」，右翼鋒卑蒙特，第一流門將奇威度。

客隊此來的七名國際選手是：門將：花斯達、奇威度，中堅：華利保羅、羅斯根，前鋒：米路、卑蒙特、基干那。

墨西哥隊還沒有結束當地的聯賽，在取勝最後一仗的翌日便乘機飛港，經過了卅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到達香港，朝到晚打，因而吃了敗仗，香港隊勝來確是乘人之危的。

客隊教練羅禮基在吃了敗仗，一比二敗給華協隊之後，作了批評說：「我隊踢來是疲態畢露的，同時，體積大而重量輕的『香港波』使我隊前鋒的射門脚頭完全被扼殺了！遺憾的是，我在賽前提出使用墨西哥足球沒有被接納。」

伊拉砵圖隊把墨西哥的足球技術帶來了香港，在上半場，七上七落，使香港隊除了以長傳急攻，閃電搏擊反撲之外，幾乎陷於被動的捱打局面。客隊的薛丹奴助攻助守活躍全場，是廿二人中最突出的，也深受球迷讚賞的。是役兩隊陣容如下：

墨西哥隊

奇威度

基干那　菲加那

羅斯根　華利保羅　薛丹奴

加斯亞　鐵打斯　米路　黎里　卑蒙特

看了日本影片之後

陳蔓思

前幾天被朋友拉去看一部日本影片，沒等看完心裏已憤懣到了極點，很想馬上離開戲院，但是又想應該冷靜地看下去，看看岸信介集團是怎麼樣地在鼓吹軍國主義，怎麼樣地替過去的侵畧行爲辯護，如何誇耀所謂「光榮」的侵畧行爲，又如何以「慾」、「性」、「血」、「怪」、「恐怖」來毒害觀衆。

影片剛一映完，我就聽見坐在我左側的一個電車售貨員啐了一聲說：「×你媽，那是什麼世界？」說着又轉回頭去問他的朋友道：「日本不是早就『衰』了，怎麼還學上那個美國樣？你說，日本想搞什麼鬼？」當時我很想多看那個售貨員幾眼，因爲他那激怒的樣子，很吸引人，然而人群把我們擠開了。

爲什麼這種日本影片還有這麼多人願意看，爲什麼近來有這麼多的日貨在香港出現？於是日貨在新加坡受到抵制的情況、某某公司淸晨發現被人塗澆烏油的情況、大世界義演籌賑祖國難民……一幕幕抗日戰爭時期的情景，又重現腦際。

我回到了家，剛把領帶解開，從領帶的花朶上，我彷彿看到了花朶活起來了，拿着花朶的是個小姑娘，她的胸前掛着一個封了條的義賣箱，和一個花籃子，她嚴肅而親熱的向我唱道：

體壇漫步

華協隊

劉建中

郭錦洪　吳偉文

林尚義　高保强　陳輝洪

莫振華　姚卓然　張子岱　羅國泰　黃志强

客隊之敗，在於下半場歷不住華協隊，久攻不下至被黃志强及莫振華先後反撲成功。在上半場，墨隊幾乎佔盡中場優勢。可惜米路與鐵打斯先後在主隊門前咫尺間射門越野，上半場將告結束時，中鋒米路的一記遠射中門角飛出界外。張子岱的一脚命射，去勢底而勁疾，客軍門將奇威度反應極强，及時倒臥抱接，顯出非凡身手。上半場，客隊交了白卷，華協越戰越勇，形成了下半場此消彼長，華協隊佔了上風的內因。

易陣再戰以後，爭奪了十七分鐘，張子岱快速切入客軍禁區，及時傳球左邊，莫振華不射而挑，球墮網裏。墨隊一球暫負，即以柯連達、查威路、伊斯高先後換出鐵打斯、卑蒙特與羅斯根，因為他們已經疲憊得不能奔走了。華協隊在球迷吶喊助威之下，卅九分鐘，黃志强以驚人的速度奔殺埋門，建下奇功，主隊遂以二比〇佔先。此刻距離完場還有六分鐘，客軍仍奮力作戰，四十二分鐘，卒由查威路在圍攻中射入，客軍扳成一比二不久，即告完場。

伊拉砵圖隊六月二日轉飛菲律賓、馬來亞各地征戰，原定在五月廿九日打「日波」的，臨時改期卅一日打「夜波」，這次改期弄得體圈滿城風雨！

伊拉砵圖隊在港上演第二仗是「打夜波」，可以說，客隊的體力已經充分恢復了，應該踢出水準波，何況，天氣亦涼，氣候更接近了墨西哥，結果，客隊沒有演出超卓的技術，而第二仗的戰果亦僅以二比一勝回一仗而已。且一度會陷低潮，華聯隊的急攻，一針見血的刺中了客軍的弱點整個角逐過程，是華聯隊以一比〇領先，以後，客軍幾經辛苦才反敗為勝，使港人懷疑伊拉砵圖隊不是墨國的第一流勁旅。

這場改了期上演的大戰，觀衆不到一萬二千人，雙方列開陣勢如下：

墨西哥隊

奇威度

林馬理　薛丹奴

羅斯根　華利羅保　基干那

查威路　鐵打斯　米路　黎里　卑蒙特

華足聯隊

鮑景賢

郭錦洪　吳偉文

林尚義　高保强　盧松江

莫振華　姚卓然　張子岱　楊偉韜　黃志强

正如第一仗一樣，華聯隊仍然以密集防衛配合急攻長傳的打法與客軍週旋，儘管客軍的中場優勢佔八成，幾乎在上半場四十五分鐘的角逐中，客軍控制了卅分鐘以上的局面，但華聯伺機反撲，十九分鐘前三次突襲十分威脅，不旋踵，黃志强底入了客軍腹地傳中，張子岱及時接應射入，突擊成功，華聯一比〇佔先。此後，客軍急於反擊，以至頻頻越位。終上半場，仍無法扳平。

中圈再戰，客軍得順風之助，四分鐘左翼查威路埋門得手，一比一，情勢急轉直下，鐵打斯遠射又成功，瞬間反敗為勝。華聯以一比二落後，立刻改用密集防衛，在禁區週圍死守至終場。

這一仗，主隊多人受傷，客軍的阿根廷輔鋒黎里也在最後一分鐘受傷替出。

墨西哥伊拉砵圖隊在港兩戰一勝一敗，演出未如理想。今後在非、馬各地恐難獲全勝了。

以「中美洲波」的打法來說，墨西哥不能算執牛耳，從客軍的射門命中率之低，威脅性之薄弱看來，他們與瑞典、匈牙利等國家相比，所差尚遠，在國際體壇來說，墨西哥仍是二流貨色而已。

不過，客軍的搶截和中場的推進組織，大胆作射門嘗試，是值得本港同道者觀摩的。



墨西哥名將薛丹奴，是個外科醫生。

先生，買一朵花吧！先生，買一朵花吧！

這是愛國的花呀！這是自由的花呀！

買了花，救了國家！先生，買一朵花吧！

孩子真摯熱情的歌聲，又使我想到了「七七」蘆溝橋的炮火，突然火花蔓延全中國，人民奮勇抗敵的事迹又在我腦海裏浮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敵機划破了新加坡寧靜的長空，向無辜的馬來亞人民投下了殺害人命的炸彈。日本南進了，東南亞的人民遭了殃，馬來亞的人民也不例外。新加坡的人民站起來跟敵人抵抗……。

日軍登陸了，我的學校的學生都散去了；妻在大搜查中遭受了侮辱……

啊！我，我真不願意再想下去了，啊！不，我應該想下去！

東條死了，啊！不，東條復活了。我記得小時媽媽常告訴我，「殭屍能站起來的話，他總是要死死的抓住活人的，如果活人不加防備，會受害。」我現在想，媽媽的話只說一半，還有一半，因為媽媽把能站起來的殭屍估計得太高了，她忘了殭屍站了起來，只要用力一捅，他就會倒下去的，他和紙老虎差不多。

當然，復活了的東條要比站起來的殭屍兇惡得多，但不用怕，一支棍捅不了，十支百支千萬支棍子總會把它捅倒的。日本人民以至亞洲各地人民反對美日軍事同盟的鬥爭，將證實這一點。

一九六〇年五月於香港

汕尾漁港

吳子原



汕尾，是一個美麗的漁港。位於南海之濱，遙望浩瀚太平洋。

今年春天，我第一次踏上汕尾港，汕尾港給我留下難以忘却的戀念。

從海豐紅城乘車出發，一個小時左右便到達汕尾漁港。這時呈現在你面前的是一條筆直而又寬暢的大路。這個漁港一共有三條這樣的馬路，它們完全可以同汕頭市的外馬路相比美，而且，還要比外馬路更直些。一眼望去，盡頭處，漁帆點點，別具風格。

如果你到汕尾港上遊覽一週，你會看到汕尾人民爲建設新汕尾所付出的勤懇勞動和無比熱情。

廣場上，處處撒滿漁網，人們正在緊張地修網，準備出海鬧春汛；漁家女，頭上留着一束頭髮，腰間圍上一條裙帶，同男人們一起勞動着，她們也成爲生產上的生力軍。解放前，生活給她們帶來的只是辛酸和痛苦，漁家女上得岸來，總要受到歧視，甚至連新衣服都不能穿。年輕的姑娘，要想穿上件花衣裳，那可是難上難呵！更不用說到，可以同男人們一起勞動。——這份平等勞動的權利，她們是沒份的！

隨着生產的發展，汕尾港建起了海洋氣象台，漁船添上了收音機；人們不僅捕魚，還養魚，採取了捕養並舉的方針，辦起了養殖場，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漁民們組織起來，依靠公社的集體力量，向海洋發起了大進軍。你看看那寫滿街道的英雄豪

鳳城半日遊

羅漫

潮安縣自昔有鳳城之稱，目前有人口七十九萬，耕地五十多萬畝，每人平均只得八分田，過去是缺糧縣，解放前即一九四九年畝產大約是五百五十多斤，去年（一九五九年）畝產已達一千三百斤，十年差不多增產百分之一百五十。把缺糧一翻變成餘糧縣，早在一九五四年就已成爲全國第一個千斤縣，一九五五年首創水稻千斤縣，農產總產值達一億一千多萬元人民幣，因此解放十年來人口雖然增加了十一萬左右，但糧食却是供應充裕有餘。目前農村每個社員一年大約可以分得口糧五百五十多斤，收入每月平均一百元。



潮州市工人文化宮（舊東門城樓）

解放前該縣每年工業產值只有一千多萬元，可是現在已達一億三千多萬元了。解放前這裏的工業不外是一些簡單的、小型的輕工業和零件修配，而現在該縣的工業已有機器生產，動力，冶金，化學，陶瓷，食品等大規模的輕重工業了。

十多年前我到過潮安，那時的孔廟是個駐軍的地方，所謂「戡×司令部」，教人詩書禮樂的孔聖人天天對着那些反人民的軍隊在他面前胡帝胡天，嚴肅的黌宮，成爲藏垢納汚之所，現在這裏已改爲人民文化宮，爲勞動人民文化生活的好去處了。

潮州的開元寺鎭國禪寺是廣東省僅次於廣州光孝寺的第二古寺，該寺建於唐玄宗開元廿六年（公元七三八年），距現在已有一千二百二十多年的歷史，眞是閱盡興衰。

進了赭紅色的大門，兩邊各塑有金剛一位，次進爲毛氏兄弟的四大天王，每個泥塑的偶像約有三四丈高，丈把濶，舊時人嘲笑婦女脚板不够小就喜用「開元金剛做鞋楾」之句來比喻。三進爲大雄寶殿，供奉的是如來，文殊，普賢三寶。四進爲藏經樓，西廊爲方丈廳、祖堂、觀音閣等，東廊爲諸天閣、鐘樓、地藏閣、香積堂等。進大門便見正中懸掛有「勅建開元鎭國禪寺」九個紅底金字，第一道庭院有舍利塔數座，第二進門横扁寫着：「渡一切苦厄」，下面是一對草書的對聯，一邊是「百萬人衆福地」，另一邊是「三千下界叢林」，筆力勁秀活潑。開元寺因已有千幾百年歷史，經歷風風雨雨，日蒸月照，許多石刻花紋多已剝蝕模糊，一點亦沒有石刻的銳角了。上大雄寶殿的梯級兩邊的石板，已滑得像磨過的雲石。大雄寶殿前有許多石幢，上刻有梵咒，字體還隱約可見，可惜的是我們不懂梵文，未知它究竟寫些什麽。這裏有一塊用流星殞石做成的香爐，據說是宋時遺物。此外歷代留下來的文物有宋政和四年鑄造的銅鐘，元代的銅磬版、香爐座，明代的香案等都是很有硏究價值的中國古代文物。藏經樓有雍正御賜的經卷，但都很古舊了。不過保護得很好。

西廊的觀音閣建於明代，它的「斗拱」彫刻精細，顏色鮮艷多彩，是明代建築設計的代表作，全國能够完好保留下來的不多，因此解放以來政府爲了保護文物，已先後三次撥欵修理，光是一九五七年一次修理觀音閣就用去人民幣二萬多元，可見現在的政府是多麽的重視保護文物的。

過去我到過開元寺，那時天王殿是滅火局，西廊，東

語吧：「千船齊發征南海，萬軍奮戰太平洋！」人們有了大型的包帆船，有了機動漁船，英雄的漁民揚帆遠征發展洋海作業。一九五九年一年魚的總產量比十年前剛解放時的年產量翻了四番，這是巨人的步伐啊！

在汕尾港上，你可以看到臨海濱的一座清靜雅緻的汕尾醫院；在另一端，又有一座汕尾中學。大馬路上，還設立了漁民茶樓，汕尾戲院，汕尾新華書店，汕尾商店等規模較大的文化和服務場所。

獲得翻身的漁民，是十分幸福的。將近八百戶的水上漁民告別了漁家艇，告別了水上生活，搬上陸地，遷居新建漁民新村，開始了新的生活。

漁民新村建設在從前是一座荒蕪的沙灘上，現在已蓋上平房二百多間，漁民自己修屋有九十七間。五十三歲的郭招姆，同自己的兒女，兒媳婦搬進了新屋，她一家生活得舒適安樂，紅漆的眠床，紅漆的四方桌，紅漆的椅子，紅漆的鏡圈嵌着一張歡樂的「合家福」。一位四十多歲的鍾年夠嬸嬸，解放前一家四口，生活迫得他們走頭無路，只好忍心賣掉了一個女兒，可現在呢？兒子娶上媳婦，生了胖娃娃，一家十口，快樂融融，媳婦還當上食堂炊事員。鍾年夠嬸嬸感激地說：「料不到我們會有這樣的日子！」

在這漁民新村上，還建立了漁民茶室，裝上了電燈和廣播器。傍晚，新村廣塲上聚集着歡樂的孩子，老嬸姆。人們聽着輕快的音樂，人們叙說着幸福的生活，這一切，是那麽的安逸和平靜啊。



韓山山畔的觀韓亭

廊用去做學校，有時被徵用去駐紮軍隊，這麼一個名刹，變成雜貨堆，現在偌大的開元寺就是開元寺，再不見救火車，軍隊更是沒有，開元寺回復了它作爲宗教叢林的肅穆，清靜的氣氛，木魚清磬，課業勞動這就是今天開元寺佛教徒的生活。

湘子橋，是一座雄偉的橋，了不起的橋，在幾百年前，在科學還未有現在發達的情況下，能在這樣急流的大江中建起這麼一座巨大的長橋，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所有橋墩以致橋面都是用巨石砌成，一條條十幾公尺長，一公尺厚的大石，起碼亦有二三公噸重，沒有起重機，搬運是多麼困難啊，但聰明英勇的勞動人民却有辦法把它架上。

舊湘橋中間，是沒有接通的，爲了便於航運，設置了可以自由開放的活動梭船。舊橋限於時代，它只能行人，却不能行車，改建後的湘橋却可平行二三部汽車。湘橋的改建利用原有的舊橋墩再加高到與兩岸的堤面一樣高，用鋼筋水泥凝鑄成平坦的路面，兩邊闌起欄杆，橋中設有橋心花圃數處。這樣從廣濟門這邊的汽車便可直開到韓山。新橋建成舊橋則還保存下來，這主要是作爲古跡文物供人遊賞，在新橋面側邊有梯級可下到舊橋，我們下到舊橋面看見墩與墩之間橫架的石條大得令人不敢信，這麼大的石能夠安上墩上，究用何法眞是令人百思莫解。

過了湘橋便是觀韓亭，再過便是韓山，從觀韓亭遠眺，只見江水滔滔，斜陽脉脉，舟楫縱橫，日光帆影，橋上行人車馬如鯽，一片繁榮昇平氣象。橋西的廣濟門樓，綠瓦紅檐，莊嚴華麗，高聳雄偉，氣象萬千，可惜我們到來參觀時還不是春漲時候，要不，烟波萬頃，浩蕩奔流，那該又另有一番境界。

離開湘橋我們在潮州市最後參觀的地方是西湖，「潮州西湖」原是古時開元寺僧人的放生池，宋時才由當時知事林嶸，濬池築堤，插柳植竹，種花蒔卉闢爲西湖，再經歷代增闢亭台，勝跡漸漸多起來，最有名的景緻是潮州八景的「西湖漁伐」，現在漁伐是沒有了，但湖邊垂釣，湖心亭品茗，只見亭影樹聲，垂柳輕颺，倒亦不愧爲佳景。西湖有景韓亭，亭內嵌有韓愈手書的「白鸚鵡賦」一行草體刻石四塊，韓愈眞蹟現在相去千年，墨蹟素來鮮見，現在我們能目覩一代大家手書，實在難得。據說這四塊石刻，本來流傳在廣州，清雍正時爲潮州知府龍爲霖重價購歸，嵌在韓山的韓祠東壁，後來才移來西湖，建景韓亭以供遊客欣賞，除了這些，西湖留有歷代騷人雅士吟誦題字的刻石甚多。

十年前我亦到過西湖，那時的西湖，遍地黃葉落英，荒徑蔓草，湖堤倒塌破碎，無比憔悴，可是今天的西湖一片花紅柳綠，燕語鶯聲，情形可完全不同了。



改建後的潮州湘子橋新貌

蘇州白手辦廠記

周瘦鵑



蘇州在解放以前，原是以吃喝著名的消費城市，沒有什麼像模像樣的工業，挨在上海、無錫兩個工業城市之間，常常覺得自慚形穢，抬不起頭來。可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高潮中，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居然一躍而爲嶄新的工業城市了。最使我感動的就是有三個白手起家的工廠，都是從無到有，由於苦幹加巧幹幹起來的。

炭黑廠一年產量增長二十倍

第一個是蘇州炭黑廠，由蘇州印刷廠裏一位財務課長章振權和一個木工顧根林，通力合作，大胆地幹了起來。先向一家皂燭碱廠要了一批油脂下脚，就把他們職工宿舍的一間破房子作爲車間，把牆上的通風小洞全用石灰和黃泥堵塞，在頂上做了個小烟囱；又在前面壁上開了一個進火洞，洞口放進一塊小鐵板，再把四周打掃乾淨，於是用油脚和油毡放進進火洞燒了起來。兩人在洞口輪流工作，足足度過了兩個通宵，放棄了睡眠，好容易獲得了一斤半的炭黑，而所出的代價，一共是二十四元，蘇州的炭黑廠也就這樣誕生了。爲了要擴大生產，就看上了平門外一片荒地上的墳墩，作爲未來車間的基地，由章、顧等五個人開始把十根毛竹搭起了一個草棚，過了兩天，又由母廠派來一支十五人組成的隊伍，幫助他們平整荒地，建造那生產炭黑的爐子。這二十個人吃在露天，工作在露天，不管生活怎樣艱苦，還是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當時他們喊出了這樣豪邁的口號：「白手起家窮辦廠，苦幹三年出大洋」；「幹羣一條心，荒地出黃金」。他們堅强地奮鬥了半個月，荒地上終於造起了大爐子，冒出一卷卷的黑烟來了。一年多的時間，這個廠在生產上不斷的躍進，產量一月比一月高，一月更比一月紅；工人們曾在唱：「廠窮志不窮，困難當中出英雄；炭黑雖然黑，我們思想永遠紅。」到了今年，在工人們同心協力之下，只化了兩個月時間，一只年產炭黑五百噸的高耐磨爐已豎立起來了。他們的雄心壯志，是要使一九六〇年的生產水平，比一九五九年再提高二十倍。

向「四化」邁進的農業藥械廠

第二個是蘇州農業藥械廠，它本來也是個「一窮二白」的工廠，是由六個里弄裏的小廠合併而成的。當初只有幾台老爺機床，百分之七十的工人都是手工操作，十分辛苦。一九五九年七月，開始生產噴霧器了，滿廠叮叮噹噹的，響遍了鎯頭敲打的聲音，大家苦幹一月，也不過生產了二百隻高壓噴霧器，一百隻壓縮噴霧器，怎樣能供應農村中大量的需要呢？於是「幹活不用鎯頭敲，四月實現機械化」的口號，在廠中每個角落裏響起來了，那位幹了幾十年白鐵工的老工人劉阿四，就揮着鎯頭動腦筋，一面嘀咕着道：「鎯頭啊，剪刀啊，跟你們搭了幾十年的檔，現在在這新時代裏可不行啦，得自己動手造機器了。」他得到了領導上堅決的支持，施展出工人階級的智慧，終於在短短幾天裏製成了一台電動捲圓機，代替了四十多個白鐵工人的强度勞動，只見一張張薄鋼板送進了機器，就有一個個壓縮噴霧器的圓筒不斷地滾將出來。工人們興高采烈，同聲唱了起來，「白鐵工人鬧革新，造出機器代手工，從此不聞鎯頭聲，幹起活來真輕鬆」。這麼一來，技術革新就在這個廠裏遍地開花了，仗着群衆的智慧，結成了豐美的果實。青年鉗工顧勤，利用廢料，裝成了一台電動壓管機，使生產效率提高了二十多倍；又有鉗工陳元，突擊趕裝了塞杆螺絲車床，使鍛工們擺脫了笨重的體力勞動。到一九五九年年終，這個廠從小到大，從土到洋，共創造了一百多台專業機床，機械化半機械化的程度，從八月起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三種噴霧器的產量，分別提高了一百〇四倍，十一倍和四倍多。工人們在這六十年代的第一年，更是人人心向自動化，人人幹勁薄雲天，三月初，又創造成了十五台自動化車床。然而他們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績，正在向全部機械化、自動化、電氣化、携手邁進，期在必成。

由三個人辦起來的二千職工的煉焦廠

第三個是東風焦化廠，也是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大躍進高潮中誕生的。那時蘇州也像全國各地一樣，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煉鐵煉鋼的運動，土高爐、小高爐幾乎到處都是。爲了要大煉鋼鐵，煉焦也就成了一個基本的重要課題。這時就有蘇州樂器廠中三個製鼓製胡琴的工人，到無錫新華煉焦廠去學習煉焦。這三個工人日夜用心地學，恨不得一下子全都學會，好回來從事生產。指導方面本來要他們好好地多學幾天，誰知不到一星期，他們就急急忽忽地回到了蘇州。樂器廠又分配了五個樂器工人和一個泥水工人，一同搞建窰煉焦的工作。他們在桃花塢後面城角裏一塊荒地上，開潭挖坑，挑泥運磚，苦幹了四天四夜，終於在這荒地上造起了第一座煉焦窰，也就在當晚燒起了第一把熊熊烈火，作第一次煉焦的嘗試。那邊沒有電燈，就靠月光，沒有月光，就靠一把柴火，沒有屋子，就蓋了一個蘆蓆棚住下來，刮風下雨，滿不在乎。九個人在這裏度過了十多個晝夜，堅守在這新建的煉焦窰旁，經過了幾次試驗，終於煉出了一塊塊的好焦，使他們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蘇州第一座十多噸的煉焦窰，就在這樣艱苦奮鬥的情况下誕生了。他們在歡欣鼓舞之下，不久就擴建和新建了幾十座一百噸以上的大窰，並且又建成了一座容量達四百噸的大窰。爲了改進窰型，廠長和工人們尋師訪友，紛紛的出去取經，（即外出學習先進生產經驗）那幾位製胡琴製鼓的手工業工人，居然都變成了煉焦的土專家。爲了響應技術革命技術革新的號召，人人大動腦筋，自造粉碎機、猛攻洗煤關，就在一年多的時間裏，這由三個手工業工人搞起來的焦化廠，竟一躍而爲擁有近二千個職工的大廠。到了一九六〇年，東風焦化廠已大大改觀，面目全非。洗煤已由人工淘洗改爲機械化；粉碎也由人工用鎯頭敲擊改爲機械化；因此勞動力大爲節約，而效率却大爲提高。至於運輸方面，更前進了一大步，所有煉焦煤的運入，以至洗煤、粉碎、裝窰全用皮帶自動輸送。現在職工已減少了三分之二左右，生產率提高了十多倍。焦炭生產的能力已比去年同期提高到近七倍，質量也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東風焦化廠正和蘇州炭黑廠、蘇州農業藥械廠一樣，成爲蘇州所有白手起家的工廠中的一面旗幟，給蘇州新的工業史上添上了光輝的一頁。





茂名石油城

茂名石油城建設已進入大規模施工階段，八部頁岩油廠干餾爐群，正加緊施工。其中兩部將於八月投入生産。茂名火力發電廠的第一台機組將於七月發電，供應油廠用電。茂名的自來水廠、機修廠、水泥廠、耐火材料廠、採礦場、機磚廠等廠礦。均已先後施工或投入生産。

石油城的市政建設發展迅速，現河西區已基本完成。正向河東區發展。已建成的廠房、商店、影院、學校、工人宿舍等共達四十七萬七千多平方。其他服務性行業的建設也有很大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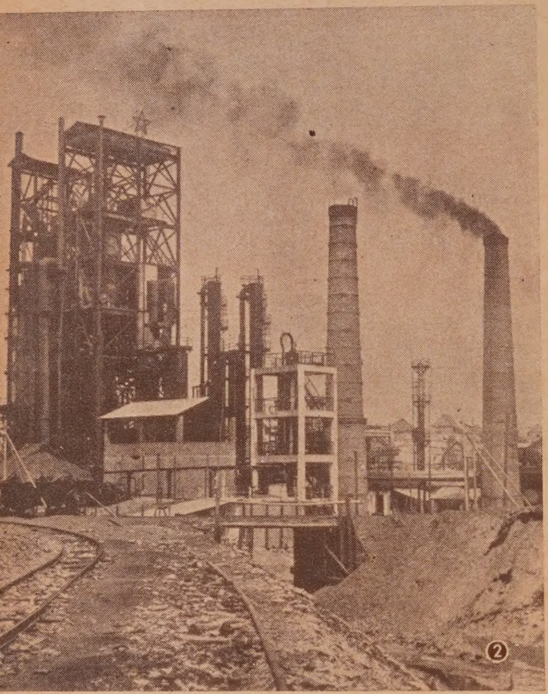
今天的油城，柏油馬路兩側，椰樹成行，新樓林立，建築機械響着美好的樂曲，這個新興的城市，正以快捷的步伐向前邁進。

①這是茂名美麗的市區。左爲百貨商店，右爲茂名飯店。

②茂名頁岩油廠試驗爐。除生産原油外，還可製造硫化氫、硫銨等農藥品。

③茂名市金陽路一瞥。

④茂名市的工人住宅區。









②



③

益春（蕭南英飾）。

④潮劇「陳三五娘」，劇中益春爲陳三向五娘傳遞情書一幕。五娘（姚璇秋飾）、益春（蕭南英）。

⑤潮劇「陳三五娘」劇中的陳三與五娘。陳三在黃家爲僕，以期向五娘傾訴心曲。陳三（黃清城飾）、五娘（姚璇秋飾）。

㠯々閙的

劇

的簡稱，舊稱
方劇種之一。
區各縣以至福
一帶；是東南
愛的戲劇之一

恨豐富，一九
成立，大加整
演出的劇目如
辭本」、「鬧
…等都是優秀
九演出，獲得
港九同胞熱烈



⑤





①「陳三五娘」劇中五娘之父黃九郎斥責五娘違命不從婚的一幕。右起：黃九郎（孫求春飾）、益春（蕭南英飾）、五娘（姚璇秋飾）、安人（陳少卿飾）。

②「掃窗會」劇中的王眞金（姚璇秋飾）。

③潮劇「陳三五娘」中的一幕。陳三、五娘互相敬佩人品才學，遂生愛慕之心，但在燈市中初次相見，未能吐露心意。左起陳三（黃清城飾）、五娘（姚璇秋飾）、



南國鮮花

潮

潮劇是潮
潮音戲，是廣東
流行於廣東汕頭
建龍岩、龍溪
亞各地華僑非常
。

潮劇傳統
五六年廣東潮
理，最近蒞港
「陳三五娘」、
釵」、「蘇六
的劇目。他們
空前的成功和
的歡迎和好評。

國畫選頁

國畫家吳廷捷以寫生花鳥蟲魚爲著、本月中旬在本港聖約翰教堂舉行個展。本頁所介，是其中一部分的作品。

①神仙魚　吳廷捷作
②田園風味　吳廷捷作
③蘆　雁　吳廷捷作


①



②



③

張飛的可愛處

蘇德

記得小時候，有一次跟大人去看戲，據說那天唱戲的是名角兒，唱的又是好戲，所以很多人去看。究竟唱的是什麼，好在何處，我是莫明其妙的。看了一半，鬧着要回家，原因是台上那個黑臉大個兒，說話像打雷，眼睛對着台下一翻一翻的，十分可怕。後來聽大人說，那個白面的叫劉備，紅臉的叫關羽，黑臉的叫張飛。張飛初次給我留下了『凶』的印象。

又有一次，聽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大意說劉備、關羽、張飛三人結拜兄弟，以爬樹高低來決定誰兄誰弟。張飛三爬兩爬，爬上樹梢；關羽爬了一半，停在樹腰處不動了；劉備則抱住樹根，根本不往上爬。張飛以爲自己當大哥無疑的了，高興地連叫三聲：『我是大哥！』；關羽一言不發；劉備不慌不忙地說：『樹從根生，沒有根，那裏有樹？』張飛啞口無言。結果劉備爲大哥，張飛爲三弟，爬在樹腰的關羽，當老二則是肯定的了。講故事的人最後還作出結論：劉備『智』，關羽『穩』，張飛『粗』。張飛又給我留下了『粗』的印象。

這故事和小說『三國演義』中的『桃園三結義』是不相同的，但可說明人們對劉、關、張三人性格不同的看法。

人們把作風鹵莽行爲莽撞的人，往往喩之爲張飛。有一年的冬天，我在同學家談天，同學的弟弟猛的把門推開，一躍而入，大叫一聲：『好冷！』同學的母親馬上不高興地說：『多莽撞，簡直像個張飛！』於是，我對張飛再多了一層『莽』的印象。

『凶』、『粗』、『莽』是我童年時代對張飛的印象。

假如今天有人問我，張飛『凶、粗、莽』嗎？那末，我會這樣回答：仍有『凶、粗、莽』之感，不過，覺得他『凶、粗、莽』得可愛。事實上張飛具有這些性格特點，你能說他是一個文質彬彬，足智多謀的人物麼？不過，由于人們在言談中、文字裏以及舞台上，對張飛的形象不免有些過分誇張，使得不少人對張飛的看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誤解。但總的說來，人們是喜愛張飛的，這大概是因爲他『凶、粗、莽』得可愛吧！

人們對張飛的印象，大多以『三國演義』中的描寫爲依據，這兒也不妨舉書中幾例來談談。

所謂『凶』，對張飛來說，實際上是勇猛的表現。

張飛作戰有一個特點，一言不發，挺矛直上，殺得興起時往往大喝一聲。長坂橋他大喝了幾聲，嚇得曹軍心驚胆寒，有個叫夏侯傑的將軍，竟驚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馬下』，曹操這個有經驗的軍事家，也『冠簪盡落，披髮奔跑』了。小說如此描寫，雖然誇張一些，但張飛于兵敗之際，在强敵面前毫無懼色，不能不算是勇猛的表現。

還如夜戰馬超等場面，都表現了他的勇猛。

張飛并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他也懂得不能力勝就用智取。

劉備據徐州時，曹操命王忠劉岱來攻，關羽活捉了王忠，張飛計擒了劉岱。後來曹操親率軍東征徐州，劉備大驚，張飛獻計道：『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刼寨，可破曹操。』于是劉備接受了這個意見，并表揚他說：『素以汝爲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今獻此策，亦中兵法。』雖然此策失敗了，那是因爲曹操在軍事上比他們高明。

張飛大鬧長坂橋時，『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冲起塵土，以爲疑兵。』這一着很高明，使曹軍不敢過橋，但在退走時，却將橋樑折斷就不高明了。正如劉備所說：『……今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這裏表現了張飛的『粗』，也表現了張飛的『細』，說他光『粗』不『細』，或者光『細』不『粗』，都是不恰當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粗中有細。

至于張飛的『莽』，也是一種豪直的表現。

張飛對人對事，從不轉彎抹角，要說就說，要幹就幹。當雲長斬華雄後，張飛從玄德背後轉出，高聲大叫：『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捉董卓，更待何時！』抓緊時機，活捉董卓，是一件好事，可是袁術因他高聲大叫，又係一縣令手下小卒，把他大罵一頓，并要連玄德、雲長一齊趕出去。張飛沒有攷慮場合和自己的身份竟如此舉動，看來似乎『莽』一些，然而他的豪直之風，正在這裏表現出來。又如三顧孔明，第一次沒遇到，張飛沒有多大意見，那知不久劉備又要去，張飛忍不住了：『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第二次又未遇到孔明，可是劉備還要再去，張飛惱火了：『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顯然，張飛不懂請得孔明如魚得水的重大意義，在他認爲，這位先生眞難請，一請再請連人影兒也不見，而且傲慢無禮！第三次遇到了孔明，但當他發現孔明高臥不起，劉備侍立階下時，更加惱火了，對雲長說：『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這當然有些『莽』，但也足以說明他是一個直性人。

由此可見，所謂張飛的『凶、粗、莽』，不僅是『凶、粗、莽』而已，而且有它更深刻的含義，即張飛的可愛的性格——粗豪、正直、勇猛。人們喜愛他，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張飛可愛，主要是他的行動符合人們的願望，這在文學上叫做人民性。如他鞭打督郵，人心大快，因督郵是個害民賊；又如古城會，他不許關羽進城，因他認爲關羽降了曹操；等等。

人們談論張飛，往往聯系到劉備、關羽。劉備仁厚，但他動不動流淚，給人以虛僞感；關羽能文能武，但他驕傲得令人生厭。比較起來，張飛自然可愛得多了。

港口的新生（下）

——粵西行之四

李怡

現在所完成的才是第一期工程，這一期工程包括很多項目。首先是挖深港口和建碼頭，港口越深就能夠進載重量越大的輪船。現在已建成了兩個可靠萬噸輪船的碼頭，還有兩個可靠五千噸輪船的碼頭。這是最主要的項目。其次是倉庫、運輸車、起重機等設備，對一個港口來說，也是不可少的，現在港口有七條鐵路線，火車可以直達碼頭。此外，還要有港口修理廠、工人飯堂等附屬設備。總的來說，這裏是設備比較完整的港口。

勞主席認爲，湛江工農業的發展，和港口的建成是分不開的，正是由於這裏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了吞吐的口岸，在運輸上和物資供應上才會有更多的便利，使這裏的工農業得到發展，使這裏的工人生活產生巨大變化。勞主席以一個老工人的身份，談着港口的過去和現在，也談着他的感受。

離開了海員俱樂部，我們就到港口去參觀。

湛江港的碼頭是沿着海岸直線形伸展的。這時候，碼頭上泊着有兩艘輪船，都是不大的，約幾千噸。其中一艘所懸的旗幟好像是荷蘭的，另一艘則沒有見到旗號。碼頭上最醒目的是七架大型起重機，這種起重機的最底一層形狀像龍門，所以叫着龍門吊。龍門吊十分高大，看起來總有七八層樓高。在海和天的掩映之下，有兩三台龍門吊這時正高舉着鐵臂，裝卸着船上的貨物。它一口可以咬住十噸重的貨物，輕輕地放到船上，或從船上輕輕放下地。據勞主席說，這裏的龍門吊原有十台，現調了三台去廣州，所以剩下七台。

勞主席還說，從港口進到碼頭，有二十海里，需時兩個鐘頭。港內有幾百公尺濶，全部經過挖深，否則連幾千噸的船也不能停靠。港口的外邊，還有一個油管碼頭，可以停二萬多噸的輪船，只是我們沒有看到了。

看過了碼頭，就去看貨倉。貨倉很多，分佈在七條鐵路軌的兩旁。我們走進裏邊看，只見從地上到屋頂，足有香港房子的四層樓高，倉內的照明設備很好，貨物堆得很整齊，但還遠沒有堆滿。可見這貨倉在建造時，就已預計將來港口停泊更大的船隻，裝卸更多的貨物，也足夠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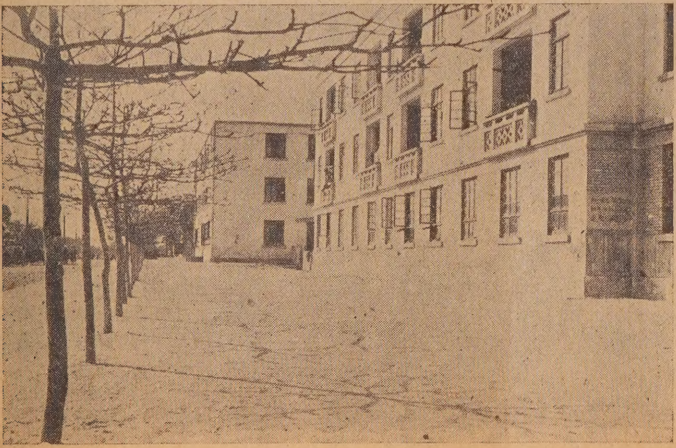
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來形容我們在新港的所見所聞。在過去，我並不知道一個港口的建立，需要有這麼多的工程，現在看到了，也知道了，才更驚訝於在這麼短的時間人們就做了這麼多的事。湛江港是重要的，它雖然還不是我國的工業中心，還不是能夠大量提供物產與資源的地方，然而它是南方的咽喉，它每天吞進大量的物資——我們所需要、所缺乏的物資，又吐出大量的物資——我們暫時所多餘的、所可以提供給別的友邦的物資，使我們的工農業產品得到更大的流轉。誰能說一個人的咽喉不是和他的心臟一樣重要呢？

參觀了港口以後，我們就去參觀聯合化工廠。在途中，我們見到一列列整齊美觀的工人宿舍，勞主席告訴我們，他就住在這裏，於是我們幾乎一致地要求到宿舍內參觀一下。

這些工人宿舍，大都是新建的，窗子和牆壁，還可以看到剛粉刷完的痕迹。宿舍都是三層的建築物，有幾列房子門前有花圃，有幾列沒有。我們走進勞主席的家，是自己一層的一房一廳的屋子，另有廚房、厠所和騎樓，房和廳看來都超過十尺見方。這樣的住宅，在香港莫說工人不敢奢望，從算是小康之家也很難有能力負担。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工人生活的大大改善了。

到了聯合化工廠，我們才知道這裏不是一個廠，而是幾個廠，正確地說，這裏是一個化工基地。化學工業，是國家工業化所優先發展的四種工業之一（其餘三種是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動力工業），沒有化工業是啥也做不成的。甚至連農業的豐產也要化工業的幫助，因爲一噸化肥可以增產四至八噸的稻穀。所以化工業十分重要。

但是化工業的發展是有條件的，就是必須有原料，堵海工程的完成可以提供化工業用之不竭的原料（見「滄海變鹽場」一文），所以湛江實在是十分有利的發展化工業的地方。中國的化工基地多在沿海地方，第一基地在大連，第二基地在天津，湛江是



整齊美觀的湛江工人宿舍　　作者攝

第三基地了。

說它是基地，不是廠，首先不在面積，而在它的多種經營。湛江聯合化工廠現在有四個車間，將來會有十多個車間，可以製造三酸（硫酸、硝酸、鹽酸）和二碱（純碱和硝碱）。其中硝碱的規模最大，有大小廠房、用途也最廣，鋼鐵工業、紡織工業、食品工業，幾乎所有的工業都要用到它。要發展這麽多的廠，需要很多機器，這裏有一個年產一萬噸機器的機械廠。當然也要電力，這裏自己搞的發電廠今年估計可以發電六千瓩，第二期工程將發電一萬二千瓩。除了電之外，當然還要水，這裏有自己的自來水廠。此外還要解決運輸問題，這裏現在已有三條鐵路，將來要發展到五條鐵路。

你看，如果說這裏是聯合化工基地，是化工城市，還會有什麽疑問嗎？

也許你要問：城市？它有城市那麽大嗎？

聯合化工廠的面積是一百五十公頃，繞着它走一圈，要一天的時間，所以我們根本不能全部參觀，只能站在辦公大樓的天台望，一直看到天邊豎起的烟囱，原來也是屬於這個廠的。該廠的行政人員工作時是不能走路的，都騎自行車，否則所有的時間都將化在走路上了。

除了大之外，還高。這裏最高的廠房是五十二公尺，比較高四十公尺的愛羣大厦，還要高上十二公尺。

在這化工基地，我們看了好幾部中國自己製造的機器，什麽風掃磨，什麽搗碎機，這裏都不想多介紹了，因爲這麽大的廠，一兩部機器只能算海裏的一粒砂。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廠的所有機器，都是中國自己製造的。我們已有能力裝置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化工基地所需要的全部機器了。

聯合化工廠的投資是一億五千萬元。當鹽場建成後，化工廠也就建成了。那邊把海水蒸發，得到大量的鹽，這邊把鹽製成各種化工產品，然後運銷國內外。

那時候，湛江就不僅是一個吞吐的良港，而且是全國有名的工業中心了。

一天的行程到這時候結束了。晚上，湛江市人委請我們吃飯，席間有一位姓梁的部長問及我們看到什麽最感興趣？我告訴他，我最愛看的是從湖光岩回來時所見到的園林，可惜第二天我們就要走了，否則我眞想去國營農場參觀。梁部長對我說，我所看到的還不算是最好的呢，在綠化方面全國有名的是湛江港內的南山島，那裏的情形比今天所看到的不知好多少倍。可是過去那裏只是一片黃沙，後來有一個積極份子試種木麻黃，當時有些迷信的農民反對，認爲木麻黃種上以後，夜裏有鬼叫。但大多數人支持這積極份子，試種成功了，知道所謂鬼叫，原不過是風吹樹林的聲音。現在南山島的面貌已大變，一列一列的樹林，長六十餘里，成爲全國有名的大園林，十分美麗。離家不久的湛江人，再回來，也連路都認不得了。

其實，何止一個南山島面貌大變了呢？整個湛江都面貌大變了。梁部長告訴我們一個數字，讓我記在這裏，作爲這一篇文字的結束吧。

湛江過去佔地三萬多方公里，現在佔地十二萬方公里；過去三萬人口，現在固定的有十四萬以上人口，另還有流動人口六萬餘人；過去有二千多株樹，現有二十多萬株樹。但有兩樣東西，過去很多，現在却沒有了的，一是烟館，過去有七百多間，一是妓女，過去有一千餘名，現在是一間烟館、一個妓女都找不到了。這就是說明湛江的變化的其中幾個數字。

從梁部長的口中我們知道了，我們看到的雖然很多，但還沒有看到湛江新貌的萬一；我們聽到的雖然很多，但還沒有聽到湛江新事的萬一。然而從這一天見聞的點滴中，我就不能不在別後兩個月還是對湛江充滿了懷想，充滿了嚮往和熱愛。



故鄉行脚

圭崗散記

莫　河

由陽江到圭崗，全程約一百公里，汽車可直達合水的陂面，再坐半點鐘電船，到達山根，轉乘六公里的汽車，就到圭崗了。

由山根到圭崗，沿途梯田，一片葱綠，高山處處成林。這裏的早稻生長十分良好，早插的已是抽穗揚花，遲插的也葱綠茁壯。勤勞的圭崗農民，正在田間除草施肥。這裏一帶高山，盛產木材和山竹，伐木隊正在把大批木材自山崗運到近水的地方，外地採購人員，成羣成隊把竹排放到下游去。整個圭崗，呈現着一片繁忙的生產圖景。

在圭崗周圍的高山上，許多藥材種植場，種下的藥材多達幾百種，有圭崗特產砂仁、苡米、淮山、莨麻和香茅等。生產砂仁是圭崗一筆頗大的收入，去年全社砂仁產量達二萬多斤，南蛇坑的豐產砂仁，畝產達五百七十多斤。現在舊根的砂仁均已開花，新植的也長得茁壯。圭崗山高土肥，適宜種植藥材，農民們正在積極開發荒山，現在近十萬畝的高山已穿上了綠衣。

住在圭崗半山的招待所裏，晚上可以看見遠遠近近到處燈火，電燈像夜明珠一樣照亮了遙遠的山莊；廣播器在播送着響亮的歌曲。圭崗的水電站是去年開展羣衆性水電站運動建起來的。起初，有一個青年農民張德進，在高垌和另外十個農民在村邊山崗建了一個小型水電站，這個簡易水電站不用鋼筋水泥，只花八個鐘頭就建好了。社中根據這個經驗，開了一個現場會議，加以推廣；繼後，一個有兩萬人參加的建站運動展開了，夜明珠在圭崗的山莊到處發出光彩。現在圭崗已有九個大隊用上了電力，很多食堂、住戶、敬老院都用上了電燈，連稻田裏夜裏捉蟲也用電燈了。

圭崗開鑿公路通汽車是去年春節的事，現在公路已通至五十里外的永寧。汽車每日上、下午自圭崗開出兩次，旅客稱便。圭崗出產的山貨、藥材、農副產品得以方便輸出，工業和日用百貨也經汽車運至山區，供應數萬圭崗社衆需要。這條深山的公路，秋後還將經永寧繼續開鑿至廟龍，再通新合與信宜相接，使千百年來的窮鄉僻壤，成爲運輸便利的通道。

圭崗已經有了不少新的建築，新建的大會堂，新式美觀，可容一千五百多人，會堂中座兩側用十根大木柱支撐，漆上硃紅顏色。據說建築會堂的材料除鐵釘、玻璃、水泥外，磚瓦、木材都是就地取材，會堂的右鄰是一座新建的招待所，這些新建築物，把圭崗裝扮得更加美麗。

在離圭崗中心約一里的圭崗溫泉，新建了十多間浴室，溫泉池旁邊建了兩座休息亭，還有拱橋和迴欄，成爲一座很有條理的小花園。每天下午和晚上，不少圭崗農民到溫泉進浴，他們只要花上五分錢，就可以在浴室裏痛快地洗一個澡，在這座溫泉花園裏乘凉休息。

痛定思痛話老襯

鍾仁會

日貨大量銷港

最近以來，這裏出現了不少銷售日本貨的商店，從布疋、食品、電器、日用百貨到兒童玩具什麼都有。也有一些商店，并不是專售日本貨爲主，但在他們的貨品中，却也不乏東洋貨。

據內行人說，這是日商大量投資和施弄巧計下的產物。他們一方面利誘此地商人入彀跟其合作開設商店銷售日本貨；另方面又以較厚的條件，把付欵的時間盡量延長或不要利息，請人代其推銷貨品。他們是只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於此就不難想見，日本貨大量傾銷香港的事實之一斑了。

在日本貨大量傾銷下，人們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買到日本貨；而日本貨長久以來，都是中看不中用的。

這，我們就有被搵老襯的機會。

我就曾被搵過幾次老襯。

買領帶被搵老襯

那是去年冬天，我路過本港的一處商業繁盛區，見到在一座新的大廈的地下，正在舉行一個什麼展覽，我當時因爲身邊沒事，就走進去看。此一看也，我看到了眼前盡是東洋貨，但以絲棉織品爲最多。我對那些絨料、恤衫、絲襪本就沒有興趣，故此也不多看。但在一個小攤子前，我却停下來，多看了幾眼。這小攤子是賣領帶的，大字標明每條只售一元五角。我覺得，這價錢頗適合，外表看來貨色也還過得去，而最重要的是我需要添置一條領帶。於是我就買了一條回去，滿心以爲這次買到「便宜」貨了。誰知回去一結，當堂把我氣死。你道是什麼原因？是領帶破了？不是。是領帶綳得結不成？也不是。是領帶太短，結起來只到半胸那麼長。大人絕對不能用。小孩子呢？又濶又長，也絕對不能用。這樣，一元五角錢就白白損失了。還有什麼比這搵老襯更澈底的？

或曰：當時你爲什麼不試試？那我問你：你買領帶時有沒有試試？沒有吧！事實上也絕對不讓你試，因爲結綳了時你覺得不合而不買，誰肯負賣不出去之責？況且，一般人買領帶，也只是看看它的顏色和質地而已，又有誰那麼細心的去量度短長？日商就利用顧客的這種心理，以所謂「低價」推銷他們的商品，大刮其龍。

這是明知其爲日貨而被搵老襯的一例，在我當然很是後悔，但或許有人會說，誰教你的警惕性不够，吃虧又能怪誰？

好，就不怪誰，這次算自己倒霉，可是有一次我確確實實不知其爲日貨而買了日貨被搵老襯的，這難道也不能怪誰？

還是讓我慢慢道來吧：

「排骨衫」變了「肥佬衫」

也是去年冬天，我的冷天內衣差不多都破了，實在需要添置，幾次走過百貨公司門口，都想進去買一件，可是一看櫥窗裏所標的價錢，動輒是四、五元

眼前風物

夏侯秋

火山與海嘯



報紙上記述了南美洲智利國南部地震和火山爆發的消息，情況可謂是驚人的。由此而引起的海嘯橫掃太平洋，在夏威夷，在日本，在菲列賓都釀成巨禍。於是香港天文台報告說，本港也曾紀錄了三次輕微的地震，而受海嘯餘波冲擊者亦三次之多云。

香港幸而不是處在火山帶中，而是在亞洲大陸邊緣火山帶的附近（這火山帶是由日本伸延至印尼），因此尚無須担心太平山上突然冒出沸汽與溶岩。但本地有些人則會聽到火山的名稱而作會心微笑，爲了他們把舞廳叫作「火山」。筆者自慚所見不廣，向未涉足舞場，無從以本身的體會來判斷這一別號是否恰如其分。縣忖一下，恐怕是因爲一則以彰其「熱」，二則說明假若身處其中，難免有粉身碎骨，化爲塵埃之禍。以此質之「火山孝子」，其亦有當否乎？

以此而論，港九某些街道可以稱爲火山帶，當然儘管如何博學的地理學教授，也欠缺這方面的知識。這些「火山」的特徵之一，是門前的大胆而驚人的廣告（大型的舞廳在這方面比較含蓄）；其次就是重門厚幕的入口和封得嚴密的窗子。單就這點而言，敢於推門而進的已屬具有超人的勇氣。而社會中也偏有這種勇者，尤其在小舞院中特多青年，這在看見逡巡在門前終於拾級而上或推門而入的人們的年紀，就可以知道。而其中的驚心動魄，有時竟發展到戶外。若干月前的某夜，我走過旺角百樂門戲院附近，曾親眼看見一幕活劇。兩個阿飛型的青年自一舞院的樓梯飛奔而下，前面的驚惶失措，奪路狂走；後面的殺意滿面，怒氣騰騰。他們跑了十餘間舖位之遙，後面的趕上了，不知如何糾纏在一起，不久前跑的跌下地上，後跑的繼續往前跑去。等到跌下的爬起來，我見到他血流披面，蹌踉地又追踪而去。——這時街道上行人很多，整個過程都有人佇望，但沒有誰出手去理會這件事情，包括我在內。事實上，他們正如火山噴出的熔岩，避之則吉，何必惹事上身呢？

但在世界性的意義上，「火山」的叫法却另有所指。比如日本，既有仍在熟睡中的火山——富士山，同時人們也把廣泛的人民力量以火山爲喻。這是說，人民具有難以估計的潛力，平日未必感覺到什麼，一到無可容忍之時，就會發生爆發。這個時期以來，日本民衆群起反對岸信介追隨美國的擴軍備戰政策。此公不顧全國的反對，用把在野黨議員以武力架出國會的手法，片面通過日美軍盟。於是開大會，請願，包圍國會大廈，衝進岸信介的官邸，憤怒的人民聲言一定要廹岸信介的親美政權辭職，推翻日美軍盟。此一役也，雖然還未結束，但是日本人民的氣勢和英勇正如在爆發的火山，沒有人能够把它壓伏，也決不可以阻攔。火山的火從何而來？這是反對被奴役的怒火，反對重興軍國主義的烈焰！地下之火湧噴而爲冲霄的烈火，這才眞無愧於「火山」的壯麗。

火山接連着引起海嘯。自然界的海嘯會襲擊海岸，摧毁城市村莊，淹沒生命財產，是一種災害。香港幸免於有如智利、夏威夷、日本、菲律賓所遭受的損失，可以說是大幸。但人們也把近日以來冲擊着由美洲以至遠東的一連串反對民族壓迫和腐朽統治的各國人民的行動形容成爲海嘯一般的雄偉廣泛，也是十分恰當的。這人民的海嘯使一切可詛咒的東西爲之發抖

一件，就把我嚇住了。至於那些價錢平的，不是質地差，就是不合自己的心意，因此買來買去都買不成。有一天，我路過一家商店門口，看到紅紅綠綠的寫着大減價的招紙貼滿櫥窗，這本來也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在此地見得多了，惟是在櫥窗裏的當眼之處，擺着一件內衣，標明二元五角一件，特別吸引我。我自然地走了進去，看看貨色，倒還不錯，就買了下來。當時我想，這次不會上當了吧？回到家裏之後，趕緊一穿，正正合適，其他也沒什麼，心就寬了。如此一來，我便覺得，今次是眞正買到既平又靚的內衣了。滿心歡喜，自不待說。可是一經洗滌，却又使人啼笑皆非。讀者們讀到此處，不須我說，心裏一定會明白，這件內衣是縮水無疑了。是的，它縮水了。如果是普通的縮水，只縮短二、三寸，勉强還可以穿穿。可它不是這樣縮水，而是直縮橫脹。長度一縮就是四、五寸，濶度呢，則擴大到體重二百多磅的大肥佬也可以穿得下。而我，不瞞各位說，是有名的「排骨」，個子雖不甚高，但也不矮，穿起這件變形內衣來，可好看啦，長只及肚臍，濶則如衣袂飄飄，那怪樣子，要是給你們看了，不笑破肚皮才怪。顯然，這件內衣是不能穿了，那麼拿來做什麼呢？我想了很久，才想到它的唯一用處，那就是給孩子做尿布。

本來是買「排骨衫」，却變成了「肥佬衫」，並不容易賺的二元五角錢，又白白的損失掉了。

起初我並不知道這種變形內衣是誰個製造的，後來和朋友談起，他告訴了我一個類似的故事：他在一間經營東洋貨的商店買了一件某某牌的內衣，經洗滌後，變得又短又濶，絕對不能穿用。他要我回去查一查我所買的那件內衣是不是這種牌子？如果是，千萬記住，以後別買，免致再上當。我回來翻開孩子的尿布一查，果然是這種牌子。我的天，我又被鬼子揾了老襯了。

這難道也不能怪誰？是應該怪「誰」的啊！

吃到了沒味的蛋

又有一次，太太告訴我，她今天買了好些鷄蛋，又大又平，一元有六個，今晚和明天都有蛋吃了。我當然很高興，可是到晚飯的時候，我們所吃到的鷄蛋，却一點鮮味都沒有。我問太太，是不是這些鷄蛋不大好？她說，也沒有壞，蛋黃還是成個的，就是不知何故沒有鮮味。最後，她顯然有點不大放心，把所餘的鷄蛋拿出來，放在燈下照照，又確實是蛋黃顆顆粒圓，絲毫沒有壞象。我看那些鷄蛋，差不多有鴨蛋那麼大，但蛋殼灰白色，不像普通的鷄蛋那樣是淺黃色。這使我想起了近日報紙上的登載，謂最近運到的日本鷄蛋就是這個樣子的，外表好看，吃起來却沒有鮮味，就像所有的東洋貨那樣，中看不中用。我將這種情形告訴太太，太太恍然大悟，才知被揾了老襯。她發誓以後也不買這種鷄蛋。

由於這件事，引出了太太的一點回憶：去年夏天，她到一間專售東洋貨的商店去買了一件衣料送給一位親戚，這位親戚後來對她說，那種衣料洗滌一次就脫色得不成樣子，叫她以後不要「幫襯」那間商店。她緊緊記住這句話，想不到在另一個場合，她又被同類貨揾了老襯，其切齒痛恨之情，眞的莫可名狀！

然而在此地，東洋貨却氾濫着。我們買物，可要小心啊！不然，被揾老襯會有你的份！

戰慄，其聲威比起自然界的海嘯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名者，實之賓也」，還誠然是至理名言。同樣叫做火山，同樣叫做海嘯，表現不同的內涵就有不同的意義，這不是很有趣的事情麼？

大酒店的作用

據說香港成爲重要的「旅遊區」了，因此有些人大呼缺乏一流的酒店，不少旅客因而裹足，大有碍於旅遊事業的發展云。

對於大多數的居民，包括筆者在內，對於所謂「旅遊事業」是十分生疏的。只就街上所見，酒店似乎已不少了。尤其是那些規模宏大的，但見穿了制服的僕歐在門前對於顧客足恭歡迎，裏面陳設好不氣派，就油然而生敬畏之心。——事實上，我輩升斗小民對於客棧、旅店，倒是熟悉的，五、六塊錢住一天，已經覺得大不易居。而一流的酒店，聽說幾十塊一天的還不算貴，最好的每天在百元以上。正因爲這樣，它們如何「一流」法，確實是非所知也了。還說進去體會一下，住那麼一頭半天？眞是想也不敢想。

說起來，這也是時代的進步吧，不要說古之時那種掛着「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市招的鷄毛店，現在走過一些街巷，還可以看到有些旅店仍標記着「招待仕商」「商旅行臺」等字樣。在三四十年前，它們或者就是所謂「一流」的標準了。而那個時代的「仕商」，對這樣的旅舍，相信也已經滿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大的酒店建立的有好幾間，也很少聽說不够用。而事實上往來的「仕商」，未必都是住得起一流酒店的呢！

但誰也想不到，大酒店在一個時期竟起了特殊的作用。我說的是一貫以最高級知名的半島酒店，在日軍侵佔香港時期竟做了外籍人士的集中營。自當時的港督楊慕琦爵士以下的重要人物，都從半島酒店的座上客變爲集中營的階下囚。失去自由不待說，糧食的限制使不少本來是大塊頭的外籍人士一下子損失了一半的體重，而無端的苛待刑虐，喪生的也爲數不少。前滙豐銀行的董事長即爲無辜者之一。我曾在戰後見過某大企業的一個老職工，他歷述戰時的遭遇，其中就有與半島酒店有關的故事。他說，這個企業的某高級英籍負責人，淪陷後即被逮入集中營，以一貫養尊處優的生活而突然至此地步，其難受可以想見。老職工因爲有技術，日人不得不倚重，而且又是中國人，處境比英籍俘虜略佳，至少還可以自由活動。在偶然的機會中，這英人見到了老職工，哀求他設法接濟一些糧食。老職工憐他的慘遇，竟冒生命的危險，偷偷遞送過幾次吃的東西（如果被日軍發覺是殺無赦的）。到打完了仗，英人被釋出來，已經成爲「人乾」，一見到這老職工便緊抓着他的手，連聲多謝，說一定要報答這恩德。——據最近所知，這個英人已經早恢復了肥佬一般的體格，做了該企業的最高負責人，這老職工却因爲年老力衰，被辭退了。這是後話，不提。

由此我突發奇想，假如沒有這麼規模宏大的酒店，或者戰俘們的處境要更壞也未可知。因爲起碼還有酒店可住，正如香港人俗語所謂到赤柱住酒店的意思（赤柱者，監獄之所在也）。現在，中環瑪利球場打算出售，各大財團競相醞釀爭投，其中就有日本的財團準備投得以建立四十層的大酒店，這樣，不能不令人想起，是不是將來可以作爲「招待」更多俘虜的集中營之用呢？

這樣說，並非故作驚人之語。日本軍國主義者企圖藉美國的支持以重起這一事實，連日本民衆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了，因此才有最近堅決要打倒岸信介，要撤銷日美軍約的龐大示威。但似乎不少曾身受日本侵畧之害的人，却記憶力顯得太壞，簡直把許多仍在眼前的遭遇忘記了。日本人把電影、商品大量推銷，搶奪市場，進而辦工廠，建大厦，其意何居，復可問乎？假如仍視若無睹，見利忘義，爲日寇開路，一旦自貽伊戚，則何以對八年抗戰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法西斯所害的犧牲者之靈？何以對全華同胞及全球愛好和平的人民？這是值得再思三思的！

牡丹盛開

孫福熙

中山公園看牡丹是北京許多盛事之一。每當春夏之交，到公園來的遊人更是衆多。扶老携幼的遊人，向「保衛和平」的漢白玉牌坊行進。古柏的葉色蒼翠，紫藤的花球繁茂，就在這景色面前，牡丹花五色繽紛，爭先開放。

牡丹是我國的特產，品種的繁多，形狀色彩的富麗堂皇，眞是花中第一，所以有「花王」的稱號。「通志畧」一書中說，三代時沒有牡丹之名，因爲與芍藥不分，後來稱爲「木芍藥」。唐朝初年，天下太平，京城長安（今西安）大家愛種牡丹，風氣如此，文人的描寫和詩人的歌詠，非常之多。白樂天詩云：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
相隨買花去。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
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這說明當時大家愛牡丹，爭相購買，一棵花的價錢，够作十戶人家的生活費用。唐代關於牡丹的故事很多，唐明煌和楊貴妃在沉香亭前夜賞牡丹，命李太白寫詩配合歌舞，李太白就寫了「清平樂」三首，有「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的名句。現在西安恢復唐朝的龍池，重建了沉香亭，並移植名種的牡丹花，使漢唐名都的歷史事跡，更豐富地供人瞻仰。

另一個故事是武則天嫌當時長安的牡丹不够好，她叫人從家鄉移來許多佳種，當她遊後園的時候，百花都開放，獨牡丹不接受她的命令，於是被她貶遣到洛陽去。後來洛陽的牡丹成爲全國第一，而且稱牡丹爲洛陽花了。這是神話式的傳說，但也是一件富有詩意的美麗故事。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從這故事出發，豐富地想像化和具體化，寫出了一部理想的和諷刺的小說，這就是「鏡花緣」。

到了宋朝，牡丹已培養成許多新的品種，有的叫魏紫，有的叫姚黃，競立名稱，大家比賽，盛極一時。歐陽修歌中說：「洛人矜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爭新門艷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爲」。「花王」的尊稱就是從宋朝開始的。其實當時人就稱牡丹爲「花」而不加名字，牡丹就是花，花就是牡丹。這可見當時對牡丹的傾倒了。

牡丹花色以紅、白、紫色的較多，紅的有淺深不同的許多變化。深紫的稱爲墨色，實際上墨牡丹和墨菊都是深暗的紅色而已。黃的尤其是綠的比較名貴。綠牡丹稱「豆綠」，比較怕寒，過多時須多加照顧。姚黃、趙粉都是很富麗的；崑山夜光是白的，與豆綠比較遲開花；銀水金鱗開花向下微微低垂，署作含羞姿態。

我常在這蜂蝶飛繞，遊人擁擠的花叢面前作畫。老畫家齊白石、于非闇都曾多年在這花前低徊鑽研，所以有他們各自對牡丹的成就。現在，美術學院及工藝美術學院的同學們都來有計劃地寫生，這些牡丹的形象已經豐富地再現於綢緞、陶瓷、漆器和壁畫上面了。



青年遊客們在花前照相，與花競賽繁榮富麗。老年人扶杖緩行，有鬚髮全白的，有因病由人扶持的，他們沉思凝想，數十年間的生活，就宛如一部「記錄片」似他，情不自禁地演出了：新婚時節，人與花一樣「暢快啦」，第一個女兒出生啦，「五四」時代的心情蓬勃啦，抗日戰爭時期幾年不到公園啦，：：一直就到了一九四九年後，第一次看牡丹，心與花一樣怒放。這樣在花的「鏡子」面前，把幾十年的生活一幕一幕重演了。

關於牡丹的書，宋朝人留下不少，以後元、明、清各時代都有。談到種植牡丹的藝人，也有不少。在北京，明代就有專種牡丹的地方，劉侗的「帝京景物畧」中說，右安門外草橋的居民，多以花爲業，多用溫火暖花，以十月中旬，就有牡丹開花了。當牡丹開時，大家都到平則門（今阜城門）外的張園看牡丹，據說牡丹開時有五千多棵。

屏簫玉笛

葉桐

唐代大詩人李白對簫笛有過非常動人的描寫，在「春夜洛城聞笛」一詩中，詩人寫道：「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楚漢相爭時，劉邦的謀臣張良，曾經在月夜教人用洞簫吹奏楚歌以瓦解楚軍。相傳春秋時代秦穆公招婿，就有簫火以「吹簫引風」覆選。可見，這種民族樂器的風行，已有悠久的歷史了。

我國出產簫笛的地方很多，但以貴州玉屏縣出產的爲上品。所謂「屏簫玉笛」，就是指此而言。玉屏簫笛不僅在國內享有盛名，就是在國際上也很有聲譽。幾十年前，在英國倫敦賽會和巴拿馬賽會上，玉屏簫笛都曾榮獲過獎章。

玉屏簫笛究竟起源於何時，尚無可靠的文字記載。據老藝人傳說，可能創始於明代萬曆年間。還有一個十分動人的傳說：在很久很久以前，玉屏縣有個姓鄭的人，有一次到鎭遠去趕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遇見了一個童顏鶴髮、神采奕奕的游方老道人。他自稱是「鹿皮大仙」。二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姓鄭的便邀他同還玉屏小住，熱情地欵待他。一天，老道從飛鳳山後折來一根奇異的竹子，把它製成洞簫，吹出來的聲音異常美妙。老道臨去，爲了酬謝姓鄭的友情，把製簫的手藝傳授給他。從此便產生了玉屏簫。

玉屏簫笛之所以能成爲珍品，除了藝人們的高超手藝外，還因爲它採用的竹子有獨特的地方。這種竹子叫水竹，出產在貴州省玉屏縣和鎭遠縣交界處的山岩陰處的小溪畔，因爲少見陽光，一般都十分堅韌，竹節長而挺直，有的每節長達一市尺左右，竹管呈扁圓形，製成簫笛，吹起來既不費力，音色也很優美動聽。善於吹簫的人，拿起一管簫，只要看它是否扁圓形，就可以判斷是不是玉屏簫。用別的竹子製成的簫，過三、五年後，多半要生蟲；而玉屏簫却幾十年不會蟲蛀或爆裂。而且用的越久，色澤也越美。

玉屏簫笛還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每管簫笛由於用特別的藥物塗抹擦拭，都呈古銅色，看去光滑晶亮，古色古香，上面還雕刻着各種精緻細膩的圖案：有騰雲駕霧、氣象萬千的二龍戲珠；有凝神遠望、趾高氣揚的鳳凰；還有

城南崇效寺，有許多牡丹，以前大家都要跑許多路，到那裏賞牡丹。自從中山公園成立，就比較近便，而且，崇效寺的名種，都已遷移到中山公園，再加近年由山東荷澤（曹州）和蘇州、南京等地遷來許多佳種，中山公園的牡丹不但品種多，花色好，而數量上也增加幾倍了。頤和園也多牡丹；至於芍藥，頤和園、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都有。

牡丹被稱為「富貴花」，舊時文人避免談牡丹而競談「梅蘭竹菊」。被壓廹的人只能以梅蘭竹菊的病弱姿態來象徵自己，不敢也不願意歌頌欣賞繁榮富麗的牡丹花。唐宋時代愛牡丹的狂熱，正是那時代繁榮的反映。白樂天詩：「豈獨花堪惜，方知老暗催」；歐陽修詩：「但令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都有人不如花的感想。現在人們的興味改變了，不再癖愛梅蘭竹菊的病態性格，而熱愛牡丹的富麗堂皇，因為祖國的繁榮富強，正是我們欣賞富麗的牡丹者自身的物質條件。在中山公園的牡丹花前，沒有誰的感覺哀傷而哭泣的，只有人人讚賞，愈看愈興奮，愈看愈覺得自己年輕了。因為繁榮富麗的牡丹就是現時祖國的小照。

原始的牡丹一定沒有現在的花大色鮮。牡丹和其他花草一樣，經過我們久遠的研究培養和移植接種，而有今天的美觀。現在，公園中根據科學理論，倍加愛護，每年施肥三次，隨時灌溉，在最近的將來，一定能够放出從來沒有的新奇花朵。今年春節，公園中舉行「百花齊放」展覽會，就有盛開的牡丹參加，園藝工作者們用科學方法，使牡丹提早三個月開花。拿現在的科學知識，結合前人的經驗，怎樣使花肥大，怎樣使顏色鮮艷，怎樣獲得變種和新品種，不但書本上所說的「一朵千葉」，「花面徑七八寸」等可以超過，而且一定有科學的奇跡，將要不斷地出現。我們欣賞的牡丹，到了明年，必將又有一番新景象。

口含靈芝、出入林莽的麒麟和清水池塘裏相偎相依的對對鴛鴦……此外，也有刻奇花異草和名家詩詞的。

還有一種包括雌雄兩管的特製龍鳳屏簫，從外形上看，雄簫稍粗，雌簫略細。吹奏起來，雄簫音色宏亮渾厚，有如浩瀚大海，無邊無涯；雌簫音色華美委婉，恰似裊裊青烟，縷縷不絕。二簫合奏，相互襯托，更妙不可言。

現在，要是你路過玉屏，你可以在湘黔公路的北面，緊靠着城邊，看到一幢灰瓦青磚的高大房屋，這就是新建的玉屏簫笛廠。工廠的領導人是有二十二年製造簫笛經驗的老藝人鄭耀蒸。他同時還是一個演奏簫笛的能手。目前廠內已發展到一百多個工人，並且培養了五十多名新學工。

搪瓷的藝術

張宏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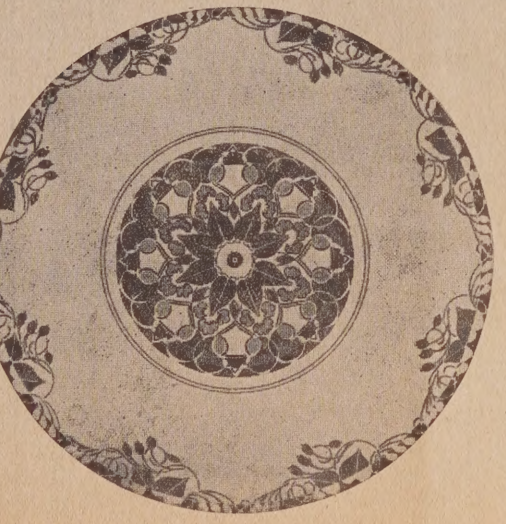
搪瓷也叫琺瑯。人們日常生活中用的臉盆、嗽口杯、茶杯、茶盤等很多是搪瓷用品。那是一種在鐵的坯子上塗上釉藥，再放在窰裏燒製而成的東西；它既不會生銹，又美觀。



菊花　王有宗作

中國的搪瓷用品，由沒有花飾到有花飾，由一些簡單花飾到複雜的五彩花飾，這個演進過程，說明人們的愛美要求範圍愈來愈廣，人民的生活愈過愈多彩豐富。

中國的工藝美術工作者，很了解人們的心理，很重視美化人民的生活，他們不但使每一件用品實用，而且對造型、色調、花紋的美都很有研究，如大多數中國人喜愛艷麗豐滿多采的花朵和祖國美麗的名勝河山，搪瓷工藝美術工作者，就把鮮紅的花朵，碧綠的葉子或富有民族的優秀傳統的繪畫繪製入日常的搪瓷用品上。它的裝飾風格是多樣的，也有的花紋素淡古樸。這裏選載的兩幅搪瓷圖樣，是國內外顧客所共歡迎的。



圖案　任大鈞作

從票友說到業餘演員

龍公

元元草堂京劇瑣語

在封建時代，戲劇不但不被重視，而且被當作市井俚語，不登大雅之堂。演員被視爲下賤職業，與娼妓隸卒並論，稱爲「戲子」，甚至不准其子弟赴考應試，帶着極濃厚的侮辱性。雖然，在元明時代，戲曲在勾欄中演出，演員中的確有不少是妓女，但後來戲曲日漸進化，演員早已成爲專業，可是他們被賤視的程度，仍未稍減。到了清代中葉以後，爲了帝王喜愛，王公大臣，從而提倡，演員們自己提高覺悟，力圖上進，地位亦就逐漸改觀。不過在基本上還是不被重視，僅僅進而成爲統治階級與士大夫階級的消遣品而已。

迨後，有些王公貴胄愛好戲曲，尤其對於崑曲京劇，以業餘姿態，研究學習，間亦粉墨登場，客串演出。但仍爲一般人批評爲「不習上」「甘趨下流」，更爲所謂「衞道之士」鄙視。光緒皇帝能領導樂隊，上台打鼓。雖因西太后自己喜歡看戲而未被申斥，但一般老臣，背後紛紛議論，終以爲有損皇帝尊嚴哩！

帝制覆亡，進入民國時代，封建餘毒猶存。不過，對戲曲的看法比較開明，對演員亦不加歧視了。業餘的戲曲研究者，不分階級，日漸增多。社會亦不以與演員通婚交友爲羞恥。那時，崑曲與京劇的影響最大，研究者亦以此兩個劇種爲對象的居多。這種業餘演員，在崑曲界稱爲「爺台清客串」，封建氣息頗濃，在京劇界則稱爲「票友」，比較大衆化。後來「票友」兩字，傳播較廣，極大多數劇種的業餘演員都稱「票友」了。據了解，粵劇的票友，稱爲「玩家」，但後來玩家中亦有公開或暗中收取酬報的，於是那些眞正的玩家，再加上「業餘」二字，成爲「業餘玩家」，以示區別。

「票」「友」兩字，分開來是名詞，合起來亦是名詞，但亦可把「票」字作爲動詞。譬如說：「老兄近來興趣很好，票一齣玩玩如何？」這句話裏的票字就作演字解，其不說演而說票，就是含着演出而不取酬報的意思。

業務演員的被稱爲「票友」，若照字面來看，是無法了解的，但其出處，似有根據。相傳清雍正時，征撫新疆回族，在金川一帶，軍營中編成太平鼓詞，命八旗子弟擊鼓傳唱，各給「龍票」，就稱這班子弟爲「票友」。如果在民間演唱，僅可受領酒食，不許接納金錢。又有一說：雍正在未登位時，常和一般善唱的相週旋。在他登位後，他們失去依靠，却又恃過去的關係，向職業戲班肆意敲詐，把藝人們的生活，搞得極慘。雍正就命另闢一個地方，安置他們，發給龍票，以示區別，並禁止與職業藝人相混擾，後人就稱這班人爲票友。

照上面的傳說看來，第一說是相當於隨軍的文工團，退伍以後，再以非職業姿態唱唱玩玩，其身份很爲高尚。至於第二說，簡直是地痞流氓的行爲，如果此說屬實，那是「票友」這名詞成立時的一段不光榮歷史。因此我經常把這兩個說法和老前輩談起時，都認定第一說爲可靠。

新社會裏，「票友」經已成爲過去名詞而代之以「業餘演員」了。各劇種的愛好者而有相當成就的，很多轉爲專業演員。其他有本位工作的，都參加了各單位內的業餘劇團，從事研究工作，這種雙管齊下的制度，對我國豐富的戲劇寶藏，起了相當的發掘作用。

我現在來記述一下我三十六年以前開始走進「票友」圈，亦就是參加「業餘京劇演員」的情況，作爲回憶。

美的愛好，屬於先天性的，當我髫齡之年，隨大人們去看過戲後，被那些美麗的形式吸引了，總是模仿做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亦能夠去表演一下。稍長，在學校裏演話劇（那時稱文明戲），還認爲不過癮。終於在我二十歲的那年——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加入了「逸社票房」，實踐了我的票友願望。

那時候，正是民國初期，軍閥當政，一切風氣，還不脫封建餘毒。雖然一般人對研究戲劇者已不加輕視，但上二代的老族長們，終還是或多或少地表示「這孩子不習上，喜歡唱戲」。但我却不顧一切的我行我素，三十多年猶如一日。

在另一方面，正因爲對於職業藝人尚餘存些輕視態度，故爾對我們這些票友，却另眼相看，認爲這是「正當人家」的子弟，客串唱戲，是難得的「雅」事。在被邀請參加演出晚會時，主人家招待的恭敬謙誠，比貴賓還要週到，所謂禮尚往來，至今記憶猶新。

當有些朋友家裏有什麽喜慶大事，少不得要邀請票友們演出一場晚會以增熱鬧時，就轉輾托熟人口頭先行徵求票房的意見，經同意後，就由主人送去恭請會串的請柬，即由劇務部與各社員商酌劇目。在演出正日以前，先由主人邀宴，以示隆重。當天，票房除以全體名義致送喜幛外，還派代表先去道賀。演出前後，主人派車接送，演出時，另有專員招待，茶水點心，式式齊備。開席時，照例暫停休息，以示票友身份，另設票友席款待。那天所有戲裝租金，場面（樂隊）、班底（配角演員）薪金由主人負担外，各票友完全義務，不取分文代價。相反地，與各票友配演的配角以及樂隊人員，各票友還得自己掏腰包給付額外酬勞。事後，主人還得另約日期，設筵道謝，但這一宴是大都辭謝不去的。

這種情況，差不多持續到一九三〇年左右，以後逐漸簡化。原因是：一來太形式化了，減低了藝術氣氛。二來，那時票友人數，愈來愈多，份子複雜，良莠不齊，依然清高以藝術爲消遣者固多，但名不副實，假名歛財者，亦大不乏人。因此潔身自好者，大都儘少參加喜慶晚會而僅僅演出於有關社

湘劇「生死牌」上銀幕

李書唐

由於湘劇「生死牌」藝術性高，思想性强，有豐富多采的情節；角色又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個性鮮明，是不多得的佳作。所以，香港鳳凰影業公司，把「生死牌」戲曲加以改編，攝製成彩色電影藝術片。

這部片中的主要人物是三個女孩子和黃縣令、賀總兵、賀三郎，以及八府巡按海瑞。影片的角色，是由石慧飾演王玉環，陳娟娟飾演黃秀蘭，方婷飾演邱萍，鮑方飾演黃縣令，石磊飾演賀總兵，陳靜波飾演賀三郎，姜明飾演海瑞，高遠飾演王玉環的未婚夫張金生。導演則由李晨風担任。晨風善於掌握氣氛，手法細緻，有人說他的作品是工筆山水畫。而我則認爲他大氣磅礴，筆走龍蛇，在工筆中布滿了潑墨的雄偉氣魄。

演員選擇得也很恰當，在廣州深受湘劇「生死牌」感動的鮑方，他担當了異常吃重的角色黃伯賢。我們看過「十五貫」中的蘇州知府況鍾，他的忠肝義胆，給人印象深刻。「生死牌」中的衡陽知縣黃伯賢，類似況鍾而比況鍾的心理更複雜，更委婉，更曲折，更難演，但也更有表演的機會。

鳳凰公司選擇了這個舞台劇本改編，是很明智的。我不避諱是鳳凰的一個成員，有「賣瓜」之嫌，因爲鳳凰的製作態度一向嚴謹，出品水平一向很高，是有目共覩。我相信這個「生死牌」——鳳凰把它暫訂名爲「三女搶板」——經過了改編，再細緻的加工，用口語的對話演出，既保存了原本的精髓，又適合於一般的觀衆，必然又是鳳凰再一次的成功。

這個「三女搶板」，已經開拍了很久，即將全部殺青，在金風送爽的季節，說不定便能與海外的僑胞，港澳的觀衆相見。

這是一個多麼興奮的消息，我們在港澳，在海外的朋友們，看不到舞台上演出的湘劇「生死牌」，就看香港的鳳凰公司的「三女搶板」，也足以窺到個中三昧了。



鳳凰公司「三女搶板」劇照之一

會福利的義務戲。

我對這些事的回憶，並非有所留戀，祇是體會到各種生活環境是與社會制度分不開的。像當年這種票友生活，是半封建社會對藝人的看法而產生的。那時候，一方面輕視專業藝人，另一方面却又尊重業餘演員。但在票友本身，亦正因爲被人重視就處處表示「能化錢」而傲慢，標榜流派，發展個人英雄主義，把原來研究藝術的宗旨，反而置之腦後，忘得一乾二淨。患此種毛病的人，可說佔絕大多數。

本來，票友的文化水準，一般的都比專業藝人爲高。如果有文化修養的業餘藝人，獲得了高度的戲劇智識與實踐，大可幫助專業藝人作業務上的改進。惜乎那時的票友，很少有志於此，對京戲藝術的幫助，實在少之又少。從全國京戲票友如此之多，所化精力與金錢如此之鉅，而對當時京戲的幫助，又如此之少，這不能不說是一項極大浪費。

在目前的新社會裏，各單位裏的業餘劇團，多至不可勝計，人材濟濟，造詣深湛。單以京劇而論，我的朋友之中，就有很多位轉爲專業演員，亦有參加戲劇改革工作的。他們都已在崗位上紮下根基，爲人民藝術服務，使身處天南的我，非常高興而亦自感慚愧。

現在的專業藝人，與過去早已大不相同了。對業餘演員的輔導工作，做得很徹底，親切猶如家人，毫不藏私地切實指導與幫助，這些都是當初我們化了大錢都買不到的寶貝。因此我也可以相信，現在的業餘演員，祇要有天才，肯下苦功，經過鍛鍊以後，要想轉入專業，比以往容易得多了。

環顧香港的京劇氣氛，却非常散漫。沒有一個能獨當一面的專業演員來領導，合起來，亦不可能組成一個完整的劇團。每年偶有幾次演出，都由少數票友來領銜。所引爲憾事的，是香港缺乏師資，資格老的票友，亦祇能翻翻他們原有劇目，無法推陳出新。那班後起之秀，亦祇能學得一些人數簡單的對兒戲，淡而無味，常看極難引起興趣，作爲京劇迷來說，實在不會滿足，不夠過癮。



入藏詩人何翽高

（一八六四——一九三〇）

寅庵

錢杏邨的庚子聯軍入北京書錄中，不知姓名的詩人「綁崖逋者」便是順德詩人何翽高。他在庚子一役，身在圍城之中，寫了庚子北京圍城詩十五首，當時和他同在圍城之中的詩人和他都是同社的朋友，如曾剛甫、李亦元、胡瘦唐等等都是。作品中描寫圍城裏生活的苦楚，及聯軍佔據京城的橫暴，情況都和圖畫一般。

「變姓神仙尉，秋風犢鼻褌，（自註：京官多改姓名，撤官銜牌，被拘充苦役。）鞭笞同皂隸，搜索到雞豚，馬糞荒裘墅，氈廬占謝墩，西華珠玉盡，勛舊幾家存。」

「亦有乘官逃，攔街爲二毛，衣冠牛馬賤，風雨鼠狐嗥，禹步揮神劍，橫行誓大刀，笑余阮囊盡，一命等蠐螬。」

還有清宮的婦女們的命運，在聯軍的橫暴手段下，除求死之外，再沒有出路！衣冠賤於牛馬，婦女比較牛馬還微賤得多。

「落葉臙脂井（自注：妃嬪多投井死），秋心似轆轤，風鈴驚露索，月影吠猧奴，噩夢猜鸚鵡，芳恩訴鷓鴣，啼妝傷髻亂，心事托樗蒱。（自註：聯軍守乾清門。）」

他對於這場亂事有他的看法，如下面這一首：

譊譊祇願委猥塵，景教西行許大秦，兩戒山河成黑劫；一朝忠義是黃巾。聚徵遺句悲誅錯，內史名言憶降莘。不爲旱荒寧至此，畿南赤地盡飢民。」

爲了這十幾首詩，向來很少有人轉錄，錢氏的書錄照例不鈔內容，何的詩集又未曾印過，故此抄它四首給讀者參考。

何氏是一位清末民初的名詩人，他的詩的主張以黃公度的人境廬詩集和康南海的萬木草堂詩集爲模範，連思想亦和南海同一條路線。維新運動時期，他跟住了康邁步前進；但康的失敗太快，他便變成了斷了線的風箏，失去了依附。原因他本來不是政治家，乃是文學家。他比較康南海小六歲，廣東順德人，滿清光緒甲午進士，以後便做一名小部員，一直到了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六年），滿清又接受了英國的要求，把西藏開放了三個商埠，藏南的江孜和亞東關，和後藏亞里的噶大克，滿清派了張蔭棠爲專使，翽高爲助理人員，入藏實地處理，這一行直到了光緒三十四年方才完事，回京復命，他的官階陞到了外交部的員外郎。

這一行程從南洋渡印度，從火車進入印藏邊境，遍歷西藏各地，調查民俗和物產及貿易需要。亞東關在印藏邊界，江孜和噶大克是藏南的門戶。這一行他寫了一冊日記——藏語，還有一冊詩，詩是他自己畢生的傑作，運用新題材寫實的詩集，這足以繼黃公度、梁南海而起的韵文集。底下抄他的古詩和近體詩各一首爲例：

「喜馬峯頭作重九，四千年來得未有，壯遊應在元奘前，山賊不居靈運後，咳唾落地成江河，蜿蜒五岳皆培塿，地平線已沒西極，天樞夜不見北斗。（入藏後，夜不見北斗。）凌晨雲氣排海出，（西山皆雲氣，中窪如海。）白晝怪風吹石走，百道飛泉出樹杪，白沙銀礫聲細吼，繞渦激鬪石凹深，古澗斷冰一寸厚，壞碉榛棘竄狐兎，陰岩燐骨餵鸇狗。中亞屋瓴天下脊，歐亞孔道通樞紐，（指亞里）天竺迤北葱嶺東，宗教佛回居八九，神奈山頭十字軍，橫磨大劍破枷紐。吁嗟乎，十二世紀世界秘密國，中原軒𨌺無人守，多少地學探險學，足迹未到實窺牖。我來一萬六千尺，雪山森峙驚奇陡，岩腹雷火燒虬松，石罅人臂鑿僵柳，斜緣險仄不容脚，下瞰巉岩敢迴首。下坡險似上坡難，石破馬腹人折肘。山湖周迴六百里，歸鳧黃白成洲藪，破驛香火鬼狐巓，壘石膜拜土木偶，黃昏言投喇嘛寺，人面皺裂髮蓬垢，氍毹重疊繡佛龕。且喫酥茶食蠻酒。」——唐納山口七古。

「月黑天陰渡海腰，婆羅洲外五更潮，白頭浪打舵樓過，風雨篝燈立鐵橋。」——七月十三日，狂風暴雨過婆羅洲海峽作。作品雄健，沉鬱兼而有之，作風和康南海差點可以並駕齊驅，這是嶺海文壇的異彩。以前中國人走得進西藏的少得很，不要說扳登喜馬拉雅山頂，他不愧自詡爲首登世界屋脊的詩人了。清亡，他在香港住了十多年。詩集叫綁崖詩集，未嘗出版。還有一部嶺南詩存，民國十四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丘逢甲

寅庵

一八九七年「割台」之役，內渡的二位詩人丘逢甲和許南英，原籍都是廣東嶺東人，許氏的筆迹，作者年前已在本刊介紹過了，

詩之葉

避寇吟草

矚雲樓舊作

除夕居榕城時大脊嶺寇警正亟

隨流節序去堂堂，湖海飄零漸老蒼。守歲孤燈聽夜雨，負嵎群盜竄江鄉。春光大地圍城減，白酒渾杯坐漏長。苦想昇平歸故里，窗前親嗅綠梅香。

同文生錦秋遊西湖華陀廟

扶杖同看湖上山，太和觀裏即仙寰。愁無靈藥可醫國，肯乞金丹獨駐顏。丈室鳴鐘晴晝永，小塘風定野鷗閒。昇平何日許歸隱，且向夷門學抱關。

晤池君子英有贈

廿載締交見性眞，殊鄉相對倍情親。躬耕王烈能求志，賣藥韓康豈避秦。天下滔滔偉木訥，蟲沙莽莽悵因循。綢繆桑土寧非計，厚福終教與子均。

閔旱

千里燋山但燒痕，禾僵土裂不成村。密雲慳雨天斯怒，叢雁哀呼日尚昏。騷屑可堪戈馬急，瘡痍忍見瘠猶存。焚巫救暍豈無謂，待撻雷師叩帝閽。

漫興

笨車歷鹿載妻孥，廿載江湖客作家。老屋潮聲千樹雨，小樓春色一瓶花。閒曹冷局誠何味？飽飯看山興有加。輸與元龍愛高臥，祗今世亂已如麻。

挽葉照晥舅氏

八載亂離忘苦辛，白頭阿舅最嶙峋。溪園晦迹眞高義，鳳水迴舟始見春。豪氣應消千斗酒，沉憂終

現在來介紹自號「倉海君」的丘詩人。

丘姓的丘字，在滿清時代寫詩要加上邑旁，原因清雍正時有旨特別加上的，為了避孔丘的諱，詩人內渡之後，題署一律去了邑旁，逢人提出聲明，表示自己對滿清萬分仇視；所以在本世紀的開頭，姓氏的丘字，方才恢復明朝以前的原狀。詩人名逢甲，字仙根，又字仲閼，內渡之後，自號為倉海，或倉海君。先世署籍福建汀州人，南遷梅州，明末清初時移殖台灣，大約十九世紀末（一八八二——一八九三）岑毓英為福建總督時，在台南、中、北三路劃撫生番，濬大甲溪，築台北城，粵籍移民多數遷大甲溪流域，丘家亦定居於彰化翁仔社，逢甲自少讀書穎悟，天性聰慧，十三歲便入泮，有文名。一八八六年台灣升行省，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同時因投入岑毓英部入越南助越對法抗戰的唐景崧，因中法議和罷兵而調任台灣道。唐氏為廣西灌陽人，攻入越與調台，多少和西林籍的岑毓英有關係，他的別字維卿，進士，司員，聞劉永福投越南，為越抗法：上書自請出鎮南關招致永福；有旨交岑毓英差序，這時因法越事起，岑在雲貴總督任上自請出關赴前敵，屯興化，景崧南下，先到廣東，謁署總督曾國荃，得其資助，遂入越南，一八八四年至保勝見永福，為任謀主，紙橋擊役大敗法軍，為草檄文佈告內外乞援軍，到處響應；再乘機說永福降清。中間因岑毓英認他是出色人才，交雲南軍給帑，成就亦極可觀，不但軍事連續獲勝利；而且督率軍馬，開山斬路，從龍州至館司關，創設台站，開通滇桂路道，中法和議成，撤兵入關，受賞至二品卿銜，賜戴花翎，號「霍伽春巴圖魯」，除台灣道。（這時，台灣還未改行省。）詳細叙述法越之役中唐景崧的事情，原因這是主人公丘逢甲一生的第一最有關係的大事，不能放鬆的。

景崧到了台灣之後，台灣亦升格改為行省，即一八八六年的事。劉銘傳前因中法軍事起，以提督加巡撫銜督台灣軍務，至此亦實授台灣巡撫，景崧升按察使，在台灣道任上，創設海東書院，聘當地進士施士浩主講，院內建萬卷堂，藏書甚富，厚給學生膏油費，使他們有能力卒業，學生即於每年歲考優等的生員為進院標準，逢甲首膺其選，不久便連捷鄉，會試，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告假回台，為崇文書院主講。及景崧升任布政使司，即招逢甲至省城，襄助省務，景崧好文學，他的母親又是女詩人，在省城創設牡丹詩社，每次聚會，必分題作詩，老太夫人便自任看卷的宗師，台灣當時的詩社到處提倡，詩學亦盛極一時；逢甲的詩詞學功夫，便由這時候訓練起來的。景崧在台十一年，到一八九五年巡撫邵友濂辭去，景崧代任巡撫。日朝這時爭端日急，中日軍事行動醞釀將發了。中國沿海行省各自增防，景崧即奏劉永福協防台灣：自中法和議成後，永福亦去越南歸順滿清，以提督銜授南澳鎮總兵，原部被岑毓英編成十二營，至此招募「潮」勇仍號「黑旗軍」渡台協防，景崧自任防守台北，福建提督楊歧珍守台中，命永福守台南。第二年三月中日戰事起，中國北洋海軍全軍俱沒，軍艦投降，日軍南下亦攻破澎湖羣島，清廷向日本議和，割台灣歸日便是主要條件之一。台灣赴會試舉人聚集京師，開會聯名上書，投都察院進奏，要求清廷收回成命：沒有答覆。台灣方面，逢甲等人亦通電上書，誓死反對，清廷置之不理。四月烟台換約，和議已成；清廷有旨，令台灣各官吏挈家內渡。楊歧珍等人紛紛離台回籍，逢甲開始提倡獨立自主政策，紳士全體附和，定台灣為台灣民主國，建元永清，國旗用藍地黃虎，至五月朔日宣佈，奉景崧為大總統，各地各自招募民軍，或數百人，或數千人，各成隊伍，以逢甲任團練使。景崧及新議會通電清廷及中外，有「遙奉正朔，永作屏藩」的話，設內政、外交、軍事各部大臣，這裏正在發動之間，日本海軍已經迫近基隆，第七日，統領黃德義兵變，亂兵爭入省城，全城大亂，客勇和土勇互相仇殺，尸骸遍地，總統府亦被焚燒，景崧和逢甲乘亂出走，離台內渡。台北和台中都被日軍佔領；惟劉永福尚守台南，不久，兵敗亦內渡。

逢甲內渡之後，回嘉應州鎮平縣舊籍，第二年出任潮州城韓山書院山長，一八九九年轉任潮陽縣東山書院山長，在潮陽寫了他的傑作「和平里行」那首長歌，為發現了文天祥題署的「和平里」碑文而作。一九〇一年由廣州來香港，將到南洋群島遊歷各埠，有「飲香江酒樓即席作」絕句一首云：「浮海方為萬里遊，情禪夢俠小勾留，好春十日九風雨，人醉杏花深處樓。」

這是香港杏花酒樓上做的詩，自天南遯叟以來，久入詩人的賦詠，歷史十分深長。又有「九龍有感」一詩云：「翠峰叠翠倚樓閒，一角頹雲夕照殷，忽憶去年春色裏，九龍還是漢家山。」

這兩首詩都有關他的年稿參考資料，故此特別抄出。在這時候，黃遵憲、潘飛聲是他新交的文字好友。他遊歷南洋至第二年方才歸國，以後和嘉應州進士何士果合作創辦同文學校，地點在廣州鎮平會館，他自己亦被舉為廣東省諸議員。學校不久搬到汕頭市，便成為了嶺東辛亥革命產生的一個機關。辛亥革命前夕，他曾負担革命軍和張鳴歧和李準要求參廣東省起立交涉的任務，軍政府成立，他被任為教育部長。姚雨平廣東北伐軍北上，他任總司令部的顧問，姚氏便是他創辦的同文學校的畢業生。到了南京得病，死於旅次。

他還來得了跟孫總理祭掃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他寫了祭孝陵四首慷慨激昂的絕句，第一和第四兩首尤其動人，抄之如下：「鬱鬱鍾山紫氣騰，中華民族此中興，江山一統都新定，大纛鳴笳謁孝陵。」又「漢兵到處虜如崩，萬馬黃河曉踏冰，直掃幽燕搗遼瀋，昌平再告十三陵。」

壞百年身。襄陽耆舊凋零盡，枯淚無多竟滿巾。

客中登山透望先墓有作

桐棺久瘞苦追思，草綠黃山減歲時。壓海飢驅猶日日，荒墳補樹愧遲遲。一樽聊向風前奠，此意倘期泉下知。卅載人天悲夢斷，過江疏雨助漣洏。

舟過太洞喜見國藩兄百歲壽母

扁舟容與凈心魂，嫩綠鱉花江上村。淳樸高風還揖讓，耕耘數世樂邱園。八旬少子猶驅犢，百歲慈親正倚門。偶訪吾宗來太洞，此身疑入武陵源。

感題散原先生致丁公子遺札

卅載書蟫不敢饞，留為童子換甘飴，人間瑰寶天終惜，老去孤懷世豈知。節槩千秋齊泰岱，文章一代歎恢奇。首陽薇蕨今都盡，故事重聞淚欲垂。（原註：倭寇之亂，先生絕食而死，故云。）

寄舊燕樓主

君緣多病我多懶，萬事因循直至今。賸水殘山供小住，布鞋竹杖獨行吟。江村入夏初稠綠，梅雨新晴尚積陰。要識幽憂何所補？苦茶陳酒且勸斟。

讀洪一湖手寫藝庵詩存

志業空餘文字在，淒涼一代數詞人。惓懷故國常枯淚，偶插瓶花即算春。卜歲占星隨野老，飯牛椎髻感孤臣。葉翁風義洪君繼，（剛甫先生藝庵詩存手稿，葉翁遐庵為影印，亂後傳本日稀，洪君手摹全集，擬續印行。）遺卷流傳意已辛。

雨中訪宛在堂郭忠節故居

前賢舊地賸斯堂，冒雨來尋郭相莊。曲徑亭台空想像，四圍樹石獨蒼涼。莫回國祚天難問，得解頭顱鋸亦香。千古興亡堪太息，台灣愁望水中央。（原註：忠節死難時，明裔尚守台灣。）

反｜對｜侵｜犯｜人｜權

蔡　山

（讀者投書）



我是一個住在印度尼西亞已有四十五年之久的老華僑，今年四月下旬，我從南加里曼丹趕到東加里曼丹的三馬林達，來給將要投奔祖國的孩子送行。到三馬林達後，得知我國的江燕領事已擺脫了印尼當局的重重刁難，從馬辰到了三馬林達，並向三馬林達當局進行過多次交涉，商定於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前辦妥華僑搭乘「海皇」號的一切離境手續。我心裏很高興。但是以後發生的一切却使我大大失望。我在三馬林達看見的是些什麼呢？當局爲了刁難華僑，對十六歲以上的歸僑進行無理的詢問，强迫歸僑一律要在五種表格上按一百個手指印等等，這種用來拖延時間、阻撓華僑歸國的措施，本已夠使我不滿了，誰知到了四點鐘的時候，檢察官更斷然宣佈停止辦理手續，甚至蠻橫地拒絕江燕領事和華僑提出的請印尼方面遵守協議的要求。其實，所以不能在商定的時間內完成一切離境手續，正是當局採取了各種阻撓手段的結果。人們是看得很清楚的。

我當時又是氣憤，又眞爲我那受難的孩子着急，正想用什麼辦法來解除困難，忽然就在六點多鐘的時候，我們又被當地軍警包圍了，許多地點加設了崗哨，如臨大敵。武裝軍警企圖趕走我們，在靠近碼頭的地方，還架起了機關槍，强迫解散前來幫助搬運行李的二百多名華僑學生。我看到這種情況，回憶起日本法西斯南進時的那種「威脅」，我想找僑領談談，了解一下當局想幹些什麼？但僑領也已被包圍了，武裝軍警又不准我們用中國語言通電話，這使我更加惱火。想找江領事訴訴苦衷，誰知江領事已被軟禁了，武裝軍警包圍了江領事的住所

椰風蕉雨錄（十一）

芒　叟

日本貨耀武揚威的時代



昨天傍晚的時候，我底老爹到山巴來了。

在火油燈下，我凝呆地凝望着老爹爹，不時看到他那灰白的頭髮，閃着絲絲的銀光，他比半年多以前的確蒼老了許多，當他高興起來的時候，不時發出了朗爽不拘的笑聲，這親切的聲音簡直使我着了迷，我彷彿記憶起童年時在故鄉的時候，三兩年之間，老爹爹便從洲府返唐山一次，每次他帶了許許多多的東西回家，有穿的、吃的和玩的，我最喜歡就是他買給我的手電筒和馬來木雕公仔，每天晚上，他總是高興挈我到祠堂去和叔伯們聊天，在夏天常常聊到午夜才回家睡覺，那時，我最喜歡他講南洋故事。現在，不經不覺我和老爹爹也一同生活在故事裏的地方，我聆聽他哈哈的笑語，不禁使我如同回到故鄉的夏夜裏那種情趣，不知道爲什麼，現在我倒有點淡淡的鄉愁，我看到了老爹爹，却想念着遠在故鄉裏的母親……昨天，老爹爹一看見我就是說家裏有信來說母親生病了。這是教我思念母親的原因。

金水伯和老爹爹兩人躺在烟床上，一邊吸烟一邊在談心，他們像親生兄弟一般，有說有笑，非常親切投契。

我側着耳端坐在烟床前，替爹爹扇涼，一邊靜聽他們的談話，爹爹幾次問及金水伯對我工作的情況，金水伯每次的回答都是表示十分滿意，跟着，爹爹總是點點頭說，「這我就放心了！」

他們的談話，慢慢兒轉入正題，講到生意經方面了。金水伯問：

「聽講大埠（指星加坡）世情不太好，可是眞的嗎？」

爹爹皺了皺眉頭，然後苦笑着說：

「非常眞——世情愈來愈糟了！上個月，單是福建幫的莊口就倒閉了四、五家，而且都是頂頂有名的：福興隆、建順南、老和興……」

「這樣，做生意愈來愈艱苦了！爲何世情會變得這麼糟？」

金水伯有點莫明其妙，他陷於失望的神態裏。

爹爹跟着說：

「可不是嗎，整個的市場都給「日半貨」（日本貨的歪音）擠爛了，正當的生意光是本錢就貴過它兩倍！」

「是不是很多人也改行做日本貨生意？」

「當然有。不過做日本貨的人眞是險過『剃頭』！」

「爲什麼呢？」

「半個月前一宗轟動大埠的新聞你可沒有聽見嗎？」

「是什麼新聞？」

「喏，漆木街那間一向做京果海味的老叻莊富源號，剛剛從丹絨巴加碼頭起了貨入棧，第二天就接獲了一封警告信！」

「是什麼人的警告信？」

「那是一封署名爲『愛國志士會』的警告信！是用紅墨水寫的。他們警告富源莊的老闆：如果把那儎日貨發賣的話，對他就不利！」

「後來怎樣了？」

金水伯有點緊張起來，他追問着爹爹。爹爹呷了一口濃茶才又繼續說：

「後來嘛，富源莊的老闆恃富自驕，相應不理，根本不把『愛國志士會』放在眼內。他不只大賣特賣，而且大登告白，一連三天，非常洋洋得意！」

「那麼，究竟是不是很多人光顧？」

「當然不會沒有人買，你可知道啦，有些人一時貪小利忘記了國家民族利益，結果不是做了人家的活告白？」

「呸，這些還算是中國人！」

金水伯憤怒之極，他突然端起了身，盤着脚坐在竹席上，狠狠地說。

「一般沒有頭腦的人往往如是，俗語也說『不見棺材不流淚』，這些人結果是沒得好死的！」

爹爹也捺不住他的憤慨了。他們彼此相視，沉默了一會兒才又繼續談下去。爹爹說：

「眞是惡有惡報，天眼昭昭，疎而不漏！」

「後來怎樣了？」

「一顆無情的炸彈，終於投向那家富源莊！——

，不許他離開，直到二十九日下午才獲得了「自由」。我的孩子和一些華僑，也一直拖延到二十九日才離開印尼，投向祖國的懷抱。

我是久居印尼的華僑，對於中印尼之間的友誼非常珍惜。但使我感到憤怒的是，印尼有少數不懷好意的人竭力歧視和迫害華僑，破壞兩國的友好關係。他們在排華方面確是費了不少心機，有的措施實在太不文明，太令人氣憤了。比如這些强迫三馬林達歸國華僑蓋一百個手指印就是一個例子，這和美國常以蓋手印這種侮辱性的措施加之於東方人有何不同之處呢？

記得印尼也曾反對過美國的這種汚辱人格的措施。那是一九五六年五月，六名印尼記者欲隨蘇加諾總統訪問美國，在還沒有得到美國簽證前，美國大使館就先要印尼記者打了十個手指印。這件事引起了印尼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滿，認爲這是對印尼記者的侮辱，是對待刑事犯才採取的一種辦法。記得當時的印尼記者公會、報業公會等都發表過聲明，抗議美國大使館「極端傷害了印尼記者和印尼人民的心」。當時我很同情印尼記者的遭遇。但是我想不到，四年以後，印尼不少地方的當局竟用同樣的手段來對待與印尼一向友好的偉大中國的僑民。這是使人非常痛心的。

我看，印尼那些極少數敵視中、印尼兩國友好的人，最近是愈來愈猖狂了。他們甚至敢於用武力軟禁已建交的友好國家的領事，敢於架起機關槍來對待手無寸鐵的華僑學生。他們還想做些什麼？他們企圖把印尼拖到那裏去？這些人違背印尼廣大人民的願望，不是積極地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侵畧，反而遵從帝國主義意旨來搞反華排華，究竟居心何在？難道這就是所謂「印尼式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眞懷疑！也眞爲此耽心！我還要向世界上主持正義的人們控訴，控訴印尼少數反動份子違反人道主義，虐待華僑、侵犯華僑的人權！

五月於南加里曼丹

是一個傍晚時分，富源莊的夥計忙着上舖門，準備收市之際，突然給人投了一顆用洋烟罐製成的炸彈，炸力甚狠，全舖的櫥窗玻璃都變成雪片，當場炸傷了一個老夥計和另一個掌櫃……」

「富源莊的老闆呢？」

「這位大老闆不在場，僥倖逃脫了大難。不過——炸彈案發生的第二天，富源莊的大老闆剛剛從一家日本人的俱樂部走出來，正要進他的私家汽車，還沒有來得及踏脚入車廂的剎那間，突然被人割掉了一隻右耳朵！」

「哈哈，果然是惡有惡報，割得好，割得好！」

「故事還沒有講完嘛，好的還在後頭——」

「那你說吧，快一點好不好？」

「卻說富源莊的老闆給人割掉了右耳朵，一直躲躲匿匿地不敢露面，抛頭，這裏且按下不提了。後來呢，聽說在水仙門的一家專營日本貨生意的集利莊，突然有一天收到了一件掛號包裹。一拆開一看，原來並不是什麼貨物，而正是富源莊老闆的那只右耳朵！還付了一封警告信，聽說信是這樣寫的：嚴重警告，你們如果立心改過，爲時未晚，假如喪盡天良，繼續當日本狗腿，請看看這只右耳，——『想想你們的下場吧！——『愛國志士會』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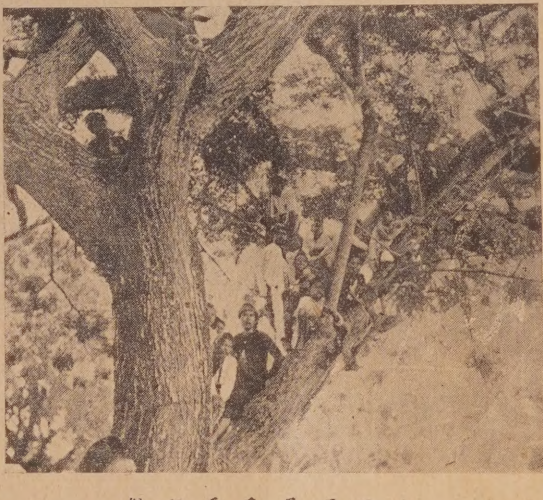
「現在大埠的人心怎樣？」金水伯興奮之後，他開始回復了平日那種沉着冷靜的老態，問爹爹說。爹爹也異常冷靜地道：

「老實說，儘管那些涼血奸商狡獪多謀，但大多數的僑胞是愛國愛家的！就是馬來人、印度人、英國人也對這些奸商不表示好感嘛！因爲，日本貨一殺到南洋來，連什麼貨物也遭殃的，英國貨、印度貨也不能倖免！」金水伯若有所悟地說：

「難怪了，前些時有人到山巴裏的『巴塞』（市場）叫賣人造絲『紗籠』，紅紅綠綠的一條不過一元幾角，隔鄰的馬來人却不敢買，他認爲質地太差，洗一水就霉爛了！」

「哦——那些正是我所說的那家集利莊從日本採辦來的貨色。首次開盤時，十分搶手，但第二水來貨却無人過問了！」

金水伯和老爹爹喝過了濃茶，又吸了一會兒烟。金水伯又想起了一件事來，他着重地細聲地對爹爹說：



山巴居民爭看怪僧

「日本貨害人不淺！聽說——上個月，我的姪兒在馬六甲碰過一個行脚僧打扮的怪人，他能說流利英語，馬來語，潮、福、廣府語，後來被人捉住，搜他的身，發現藏有日本文字的地圖……這是什麼意圖的？」

老爹聽了，一點也不驚訝，相反的，冷冷地笑一笑，才道：

「這種事在任何一個埠頭、山巴也發現過了。最近有一位從緬甸那邊來的朋友就對我講過，緬甸曾經發現過一批冒牌的黃衣僧人，通通都是日本浪人，他們借名化緣做善人，實際上是四處偷窺秘密，暗畫地圖；有時甚至用『仁丹』之類的東西，送給無知婦孺，打聽各種事情。」

「照這樣看來，日本貨傾銷並不簡單！」

「當然啦，賣日本貨不過是變戲法的掩眼術，日本軍閥想把整個世界都變成『皇軍』的天下，這就是最大的目標！」

夜深了，可是我一點倦意也沒有。聽了世伯和爹爹的一夕話，我油然想起了在故鄉唸小學的時候，音樂老師教我們唱的那兩首「國恥歌」和「抵制日貨歌」……

大種甘薯

馬奔馳



甘薯，又叫紅薯，也有呼之爲地瓜的，但在華南一帶，則通稱爲番薯，是一種高產的作物，且常被認爲是糧食高產之王。

到底它高產到什麼程度呢？一般是畝產數千斤，高的達到畝產萬斤以上。

這裏有事實爲證：四川省西充縣二十三萬畝甘薯，去年平均畝產六千二百七十八斤（比全國甘薯的平均產量高二倍以上），其中八萬畝高產田畝產萬斤以上。就全國範圍內來說，自從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兩年以來，各地也已出現了不少甘薯畝產萬斤以上的大面積豐產紀錄。

還有一個數字證明甘薯是糧食作物的高產之王，這數字是：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的十年中，全國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二十左右，而甘薯的種植面積擴大了一倍多；全國糧食的總產量增長了一倍多，而甘薯的總產量增加了四倍。甘薯的平均單位面積產量比全國糧食作物單位平均產量高百分之三十以上，成爲所有糧食作物中產量最高的作物。

由於甘薯產量高，故此歷年的經驗都證明，哪裏種的甘薯多，哪裏的糧食增長速度就快。譬如說，低產地區的河北省歷年缺糧，可是從去年起該省糧食就作到了基本自給。這是爲什麼？是因爲該省多種甘薯和其他高產作物的緣故啊。

因此之故，目前全國各地都在大種甘薯，不止種在田裏，也種在路邊、宅旁、荒山上，且看看下面的一些情況吧：

在陝西，商南縣把甘薯種植面積擴大到六萬畝，等於糧食作物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各地已經培育的甘薯豐產溝、豐產梁、豐產灣、豐產坡、豐產田的面積共三萬八千畝，佔薯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

這是就一縣說的，全省又如何？據統計，截至四月二十五日爲止，陝西省各地已經播種和栽秧的薯類作物已達二百六十六萬多畝，接近了去年全省的種植面積。去年，陝西省薯類播種面積僅佔糧食作物面積的百分之三點六，今年計劃上升到百分之九。爲了保證完成薯類作物擴種計劃，各地普遍開荒和恢復棄耕地，並且廣泛利用村旁、宅旁、院旁、井旁和路邊、場邊、池邊、渠邊、河邊、坟邊以及院內等零散空地來種植薯類作物。據統計，各地採取上述辦法共「搜」出土地二百九十多萬畝，解決了薯類播種面積不足的問題。

在安徽，今年全省春甘薯的種植面積比去年擴大兩倍多，而且在甘薯地裏套種玉米（玉米也是高產作物之一），力爭甘薯、玉米雙高產、雙豐收。

在江蘇，今年全省甘薯計劃種植面積將比去年擴大很多，其中春甘薯面積比去年擴大近兩倍。同時，各地在充分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的基礎上，抓季節，搶時間，全面行動，使春甘薯的栽插時間比去年提早了十天到十五天。到四月二十五日爲止，全省已栽插春甘薯二十萬畝左右，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倍。

鄉土花絮

殷如

什麼是三無碼頭？

★「三無碼頭」是一樣什麼東西呢？說出來大家立即就會明白，這是一座碼頭，用來停泊船隻的。爲什麼稱爲「三無」呀？因爲它是無水泥、無鋼筋、無木料創造出來的緣故。「三無碼頭」是一座長一百五十米可同時泊三艘輪船的碼頭，它的建築全部材料採用礦渣、粉砂做原料的蒸養矽酸混凝土、濕碾礦渣混凝土、石灰燒粘混凝土、木屑混凝土等。在碼頭工程和水下建築物中，使用這些建築材料代用品，它還適應抗凍、抗蝕、抗滲、耐磨等高標準設計要求。「三無碼頭」是京杭大運河徐州煤港工地的職工所創造的。

天主教徒大集會

★不少海外僑胞因受了造謠者的欺騙，說今日的中國信教是沒有自由的，而且一切教會受到種種壓迫，教徒受各種迫害，這完全是誣蔑，所有的謠言和事實正好相反。最近上海市天主教召開了第一屆代表會議，成立了上海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同時選了主教。這次的會議，有上海市各區、縣教徒代表和神甫、修女代表六百八十三人，還有北京、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湖北、浙江、福建等省市的主教、神甫、教徒三十七人應邀參加會議。他們一致選舉了張家樹神甫爲上海教區主教，要和全國天主教徒一樣，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蒸汽孵鷄效果佳

★用蒸汽來孵小鷄，你們沒有聽說過吧！最近河南省拓城縣城關人民公社吳樓大隊創造了這種方法，利用做飯的蒸汽來孵鷄。這種孵鷄法是在煤火爐旁搭一個長一百二十厘米、寬一百厘米、高一百一十厘米的炕，借用煤火的溫度和蒸汽的溫度孵鷄。孵鷄時把蛋放在炕內，鋪着麥稈的盆子裏，蓋一層棉花保持溫度，炕門用磚堵住。根據氣溫的變化或堵緊或開放調節炕內溫度，爲防止胚盤粘到蛋殼上，每天需要翻三、四次。蒸汽孵卵炕一般可孵蛋二百個，因是利用煤火和蒸氣的餘熱，故成本低，效果佳。

不用人可放木排

★最近在湖南祁陽林區試驗了不用人放木排的方法，區中的職工把木排裝上土製自動導向器，放排就完全可以不用人工撐篙，只要在沿溪設置簡單的誘導設施，木排就可以自行流送，效率比人放高兩倍至三倍。祁陽林區有大小溪流二十多條，全縣砍伐的木材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通過小溪流送到小河裏，以前流送每天只是兩次，如今有了自動導向器，便實現了晝夜流送。今年全縣百分之五十使用木排自動導向器，節省三萬多個勞動日。這種流送方法，可避免人工放排經常發生的工傷事故，放排全是利用水力來控制。

四高兩低的競賽

★鞍鋼礦山最近有系統地展開了「四高兩低」的競賽，何謂四高兩低呢？那就是——高作業率、高品位、

在河北，今年計劃種植甘薯、玉米、水稻、谷子和多穗高粱等五大高產作物的面積，將比去年擴大近百分之二十。到四月二十四日，全省已播九百多萬畝。而單是天津地區種植的甘薯面積比去年就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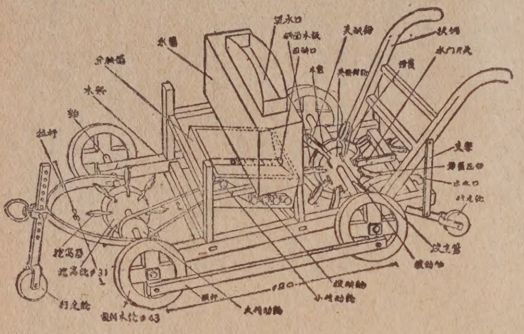
上面所列的大種甘薯的情况，雖然只是幾個省區而已，但也可概見全國各地之一斑了。

人們經過歷年的栽種，還取得了一個甘薯豐產的經驗，那就是：在水、肥充足的條件下，甘薯生長期在一百七十天以上的，畝產達萬斤以上；生長期在一百五十天左右的，畝產八、九千斤；生長期在一百二十天左右的，畝產五千斤左右。這是有其理由的，因爲甘薯是一種帶熱多年生作物，它的莖葉生長到一定程度以後，才開始形成薯塊，直到它的生產後期，薯塊才能長大。所以，早育苗，早栽插，適當延長甘薯的生長期，就可以充分發揮甘薯的高產性能，大大提高它的產量。因此之故，今年全國各地在大種甘薯之餘，還把育苗、栽插的時間提早。以前是「三月清明下薯種，五月端陽插薯苗」，而今年則普遍推廣溫床育苗，火炕育苗等先進方法，把育苗的時間提早了一、二個節令。育苗的時間既然提早，栽插的時間自然也提早了。這樣，甘薯就可以多生長一些時間，長大一些，產量自然也高些了。

在栽插的方法上，山東省臨邑縣林子鐵木聯合廠最近還創製成了一部能够刨窩、插秧、澆水一連三作的甘薯聯合插秧機（見附圖）。這部插秧機由兩人和一頭牲畜操作，隨刨窩、隨插秧（包括自動分秧）、隨澆水，一小時能栽甘薯一畝，比手工操作提高效率十五倍以上。而且這種插秧機具有操作簡便、工效高、插秧質量好、造價低廉等特點。

有了這種甘薯聯合插秧機，甘薯的栽插時間更可縮短了。這又意味着甘薯的產量將更見增高。

這樣大種甘薯，是不是表示我們的主糧不足，要拿甘薯來輔助呢？絕對不是。這，只要看看近幾年來我們的粮食增產之快，產量之多就可以明白了。如今之所以大種甘薯，是因爲人們有喜愛吃甘薯的習慣，而且也可以豐富人們的伙食，使之多樣化。同時，甘薯的用途很大，它既可以製成薯乾、薯絲、薯粉，又可以造酒、造澱粉，經過加工還能製成酒精、人造橡膠、塑料、染料、人造纖維和炸藥等等。它既是人類的食糧和牲畜的精飼料，又是工業的重要原料。多種它，多得它，我們的生活就更好，更豐富！



甘薯聯合插秧機

高系數、高採收率，便屬四高。兩低——低尾礦，低水分。鞍鋼礦山的職工們廣泛地在大戰的紅五月裏，掀起了增產鐵礦石，鐵礦石、鐵精礦競賽的高潮。五月上半月，鐵礦石、鐵精礦的平均日產量比四月提高百分之卅六點七和百分之一點七，使高爐達到了吃飽吃好的目的。在四高兩低的競賽中，職工們展開了礦與礦、機車與機車、電鏟與電鏟、班與班之間的協作賽、對手賽。在幾天內建成了地下漏斗，放礦棚、放礦台等七十多處，改裝和製成電鏟、電耙、裝渣機十幾台。

做鞋機紛紛製成

★長久以來，做鞋都是靠手工的，有時婦女們做到手破，才做成一對，這實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河南商水縣周口公社製鞋廠的職工在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使做鞋由全部手工操作變爲機械化、半機械化生產。目前，全廠已製造成功搧口機、切幫機和刷鞋、壓條、自動捲邊三用機、啃線頭機、平幫平底混合機、電動縫紉機等十四種二十多部半機械化、機械化工具設備。凡製幫、製底、上幫、釘底、合線都由機械代替人力。做鞋有了機器，不但效率提高，而人們又能穿到精工巧製的新鞋，

兎仔孵鷄法

★山東省費縣上治人民公社的社員孫紹元，試驗成功一種新的孵鷄法：去年五月間，他用三窩仔兎輪換接替的方法，兩次孵出小鷄四隻，現在已有兩隻母鷄開始產蛋了，仔兎孵鷄的方法是：在一口小缸或小囤子裏面放上半缸麥穰，中間挖個小窩，墊上舊棉絮，把種蛋放在中間，再把出生後三、五天的小兎放在蛋上，蓋上少量兎毛，這樣就可以利用仔兎的體溫來孵鷄，在孵抱中，仔兎活動能力逐漸增加，十五天後便往往會跑出去，因此要用兩窩仔兎來接替孵卵。用這種孵卵法成效很高。

馬車也用風帆

★船隻裝上風帆，可以借用風力航行加快速度。可是你曾聽說過車輛也用風帆來幫助速度嗎？雲南省晋寧縣運輸公司全部四輪馬車已實現風帆化，日運量由六十噸提高到了一百噸。馬車風帆構造比較簡單，它的形狀與船帆相同，使用時只要把布帆撑開，插在馬車上，開動時，再借風的力量，速度立即快上好幾倍。四輪馬車加帆的好處最明顯的有兩點：（一）每輛四輪馬車，載運量可由二噸半提高到三噸。（二）減輕趕車人和拉車馬匹勞動强度，故利用風帆協助馬車行駛現已普遍推用。

造林有了新機器

★樹林對於人們生活很重要，它對空氣調節，水量調節都很有幫助，故此造林便成爲人民當急任務。吉林省李廣元創造了一種萬能式自動直播器，它適用於各種不同中小粒種子的直播造林。內筒放種子，中間筒有八個不同大小的輸出種子的口門，各種口門可以調節播種量與適應各種中小粒種子的粒徑，播種前先根據種子的大小，將適合種子大小的內筒口門對好中筒口門的缺口，然後將種子放入內筒，點播時將內筒上的提把向上一提一鬆，種子就自動播入地裏，入土深淺可以根據要求，用調節螺絲調節。

限期結婚記

連載小說

喜旅

黃總經理給打昏了

李珍在門口兩次叫「有賊」，廚房裏聽不到，老高却聽到了，開始他疑團滿腹地走到門前，準備開門出去看。可是小高已經逃到屋後，李珍又叫了一聲「有賊」，老高發現聲音在屋後，還沒有開門，又奔回後窗，向外探頭一看，却又見不到什麽，因爲小高繞了一個圈，又繞到門前去了。

老高向後窗外探望了一會，遲疑了一會，李露絲則還在廚房裏，和亞萍大炒其豉汁排骨。小高是急不擇路，奔到牆角，那裏有棵老樹，正靠着矮牆，椏枝縱橫，拖到地上，他一躍而上，攀着樹枝，就跳到了牆外，可是椏枝鈎着袴管，——嗤！扯了一條大縫。李珍還是不放鬆，想打鐵門裏走出去追，這時老高開門走出來了。

老高不料李露絲在外面，雄赳赳氣昂昂地，手裏還拿着個鐵劏子，也不知她什麽時候走出去的；李珍見是高永祥，心裏有數，這就是她姐姐的所謂一見鍾情、打加拿大趕來向她求婚的人，只向他微微點一點頭。她現在不怕他會誤會，她以爲這時他該早明白了。

「賊在哪裏？」老高問。

「剛剛打樹上跳出去，小個子，穿咖啡色西裝，袴子扯破了，半邊臉弄髒，還不遠，快快追上去。」

老高聽得眞是有賊，便照着李珍指的方向，拔脚追出鐵門去，果然見到有一個人在前面奔跑，這條馬路很清靜，並沒有行人遮眼，老高看得很仔細，那衣服正是咖啡色，估量不錯，便飛快的追上去，還叫「捉賊」。小高不久就閃入了巷子，老高忽然不見了人，就在巷子裏七轉八轉的探看。

李珍才不願多理會這事呢，她把鐵劏子一拋，就跨進了門，走到客廳裏，她姐姐正用圍裙抹着手，從廚房裏出來。李珍說：

「外面有個賊，塗花了半邊臉，好像是看脚路的，我就叫喊，你沒有聽見？」

「啊！有賊？沒有聽見呀，賊在哪裏？不知偸去了什麽東西。」

「高先生追出去了，東西是沒有偸。」

李露絲要走到門口去看，却給李珍攔住，說：

「捐欵呢？」

「啊呀！眞是對不住，我實在沒有空，把這件要緊事忘掉了，這麽吧，讓我捐了十塊錢吧。」李露絲一面說，一面解圍裙。



果然有一個人在前面奔跑　鄭家鎮畫

「十塊錢？」

「十塊錢嫌少嗎？我也沒有錢呀！妹妹。」李露絲唱苦經。

「不嫌少不嫌少，快快拿錢來吧。」李珍說。她重重的吸了一口氣，拿起簿來就寫，李露絲到臥室去取錢，打開櫃筒，取出皮篋，抽了一張十元鈔票，站到臥室門口，授給李珍，換了收條。李珍說聲「再見」，頭也不回的往外跑。李露絲則去關皮篋，鎖櫃筒，只聽得李珍重重的拽上大門，蓬的一聲，大門震得打雷也似響，把李露絲嚇了一跳，李珍委實冒了大火，在肚子裏彎不下。李露絲就駡她「衰女」。

但是這塲風波還沒有了結，黃總經理忽然來了，他到李露絲家裏很隨便，想來就來，磨上半天功夫是常事。大家知道他和李露絲是什麽關係，可是究竟有什麽程度，却誰也不清楚，他老是在臂彎裏吊着李露絲，常在什麽夜總會、大茶廳、電影院出現，那是大家見到的。現在他下了寫字樓，還沒吃飯就來了，不知他打算着什麽節目，他下了車，見鐵門半敞着，就往裏面闖，前面遇着李珍，當是李露絲，他張開雙手，說道：

「來得眞巧，上哪裏去啊？」

一下子就把李珍攔住。李珍直着臉往後退，說：

「你是誰？」

她心想這人不三不四，定是姐姐的什麽朋友，趕緊得說明，不要又被人誤會了，可是她還沒有來得及說話，黃總經理已搶上來，雙手把李珍抱住，只管嚐：

「小露絲，讓我親親你。」

李珍毫無防備，想不到這傢伙會出這一手，喝道：

「快放手！」

「這裏又沒人，」黃總經理只管把臉貼到李珍臉上來，「我的小露絲！」

李珍的臉脹得通紅，她這位體育教員學過不少東西，有幾手柔道功夫，可不好惹她，剛才小高已經嘗過滋味，這一回輪到黃總經理了。她一把抓住了黃總經理的手扳，手背向上，用力一拗，黃總經理連叫「唷唷唷」，身子就向前弓下來，李珍提起膝蓋，迎着他的下巴，用力一撞，黃總經理的牙齒也撞在一起，拍的一聲響，黃眼前火星直冒，已經發暈，李珍即刻鬆開手，提起拳頭，看準了他的鼻樑，就是一拳，這位老朋友吃着這一下，可完全暈了，就像軟雪糕似的，軟倒在地上，人事不知。

李珍知道他不會死，等一會就會醒來，毫無問題，這傢伙是姐姐的亂七八糟的朋友，她在走出鐵門之前，報以鄙夷的一

管，說：

「狗東西，叫你得着點教訓！」說罷，揚長而去，讓她的好姐姐去收拾手尾了。

李露絲急得直淌眼淚

李露絲站在客廳裏，估量李珍巳經去遠，才開門出來看，不知老高追到了什麼賊沒有。

她站上台階，就看到門外那輛熟悉的小轎車，知道是誰來了，她立刻覺得要設法打發他走，心驚驚地趕緊衝上去，却沒留心脚下。現在，要請她栽一個交了。她的脚在黃總經理的腿上一絆，立刻向前栽倒，她跌了這意外的一交，立刻發惱，閉着眼睛叫痛，但叫了一會兒就睜開眼來，發現旁邊倒着一個人，細細一看，見是黃總經理，這時，她就忘記了自已的痛，雖然她的膝蓋上巳經擦破了一大塊，李露絲失驚地大叫：

「救命呀！他中風了！」

李露絲使勁地推他，搖他，連連叫黃總經理。如果這位老朋友眞是什麼中風或心臟病發作，給她這麼一整，大約不死也得死了。



這一拳使他眼前火星直冒　鄭家鎮畫

任是怎樣老練的人，遇着這類事，總不免有些慌張的，何况是李露絲，這難怪她。她急得直淌眼淚，哭起來了。她叫亞萍，亞萍遠在厨房裏，一點也聽不見，於是奔進客廳來叫，等到李露絲和亞萍一同奔出來時，老高巳經回來了，他廢然而返，沒追到什麼賊。

老高見到台階下躺着一個人，非常奇怪；又見李露絲哭喪着臉，和亞萍奔出來，緊張得像失了火一樣。

「這是誰呀？」老高遠遠站住，「出了什麼事？」

「這是黃總經理，是小高公司裏的總經理。」

老高立刻走上前去，俯身屈膝，跪在地上，把黃總經理的頭扶起，擱在另一個膝上，見他臉上紅腫了半邊，鼻孔裏微微沁出血來，他胸口起伏，還有呼吸，摸摸他身上，又是溫暖的。

「還是打九九九吧。」亞萍說。

可是黃總經理巳經悠悠醒轉。

「好了」，老高說，「他醒轉來了。」

李露絲蹲在旁邊，叫道：

「總經理！總經理！」

總經理先生微微開眼，定漾漾地瞧着李露絲，有氣無力地說：

「你好，你好，你沒良心，……」

「總經理，你在說什麼呀？」李露絲哭起來。

老高是完全莫名其妙，說：

「扶他到屋子裏去吧。」

「不，」黃總經理閉着眼，說，「快把我送到醫院裏去。」

「李小姐，還是送醫院吧。」老高說。

李露絲抹着淚，點點頭，她心裏可慌得很，莫非是他知道了高永祥的事，才使他暈了過去的嗎？可是，這事他可管不着。

老高和亞萍合力把黃總經理抬了，塞進了汽車，李露絲自己揸車。老高說：

「要我陪去嗎？」

「不用了，高先生，你吃飯吧。」

「不，我要回去了。」

李露絲打算，到了醫院裏，得問一問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不能讓老高去。

當然，到了醫院裏，她一下子就問清楚了，知道他挨了李珍的打，立刻放了心，渾身鬆動，同他說明了，還笑他活該，仍然言歸於好。

黃總經理傷勢並不重，仍舊車回窩打街十號，由李露絲陪着他，這就不必去多說了。

老高來了一個鐘頭不到，卻出了這麼多的事，心裏實在不愉快，疑慮也越來越多，想起昨天小高勸他的話，越發覺得李露絲有些詭秘離奇。在他面前，有時是個很嚴肅正派的人，像在學校裏，像剛才叫他去追那個賊；有時却是一個花言巧語，眉花眼笑的女人，像在理髮店門口，像今天同他說話的樣子。看來她過的是雙重生活，顯然有雙重人格，這就不能不使老高感到又可愛又可怕了。

窩打街十號的一塲戲，這樣就算完了。老高心亂如麻，抑鬱不樂，回到樂斯酒店，這兩天來，老高像做了一塲夢，弄得頭都昏了，連小高的電話號碼也沒有問，現在他急於要同他從長計議，到底怎麼辦。

小高呢？這時正狼狽得很哩。他覺得實在再沒有臉見小叔叔，李露絲當他賊打，翻臉無情，連小叔叔也當他賊來追。他們現在一定什麼都講穿了。他想，前天向她求婚，巳經挨了她一下子，以爲是一時之忿才失了手，昨天通電話，同她亂扯一陣，似乎沒有什麼火氣了，不料她還在討厭我，甚至恨我，也不知道她打哪裏跑出來的，一定是打窗子裏跳出來，繞到我背後，存心要捉弄我一下。小高越想越害怕，連心也收縮起來，直打冷震，唉聲嘆氣。

他垂頭喪氣地回到淸水街四號，周師奶又在打麻將，胡莉莉也在。

「小高，你怎麼啦？看你臉上。」周師奶大驚小怪地說，「怎麼連褲子也扯破了？」

小高摸摸臉，說：

「沒有什麼，嘻嘻，滑跌了一交。」

「小高！你說的事忘記了嗎？」胡莉莉突然尖起喉嚨叫起來，把小高嚇了一跳，他原先沒有注意到她。

「好！你不要逼我，我現在去跳海都有份，讓我換過了衫再說。」（十二）

服務版

印尼當局摧殘華僑文化教育！

澳洲墨爾本埠梁欢霞讀友：

來函敬悉。定書由郵按期寄上，希察收是荷。

承詢有關印尼最近排華的野蠻行爲——特別是文教方面的事實，茲奉答如下：

（一）摧殘華僑教育

據雅加達消息，印尼有勢力集團現正進一步摧殘華僑教育。

早在三年前，印尼有勢力集團就開始了一系列限制和排斥華僑文化教育事業的措施。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努沙登加拉省陸軍掌權者，下令封閉了四十七所華僑學校；同年，印尼陸軍掌權者公佈監督外僑教育的軍事條例，片面處理華僑雙重國籍問題，限制具有雙重國籍的華僑學生在華僑學校就讀；一九五八年五月，印尼陸軍掌權者又下令全國除一百五十八個地區以外的華僑學校一律關閉。這些措施的結果，使印尼華僑創辦的一千八百多所學校，在很短時間內剩下不到五百所，學生由四十多萬減少到十五萬左右，使數以萬計的華僑子弟因而失學，大批華僑教師失業，同時約有一千五百所華僑校舍橫遭徵用。

目前，排斥華僑正當教育的措施更是有增無已。不久之前，西爪哇茂物和打橫地區的陸軍掌權者，已下令華僑小學和初中不得再招收一年級新生。若按這一法令推算，則六年之後，所有華僑學校勢必將會全部消滅，甚至等不到六年就可能全部被消滅。據棉蘭一名外僑學校總視學官透露，印尼政府將於不久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取締全國外僑學校。另有消息說，印尼當局計劃在一九六二年取締全國外僑學校。

華僑在印尼的教育事業，是廣大華僑依棄自己的努力，艱辛地創辦起來的。在印尼獨立之後，華僑文化教育也成了促進中國和印尼的友好關係和文化交流的橋梁。對於印尼有勢力集團這種摧殘華僑文化教育的措施，不但華僑反對，印尼有識之士也羣起反對，認爲措置不當。

（二）無理封閉華僑「生活報」

據雅加達消息；雅加達戰時掌權者宣佈，從五月十二日起，禁止華僑報紙「生活報」繼續發行。據消息說，雅加達軍事當局所以要禁止「生活報」出版，唯一的「理由」是：「生活報」刊載了關於據說不久以前一艘中國輪船搭載七百五十名歸國華僑未經許可駛離印度尼西亞港口的「很有傾向性的消息」。很明顯，這是指「生活報」把印尼當局四月廿七日以武力刼持中國援僑船「大寶康號」的眞相披露出來。憑了這個毫無理由的「理由」爲籍口來扼殺華僑報紙，使人們更加清楚，這是印尼有勢力集團全面反華排華活動中的又一部份。

早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印度尼西亞國會情報小組委員會主席蘇月麥穆就曾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要取消外僑辦報。被印度尼西亞有影嚮的勢力控制的印尼記者公會泗水分會，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也會叫嚷要取消華文報紙。自印尼當局發動大規模反華排華活動以後，即加緊對華僑報紙的迫害。二月八日，印度尼西亞情報部公佈了一項新條例，決定取消外文報紙購買新閩紙的許可證，企圖絞殺華僑報紙。由於這一條例的陰謀措施，已使若干華僑報紙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在一九二一年創刊，擁有廣大讀者的華文報紙「新報」，已在三月一日被迫停刊；深受廣大華僑愛戴的華僑報紙「生活報」，「大公商報」，「印華經濟」等也被迫縮小了篇幅。現在，印度尼西亞有勢力的集團更借口「生活報」刊登了所謂「大寶康事件」眞相的消息，公然禁止這家報紙的發行，這說明了印尼有勢力集團陰謀絞殺華僑報紙是多麼的迫不及待了。（魯）

當心殺人不見血的日本貨！

編輯先生：

我有一事，骨鯁在喉，非吐不快，希望借貴刊寶貴篇幅吐露一下：

日本軍國主義擴張下，它的前哨——日本貨已經向港澳、東南亞等地墜過來！日貨的傾銷政策，手段非常毒辣。以推銷鷄蛋爲例，日本蛋殼是雪白色的，食之淡然無味，食家和賣家皆不歡迎，以致銷路不佳，最近狡猾的日商，竟用染色手法，把蛋殼染成茶色，冒充中國大陸或本地蛋，愚惑大衆。同時，日本蛋運銷本港時爲着減輕皮費，不用冷藏法，只用木糠撒了一些「防腐劑」，誰不知這種防腐劑是有毒的，鷄蛋吸收了毒素對人體健康是非常有害的。他們只顧圖利，那裏還理人家的死活？……（下畧）

讀者小魚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冊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

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定閱優待價目表：

地區	幣名	全年二十四期	半年十二期
港澳	港幣 Hong Kong $	12.50	6.30
其他各地	港幣 Hong Kong $	14.50	7.30
	叻幣 Straits $	8.00	4.00
	菲幣（披索）Philippin Peso	7.40	3.70
	暹幣（銖）Thai Tieul	54.00	27.00
	越幣（貢紙）Piastre	265.00	133.00
	印尼（盾）Indonesi n Rupial	91.00	46.00
	美元 U. S. $	2.50	1.30

（長期訂閱連平寄郵費在內。香港郵票十足通用）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册）

潮劇光芒滿香江





上圖：潮劇著名演員姚璇秋小姐畫像　　晦廬作
右圖：潮劇著名演員蕭南英小姐畫像　　晦廬作
下圖：潮劇「辭郎洲」劇照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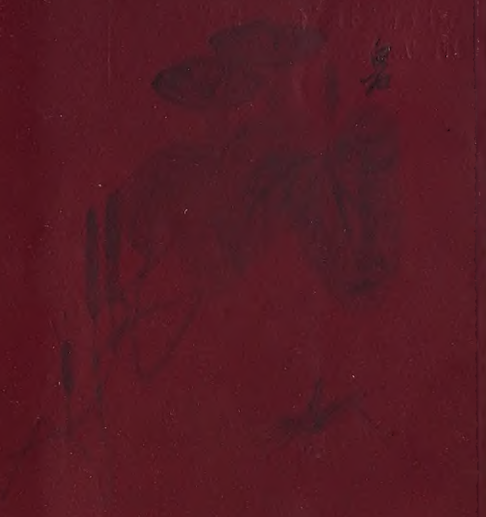


新書出版

鳥語蟲聲

史民著

新地出版社



每冊定價港幣一元二角